

瞻衮堂集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先生諱鈞字陶軒吾鄞西門袁氏也鄞有三袁鑿橋袁氏有絜齋蒙齋二先生以風節著南袁有清容先生以奧學雄文爲世所宗西袁則天與先生諱鏞者抗元騎於資教寺以身死國其家人赴水死者十七人少子澤民甫六歲以僕護持得免事詳先生所著啓孤廟記而先生其裔也先生幼穎悟父諱德達在燕九歲以詩寄之曰遠思不能寐默坐觀書笥書中有所得如父親指示指示若眼前關河隔數干安能雙飛翼飛飛到日邊

瞻衮堂文集

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秀水鄭虎文贊善稱賞不絕口明年父卒貧無以斂同年生相與經紀歸其喪先生旣傷孤苦益委身於學其後虎文主講新安先生往執經其門學乃大進居萬山中師友外無妄交一日夢遊薛琉璃醒卻憶之兀若有失因繪夢遊薛琉璃圖爲文以記鄞藝文志著錄薛琉璃居詩文蓋先生以是名其居也然壽鏞欲求之未得而得瞻衮堂文集瞻衮堂在鄞城西永樂八年姚少師廣孝記云太常寺丞袁先生之所建永樂十九年胡祭酒儼記云前太常丞贈少卿袁公旣老得致仕乃名所

居之堂曰瞻衮其子尙寶少卿忠徹請余記然先生嘗
攷之宋丞相魏杞贈提刑公詩有莫忘瞻衮話平生之
句註以爲堂名則瞻衮之名謂昉於太常尙寶者非也
父老相傳爲宗正故第宗正則西袁氏遷鄞之始祖云
其事亦詳於先生所著重建瞻衮堂記先生遺著其大
者爲鄭氏佚書二十三種壽鏞雖不能盡讀而讀其所
自序者辨析譌謬補正缺失齊其不齊以次收合洵爲
漢學之功臣不僅高密之嫡系矣浙書局已刊之又如
四明文徵刪繁就簡網羅舊聞有裨掌故壽鏞得之於
伏跗室今甫付刊又如四明近體樂府彙作者百六十
人閒及無名氏附以詞話詞人更賴以傳鄭氏二老閣
亦刻之其未刻而藏於其後裔者尙夥也萬季野曰無
益之文不作先生之作其小者繫於一族其次繫於一
鄉其大者繫於天下萬世自暴秦焚劫詩書義晦綜貫
繩合厥維康成洎王肅僞作古書駁難鄭義而遺文幾
幾歇絕先生生於百世而後獨能抱殘守闕甄采靡遺
則有功於漢也近世學者厭薄朱子務以一名一物爭
勝先生則謂朱子鎔鑄羣言獨標精義於是參考眾說

爲詩經朱傳翼二十卷朱傳補義一卷讀詩偶記十二卷則有功於宋也其留意四明掌故日攜小囊出有所得卽投囊中夜則鐙下錄之數十年如一日於是更有四明書畫記四明獻徵諸書而詩彙百卷搜探尤博足補四明雅集及甬上耆舊集所未備則有功於鄉者也吾鄉多文學士學與文兼羣推先生阮芸臺不輕許人者謂吾鄞季野之後足與頡頏蓋其信之有素焉耳竊因之有感矣先生十歲而孤淒涼旅舍與先君子十一歲而孤者情景相若其後先君子沒於燕邸又與先生

瞻衮堂文集

序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父永北公相類壽鏞行能無似不得如鄭贊善者爲之陶淑然三十三年前居潁州不啻新安之萬山中萬物靜觀而皆自得又若夢遊薛琉璃矣今冉冉將老學無所成惟覺夢寐皆有鄉先生著述陳前而日在故紙求生活讀先生書益想見其人而爲之低徊不置斯集初刊爲其曾孫可煇今板已燬因重刊之而爲之序且願後之人盡傳其書焉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後學張壽

鏞

序

四世伯祖袁陶軒先生著書四十種其已刊者曰四明近體樂府十四卷曰鄭氏佚書二十三種總七十九卷近體樂府嘉慶間慈谿二老閣鄭氏刻以行世經粵寇之亂蕩爲灰燼鄭氏佚書先生之曾孫可煇開雕於光緒十年以艱於資斧刻四種而輟時善化瞿協揆視學浙江檄書局踵刊始得告成瞻衮堂文集十卷可煇暨其從弟可羣恐日久散佚不得已貶損衣食先付削氏以存梗概刻竟以示族弟堯年乃僭書其首曰聖清受

瞻衮堂文集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命文治光昭康雍乾嘉之間鉅儒碩彥比肩接迹顧邃於學問者不必能文章長於文章者不必深學問卽以吾郡言之學問如萬季野全謝山貫穿羣籍寶事求是而於文則疏文章如姜湛園登峰造極一時無兩而於學則疏儒林文苑歧而爲二自後漢以來未之或改論者有遺憾焉惟我陶軒先生湛深經術由源及委故其爲文也澹遠簡樸秩然有序如初月如清風如幽林曲澗紆迴不盡如碧梧翠竹芟盡枝葉高出於冬嶺之表又如夏代之鼎商代之盤色澤俱古陳列廟堂之上令

人穆然而高望肅然而起敬求之廬陵南豐如一轍也
又上而求之昌黎柳州如一轍也嗚呼美矣蔑以加矣
所惜先生伏處幽隱聲光闕汶以諸生終老又不得一
蓄道德而能文章者爲之表揚而上諸史氏其生平撰
述末由著錄於四庫遲之又久雖吾子孫後起者恐不
能名先生爲何如人也堯年竊不自量思推闡先生之
學問文章章施無極勉爲此敘庶幾後世讀先生之集
得其大概或有大力者出搜索全稿壽諸梨棗以竟
先生之志此則可煇兄弟所朝夕禱祝而不敢一日或

曠發堂文集序

二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忘者已光緒三十有四年先立秋三日四世諸孫堯年
謹敘

列傳 鄞縣志

袁鈞字秉國一字陶軒號西廬德達之子幼穎悟絕人九歲德達在京鈞作寄父詩曰遠思不能寐默坐觀書笥書中有所得如父親指示指示若眼前關河隔數千安能雙飛翼飛到日邊父友賀善鄭虎文見而深器之明年德達卒宦業蕭然適虎文歸里主講新安以書招鈞其母命之往曰汝但成名吾不憐汝幼也遂執經於虎文虎文教之并歲恤其家鈞亦勤於學雖嚴冬隆暑手未嘗釋卷越五載學成歸年十九補諸生旋受知

瞻衮堂文集

志傳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學使阮元拔第一元撫浙召置幕中才譽日著鈞工詩古文詞且精康成一家之學搜其逸書二十三種編輯之尤留意四明掌故每日攜小囊出有所得卽投囊中夜則就燈下錄之數十年如一日著述甚富有四明書畫記文徵獻徵近體樂府諸書而詩彙百卷搜採尤博自漢至國朝雍乾中凡千餘人一詞一句不令蠹沒足補四明雅集及甬上耆舊集所未備會邑令錢維喬聘修鄞志鈞以所見諸家詩文增入藝文志其他辨論訂正者甚眾嘉慶元年詔徵直省孝廉方正有司以鈞

應授六品銜後主稽山書院卒年五十五子有容廣西
布政司經歷署西隆州同知孫眉壽字介春遂安訓導

瞻衮堂文集

志傳

一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徵舉孝廉方正陶軒先生傳

鄞縣西袁氏家乘

先生諱鈞字秉國號陶軒一號西廬永北府知府諱德達之子生有異稟七歲能詩永北君服闋需次吏部先生才九歲以詩寄之爲秀水鄭虎文贊善所歎賞永北君以疾歿於京邸貧無以斂同年生相與經紀歸其喪先生旣傷孤苦益自刻勵委身於學時虎文先生主講新安招之往遂執經於其門學乃大進年二十補縣學生員三十五歲試擢高等食廩餼旋受知於學使儀徵阮文達公元拔第一文達公撫浙延置幕中才譽騰著

晴東堂文集

家傳

三四

明藏書
約園刊本

其治經力尊古訓篤實謹嚴以謂兩漢以後隋唐以前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游談無根者比於是援據舊籍採漢唐諸儒之說條分而縷晰之爲孝經古解九卷論語古解二十卷又以鄭君康成爲一代大儒綜貫繩台出兩漢經師之上自王肅僞作古書駁難鄭義高密遺文幾幾歇絕於是掇拾殘剩鉤稽同異凡單詞隻義散見於古書者甄采殆盡爲鄭氏佚書二十三種總七十九卷近代學者疾陋儒擺落漢唐師心自用遂至厭薄朱子務考求於一名一物以爭勝先生則謂朱子鎔鑄

羣言獨標精義未可以空疏薄之於是參考眾說務取持平爲詩經朱傳翼二十卷朱傳補義一卷讀詩偶記十二卷至鄉邦文獻搜討尤富自宏篇鉅製以及零章斷簡片長薄技一一掇拾而表章之不令蠹沒如師保爲之董督如後死者受死者之付託終其身不忍背負爲四明文徵若干卷獻徵若干卷詩彙一百卷書畫記十六卷近體樂府十四卷嗚呼可謂勤矣嘉慶元年詔徵直省孝廉方正學政阮公元布政使南康謝公啟昆按察使無錫秦公瀛以先生應賜六品頂帶同時徵者

顧炎武集

家傳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仁和邵志純海鹽張燕昌海寧陳鱣慈谿鄭勳皆敦篤之士兩浙人士翕然無異詞後主稽山書院卒年五十五先生所著書又有西袁氏家乘二十四卷袁氏傳徵錄若干卷瞻衮堂詩文集三十卷皆寫定可傳於世贊曰吾鄉著述之富國朝推萬季野全謝山兩先生顧兩先生聲名炳著天子動容公卿交口而先生博學多聞不相上下迺以窮老諸生終又無大力者爲之推輓後生小子至不能舉其姓氏可勝歎耶歿後百年曾孫煥竭其縣力先以鄭氏佚書四種付諸剞劂上之浙江

督學善化顯學士學士攜其全稿檄書局踵刊而先生之名乃著於世然則書之顯晦儻亦有命存乎其間耶

曠齋文集

家傳

五十四明波書

約園刊本

瞻衮堂文集目錄

卷一

敘

鄭氏佚書目錄敘

論語古解敘

孝經古解敘

從遊彙自敘

續忠義錄敘

四明詩萃敘

瞻衮堂文集

目錄

四明書畫記敘

四明近體樂府敘

鄞縣藝文志敘

卷二

敘

秦小峴先生詩文集敘

慈湖耆舊詩敘

四明文獻集敘

代

餘姚縣志敘

代

龔溪廂詩敘

傷寒證治心傳敘

象山孫廣文寄象圖冊敘

翁州黃氏譜敘

代

城西范氏宗錄敘

代

橫石橋畢氏小宗譜略敘

卷三

敘

寧波鄞縣西袁氏家乘目錄敘

瞻衮堂文集 目錄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袁氏傳徵錄敘

無題詩敘

卷四

敘

送舉主浙江學使少宗伯阮公還朝敘

送鄭耘川歸試詩敘

范二莪亭丈六十敘

鄭母錢孺人七十敘

仇竹窗明經六十敘

姑母董夫人七十敘

張丈岱基八十敘

盧孺人李氏七十敘

代

卷五

書後 題跋

書國朝四明詩鈔後呈阮閣學芸臺先生

書汪氏雙節詩文後

書鄭誠齋先生贈績溪方道坤手蹟後

書陳恭潔公甲申三月十九日遺囑後

瞻表堂文集

目錄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學使者試優行生員策問後

書范莪亭明人墨蹟冊子後

書屠罕涯知人錄後

書古樸山房集後

書鄭節婦傳後

書家乘墓祭後

孫後齋廣文經義題詞

梅屋讀書圖跋

桂舫跋

陶陶室贈言集跋

卷六

記

二老堂記

吳山雅集第二圖記

擬鮎埼亭記

啟孤廟記

重建瞻衮堂記

重建六賢祠記

代

瞻衮堂文集 目錄

重建越王祠記

代

蕭山義葬記

代

更定第行記

代

夢遊薛琉璃圖記

黑甜鄉記

卷七

傳

家乘列傳

家乘列女傳

卷八

傳

豐城袁氏家傳

甬上寓公傳

卷九

傳 墓文 行狀 行述 述考

故惠州永安令王先生家傳

故武昌通城知縣范君家傳

張孝子傳

瞻裘堂文集 目錄

五四明峻齋

納園刊本

孫母陳夫人家傳

來母周夫人家傳

王吳治家傳

石貞女敘傳

陳秋山傳

代

乾隆丙午科舉人范先生墓誌銘

故鎮海縣學生謝文惺齋墓表

李氏中殤冥昏合葬壙磚銘

選拔貢生孫君墓志銘

室人董氏墓誌銘

幼女甲乙壙志

鄭籟垞先生行狀

故武信郎浙江提督前營千總嚴君行述

文林郎寧波府象山縣知縣加一級顯考模圃

府君行述

代

例授徵仕郎中書科中書顯考青崖府君暨配

例封孺人顯妣李太君行述

代

生母洪夫人五十述

瞻寰堂文集

目錄

六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提刑公葬地考

西袁氏世系考

三喉考

卷十

議說論釋讚箴哀詞雜文祭

文

改正五世祖文學公歸本宗六世祖晉江公去

本生稱議

易字說

論宋人妄稱錯簡改經之謬

釋黍稷

釋八蜡

釋五岳

阮客蕉像讚

范純甫室人金氏像讚

偶閱訪經精舍集復禮論喜其說經磴磴因作
復禮四箴黏之屋壁他日將寄舍生也

翁運叔女哀詞

晴齋文集 目錄

太常公述祖德諫注補正

靜寄東軒一家言

祭邵母程太恭人文

代

室人董氏舉殯告文

祭封昭武大夫齊君文

代

祭外舅陳翁文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瞻衮堂文集卷一

鄞縣袁 鈞秉國撰

敘

鄭氏佚書目錄敘

鄭康成氏書隋唐志並載其目其時固完好也五季放
紛漸就闕佚蓋宋志所著錄自毛詩三禮外存者希矣
吾鄉王伯厚嘗輯易注後人或倣爲之顧未有聚爲一
書者鄭氏漢代大儒學究本原又其師承多古訓今雖
散亡之餘什不存一然斷圭零璧猶在人間深可寶貴

瞻衮堂文集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畧刊本

鈞自行束脩喜讀其書每思網羅寫定卒卒罕暇今遊
德清寓故人嘉定李君賡芸縣齋宴坐無事藉用自娛
李君好古賢者與我同志爰出藏籍用助搜采於是取
諸經義疏及他所徵引參之往舊所有輯本辨析譌謬
補正缺失并齊其不齊者以次收合成是編焉慨自士
不說學師心游談古義蕩然其敝也久聖治隆古大雅
間作海內知崇漢學矣欲爲漢學舍鄭氏書曷從哉自
惟固陋不能有所發明庶幾繼鄉先生王氏之業與二
三君子共臻斯路旣竭吾才盡心焉耳已凡得易注尙

書注尙書中候注尙書大傳注尙書五行傳注尙書略
說注毛詩譜三禮目錄喪服變除魯禮禘祫義答臨碩
難禮箴膏肓釋廢疾發墨守春秋傳服氏注孝經注論
語注孔子弟子目錄駁五經異義六藝論鄭志鄭記并
附鄭君紀年爲二十三種乾隆六十年歲在旃蒙單闕
日南至鄞袁鈞欵

易注九卷

鄭康成學費氏易爲注九卷多論互體以互體求易左
氏以來有之凡卦爻一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

卦是謂一卦含四卦繫辭謂之中爻所謂八卦相盪六
爻相雜唯其時物雜物撰德是也惟乾坤無互體蓋純
乎陽純乎陰也餘六子之卦皆有互體坎之六畫其互
體含艮震而艮震之互體亦含坎離之六畫其互體含
兌巽而兌巽之互體亦含離三陽卦之體互自相含三
陰卦之體亦互自相含也王弼尙名理譏互體然注睽
六二曰始雖授困終獲剛助睽自初至五成困此用互
體也弼注比六四之類或用康成之說鍾會著論力排
互體而荀覲難之江左鄭學與王學並立荀崧謂康成

書根源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濟陸澄遺王儉書云
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年後
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先儒
若今宏儒鄭注不可廢河北諸儒專主鄭氏隋興學者
慕弼之學遂爲中原之師此景迂晁氏所慨歎也易有
聖人之道四焉義理之學以其辭耳變象占其可闕乎
李鼎祚云鄭多參天象王全釋人事易道豈偏滯於天
人哉今鄭注不傳其說閒見於鼎祚集解及釋文詩三
禮春秋義疏後漢書文選注因綴而錄之先儒象數之
學於此猶有考云然康成箋詩多改字注易亦然如包
蒙爲彪續豕之牙爲互包荒讀爲康錫馬蕃庶讀爲蕃
遮皆甲宅之皆讀爲解一握爲笑之握讀爲屋其說近
乎鑿學者盍謹擇焉厥常喜新其不爲茲茲者後希宋
王伯厚氏輯周易鄭注一卷其序云爾鈞案鄭易注范
書本傳及晉中經簿並載隋志九卷七錄十二卷舊唐
書志卷數同七錄新唐書志十卷隋初鄭學寢微然崇
文總目尙存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至中興書目始
不著錄今所傳王氏輯本是後人增益成之者玉海有

周易鄭注明胡震亨刊集解本取王氏所輯除已見集解者爲附錄原輯尙可攷見乃其比次旣非鄭第又不詳所據之書時或參用兩書不明所出有乖傳信彙孔冲遠云十翼上象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而魏志高貴鄉公紀帝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象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答曰鄭玄合象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玄何獨不謙耶俊對曰古義宏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據此則鄭易自坤卦以下皆如乾卦之例特退文言傳於繫辭傳後耳冲遠之言尙非其實今用鄭第編輯各注所據本書其曾經王氏輯者並著原輯依隋志爲九卷

尙書注九卷

鄭注尙書載中經簿隋志九卷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

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唐新舊兩書志猶存宋志始不著錄輯錄之依隋志九卷

尙書中候注一卷

六藝論云孔子得書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鄭志目錄記鄭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隋志云尙書中候五卷鄭玄注梁有八卷今殘闕此後不見著錄諸經正義史記後漢書注魏書南齊書文選注通典初學記事文類聚御覽路史等書所引十八篇之目尙可攷見文注則並殘缺矣詩譜引

讀叢書文集

卷一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鄭中候注云大名在下則十八篇小名在上也衰次之爲一卷

尙書大傳注三卷

漢志今文尙書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與鄭君敘言伏生書四十一篇者合自鄭始詮次爲八十三篇中經簿載尙書大傳鄭氏注是也隋志三卷陸氏釋文所稱同晁公武云今本四卷首尾不倫陳振孫謂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雜記所聞未必當時本書至八十三篇之名二家著錄並同案歐陽永叔嘗言陳隋閒伏生之

學廢絕則今流傳本殆亦後人所綴錄與今本四卷以大傳爲二卷五行傳略說各爲一卷云得之吳中藏書家者卽晁氏所稱四卷本與其引書文無傳者殘闕也兼及訓詁與序言別撰大義異者是章句之文混入漢志別載歐陽章句大小夏侯章句可證也今取大傳注訂正之依隋志爲三卷

尙書五行傳注一卷

尙書五行傳舊列大傳中稱鴻範五行傳案大傳自有鴻範傳此當別是一書孔冲遠曰今文尙書劉向五行

瞻衮堂文集

卷一

六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傳蔡邕勒石經皆此本葉夢得謂大傳流爲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祥之說是也鄭注所引劉傳卽尙書此傳則伏生創紀獨詳五行之體是漢已前相承古義雖同爲大傳而不在鄭君所詮次八十三篇中今別爲一卷尙書略說注一卷

書傳略說一卷朱彝尊謂周禮大行人疏禮記曲禮檀弓玉制玉藻疏春秋公羊傳疏俱引是書未詳作者名氏案舊唐志有尙書暢訓三篇新志作一篇暢訓之名其節略說之譌與原列大傳中今別爲一卷

毛詩譜三卷

唐志毛詩譜三卷晁公武曰鄭康成撰歐陽永叔補完之永叔序略云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以上皆亡國譜旁行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序詩雅頌兼列商魯正變之風十有四國次比莫詳其義周召王廟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攷者陳齊衛晉曹鄭秦封國之先後也幽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邶曹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邶鄭齊魏唐秦陳曹幽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今詩次第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攷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合以毛鄭之說爲詩圖今因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一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凡補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八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案永叔所稱補文字者原注謂取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檢詩疏自詩之至成王正二百七

字是歐所補補絳州本之殘缺也其他增損塗乙改正者亦是用正義校定絳州本未嘗以己意入鄭書故歐本卽同今正義本其絳州本亦卽是從正義本寫出加注非正義本所載外別有鄭氏原書也所稱補譜十有五者卽所補十五圖是圖譜對文則別散則義通詩圖序云康成所作詩譜其圖亡今略準鄭遺說依其次第推之旣以鄭爲圖故風雅正變與序所不言而說者推其世次皆宜且從鄭意鄭遺說亦時見正義中永叔取以補圖圖雖出永叔而實本鄭意故亦得爲鄭氏之書

也今三頌無圖是永叔本又殘缺馬氏釋史補之十五圖乃全張燿序詩本義謂歐補本無三頌圖非也今取正義本列於前繼以正義所述鄭遺說繼以歐補圖及說他若馬氏范氏所考次與歐補異卽與正義所述鄭遺意異旣輯鄭書非鄭意者概所不取又正義本見他引者據補二十字餘異同並載本文之末尙有零星散見止稱詩譜者七處凡九十字亦推其文義以次補入於是鄭氏譜乃更完矣經典序錄云鄭玄詩譜二卷徐整暢太叔裘隱今依唐志爲三卷

釋文正義引詩譜者尙有數處皆述師授源流意此書之末或有注解傳述譜如陸氏序錄所稱注解傳述人者序錄引徐整詩譜暢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公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閒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知鄭有此譜故徐有此暢也今綴錄之附於卷末

三禮目錄一卷

三禮目錄凡七十二篇引見本書正義鄭於論語有孔

禮記正義卷一

九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子弟子目錄則此亦自爲一書者隋唐志並一卷釋文序錄引禮序亦稱目錄采輯之冠於篇首依隋志一卷喪服變除一卷

戴德有變除篇鄭爲之注又別自撰喪服變除一卷見舊唐志哀次之僅得九條注二條附焉

魯禮禘祫義一卷

魯禮禘祫義見本傳正義及諸史志傳引者多稱禘祫志綴錄之爲一卷

答臨碩難禮一卷

鄭君答臨碩難禮見鄭志目錄記賈疏序周禮廢典云
臨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作十論
七難以排棄之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
之迹故能答臨碩之論難使義得條通檢諸經於詩禮
左傳疏得六條七難已居其五差存梗概其十論之各
則無徵焉臨姓八凱大臨之後碩字孝存北海人博學
知名孔融以不及見爲恨者或作林碩引者誤也

箴膏肓一卷

本傳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瞻雲堂文集

卷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玄乃發墨守箴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人吾室
操吾矛以伐我乎隋志膏肓十卷墨守十四卷廢疾三
卷並注何休撰別出廢疾三卷注鄭玄釋張靖箋是時
休書俱在鄭釋又別行耳舊唐書志膏肓廢疾卷數同
隋志墨守作二卷並注鄭玄箴鄭玄發鄭玄釋蓋鄭以
休攻擊左穀已甚故於箴釋二書特詳若墨守之發不
過開休之蔽非必與公羊爲難其所論說較少後來爲
鄭學者鄭所不說便不復載故十四卷僅存二卷此後
漸就放佚崇文總目止載膏肓又少一卷而陳氏書錄

解題所載本闕宣定哀三公陳氏謂其錯誤不可讀疑爲後人所錄然宣公時事今所散見尙可四五條不應其時錄者反無一條竊意陳氏所見尙是崇文總目少一卷之本特傳寫譌錯又闕宣公耳其本後復散亡世所傳本箴膏肓二十三條起廢疾三十八條發墨守四條或稱王伯厚輯要是惠棟輩託名非其實也按范寧注穀梁休說後引鄭君釋休說卽是廢疾各疏引休說復引鄭箴者休說卽是膏肓之文墨守鄭有發者公羊休注亦卽同墨守之文今采摭羣籍一例編收先載傳

文次載何說次載鄭說何鄭二說不具者存其目注明闕字依公類次各一卷

釋廢疾一卷

本傳作起廢疾鄭志目錄起作釋隋志亦作釋按范寧穀梁注並引鄭君釋當從鄭志此書因范氏采入注中故所存獨多

發墨守一卷

此書唐已前尙存二卷爲公羊之學者不喜焉故本疏僅存一條散見諸經疏者亦寥寥數條而已

春秋傳服氏注十二卷

唐會要載宋均詩緯論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春秋孝經惟有評論又載春秋緯注云爲春秋孝經略說世說新語鄭玄欲注春秋傳尙未成與服子慎遇宿客舍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已同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尙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如上所說鄭與春秋傳雖未有成書而服氏書出於鄭卽鄭學也容有小異大指蓋不殊矣隋志服氏左氏傳解詁二十一卷舊唐志作三十卷今亦不傳哀集之得十二卷存服所以存鄭也

孝經注一卷

孝經注見本傳中經簿有孝經鄭氏解北史儒林傳謂與易詩書禮論語注解同盛行於河北隋書云梁代孔鄭並立孔本亡於梁亂陳及周惟傳鄭氏至隋王劭訪得孔傳漸聞朝廷遂著令與鄭並立唐志一卷崇文總目稱孔注前世與鄭並行今孔不傳陳振孫言鄭注世亦少有乾道中熊克袁樞得之刻於京口南宋尙有異

書不知何時佚也此書以鄭志目錄不載先儒多疑非鄭作唐開元中詔質定孔鄭二家劉知幾請行孔廢鄭司馬貞議謂今文孝經注相承云是鄭玄荀昶集解具載此注其序以鄭爲主孔傳近儒妄作其注用天之時因地之利謂脫衣就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塗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與鄭氏所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級今欲取近儒詭說而廢鄭注理以未可司馬之言韙矣萬歲通天初史承節爲鄭君碑具載鄭所注解仍有孝經孔賈諸疏亦並引用是當時從鄭注者眾也宋均孝經緯論注引六藝論敘孝經云玄又爲之注是鄭已自言可信吾鄉黃文潔謂孝經鄭康成注主今文是京口刻本文潔猶及見之今斷句流傳正是今文又可信也邢昺力辨鄭注之僞謂王肅注書好發鄭短凡有小失皆在聖證若孝經此注出鄭氏被肅攻擊最應繁多而肅無言案禮郊特牲疏引肅難鄭云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后稷土也句龍爲后土鄭記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甚矣昺之疏也陸氏作孝經

音義據鄭氏解其條例云孝經童蒙始學特紀全句故凡經文外所釋皆鄭注也唐玄宗注邢疏於襲鄭者必曰此依鄭注合二書參之往往而合兼他所徵引鄭注尙可十得七八陸氏疑孝經注與康成注五經不同細案之實未見其不同也依唐志一卷

論語注十卷

論語注本傳及中經簿並載隋書云鄭氏論語十卷以張侯論爲本參攷齊論古論而爲之注梁陳之時惟鄭氏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隋何鄭

隋書卷之四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並行鄭氏盛於人間七錄載古文論語注唐志載論語釋義卷數並同至宋志始不著錄今稱王伯厚氏輯本二卷者是東吳惠棟託名或曰江寧嚴長明僞託詭言自秦中鈔得者要是王氏未嘗輯論語鄭注也爲增補存之依隋書十卷

孔子弟子目錄一卷

孔子弟子目錄見史記弟子傳集解引隋志有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唐志作論語篇目弟子其書久佚今所傳古文論語注託名王伯厚者後有附錄乃是東吳

惠棟輩僞爲非鄭書也竊意鄭書是錄弟子傳人姓名
加注故釋文稱鄭某注以附論語後人遂妄加論語字
耳觀集解所引自顏幸以下皆論語無名知不稱論語
尤不宜稱篇目也今據弟子傳人姓名及原有里居
者悉錄之以集解所引鄭君語附依隋志一卷

駁五經異義十卷

駁五經異義者鄭君駁許氏慎五經異義之書也案後
漢書許慎傳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
異義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

贖表堂文集卷一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許慎作五經異義云古者
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治古學者卽鄭眾賈逵
之徒禮記疏云凡異義皆同穀梁之義許氏書可徵者
如此隋志十卷新舊唐書志並同鄭君駁載本傳及鄭
志目錄記隋唐志並連異義爲書不別載卷數其書唐
以後無傳惟散見於諸經義疏史記注北堂書鈔初學
記通典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所引惠氏棟曾鈔撮
之未成也鈞乃徵舊籍編爲案周禮疏有異義第五田
稅第六鬯制尙書疏又有異義天號第六蓋舊第五經

分次故重出第六之號也或稱謹案或稱許慎案或稱許君案並是引書者之辭原書止稱謹案也鄭駁或稱鄭駁異義或稱鄭駁之鄭辨之云或稱玄之聞也並是駁義鄭駁異義鄭駁之鄭辨之者亦是引書者之辭尙書六宗稱玄之聞也而祭法疏引鄭駁春秋獲麟稱玄之聞也而麟趾疏引駁異義是其證也今於每條先異義次謹案次駁駁存而異義闕者書異義闕原引言鄭不駁者載原引語其未言書鄭駁闕兼附正義之釋鄭意者依隋志十卷

六藝論一卷

六藝論隋唐志並一卷宋志始不著錄近海寧陳鱣有輯本據鄭君詩論注詩宗毛爲主又春秋孝經論並云玄又爲之注是作於注書之後以證徐彥公羊疏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之誤是已顧所收太濫一書兩引者未能歸一又多攔入引書者語總論與六經之論往往雜出失於比次蓋創始者難爲功也今審定之依隋志爲一卷

鄭志八卷

本傳稱玄所好羣書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門人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隋書經籍志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卷鄭玄弟子撰劉知幾云鄭君卒後其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又云鄭之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相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新舊唐書志二書並載鄭記卷數同隋志鄭志則作九卷其以八篇爲十一卷旣非舊第此則又闕二卷至崇文總目不復著錄蓋其佚久矣嘗檢諸經正義所引與鄭君問答者冷剛張

逸趙商韋曜孫皓劉琰田瓊吳模王瓚臨碩凡十人臨碩鄭君自有答難禮一書則鄭志問答止九人周禮大司寇疏引易志詩甫田及檜譜二疏並引尙書鄭志采芑疏引周禮志周禮保章氏疏引春秋志小司徒疏引禮雜問志竊意是書是以經爲次者其不記所問人止錄其語曰雜問者諸書引或稱鄭志或稱雜問志或稱鄭答志蓋綴於八篇之末故通謂之鄭志也又有焦喬崇精王權鮑遺任厥崇翔桓勣劉德陳鏗陳鑠諸人之問答者張逸趙商田瓊王瓚焦喬汜閻而焦汜二人語

頗多顧不見鄭君問答中要必及事鄭君與於弟子之列卽所謂分授門徒各述師訓更爲問答者乃鄭記非鄭志也今蒐討經疏兼采他書集鄭志依經類次未附雜問凡八篇鄭記一篇答臨碩難禮一篇區而出之各還本名庶幾稍見當日之舊焉

鄭記一卷

鄭記與鄭志別是一書雜入鄭志中非也說見前

鄭君紀年一卷

吾友陳君鱣嘗撰鄭氏年譜以本傳爲主參攷他書排

次事實繁以歲月錢詹事大昕稱其粲然有條咸可徵信因加訂正錄附此書之末

論語古解敘

衰嬾漸廢酬應往所讀書多不復省記惟日課夫子論語翻閱終一篇蓋二十日而一周於行己涉世頗似微有得力處病其解誼爲宋後儒者所蒞或求之太深成穿鑿支離之弊又或論說過爲高遠一似聖人是世間必不可有之人與人情絕非相類所爲庸德庸言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者顯相背謬又或顛倒經文妄謂簡編

是錯執持己意用造詁訓師心之學宋人初之前此蓋
無有矣於是采錄古解以唐代爲斷純駁並收不加去
取自漢世以來至於唐代其言大概有所祖述非憑臆
說也此後諸家之言有足發明古解者列入小注間附
鄙見用資攷證諸本異同亦頗采及分注錯經每篇成
一卷焉於乎終身可行其惟論語二十篇乎求之太深
太高以聖人爲可望不可卽將去之日遠其視己無乃
卑淺已甚此亦比於自暴自棄者而已有志之士尙其
勉乎哉

孝經古解敘

秦焚書孝經爲河間顏芝所藏漢除挾書律芝子貞始
出之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大夫翼奉安昌侯
張禹各自名家其經文皆一十八章魯恭王壞孔子宅
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漢志孝經古孔氏一篇
注云二十二章又孝經一篇注云十八章此古今文之
分也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省除煩惑以十八章爲定
安國傳巫蠱事亡其本馬融亦嘗作傳後亦不傳隋王
劼始得孔傳以送劉炫炫序其得喪述爲義疏劉綽亦

爲作疏炫遂以古孝經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闡門一章以合二十二章之數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嘗以古文比校今本與桓氏所說數亦不符蓋炫本未必卽安國作傳本矣古文主孔傳今文主鄭注荀昶集注今文其序以鄭爲主隋書云梁代孔鄭並立孔本亡於梁亂陳及周惟傳鄭氏王劭得孔傳漸聞朝廷遂著令與鄭並立唐開元中詔質定孔鄭二家劉知幾請行孔廢鄭司馬貞議請準合式鄭孔俱行詔鄭注依舊行用孔傳亦存十年玄宗御注出卒以十八章爲定十八章者今文也其注解自鄭玄外有鄭眾及魏王肅蘇林何晏劉劭吳韋昭謝萬徐整虞翻晉袁宏虞槃佑東晉楊泓殷仲文車胤孫氏庾氏劉宋荀昶孔光何承天釋慧琳齊陸澄王元載明僧紹梁武帝皇侃賀瑒嚴植之劉貞簡明山賓隋魏真克皆今文家也崇文總目稱孔注前世與鄭並行今孔不傳陳振孫言鄭注世亦少有乾道中熊克袁樞得之刻於京口此後不見著錄蓋自御注出而鄭孔及各家之注先後廢矣今錄經文以今文十八章

爲主搜采諸書輯眾說最以唐注爲古解九卷每篇後附古文異者及古文家注說俾鄭孔兩家之學得有攷焉近日日本僞孔傳出他書所引孔安國語亦俱在列盧學士文昭疑爲劉炫所作然炫駁鄭注數處核其傳義與鄭不殊若果炫作當必無自駁其說者學者無爲所惑

從遊彙自敘

鈞生十年孤且貧不敦於學比冠乃遠出問業先子同譜執友鄭誠齋先生於新安有老母無以奉菽水則先

曝衣堂文集

卷一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爲周其乏困每課餘師弟列坐或中夜秉燭相對談說往事往往流涕於時同學相友善者先生之子藥園退軒秀水沈又希常州黃中則前後凡五年師友之樂忘言稱心可謂極盛私竊喜以爲自此可長聚五年中間先生嘗撰集古懷德堂課藝竟謂鈞曰人生聚散如搏沙放手輒空吾之爲此將以識磨驢之陳迹留鴻爪之泥痕而文其寄焉者也鈞爲之廢卷而嘆其後別先生於漸江鈞家居逮省試晤又希藥園於武林寓中凡數旬退軒隨侍紫陽中則飄零吳會俱未相見余亦將

奔走四方爲負米計山川紆阻麟羽靡託追念曩權如
隔身世矣歲晏無聊檢閱舊作年來踪跡略具其中自
惟固陋少所存錄然每一覽觀如見故人不忍舍棄置
諸巾笥此後或者再得侍先生杖屨聯朋舊卒前所業
或終沈頓營生事自廢少時不敦於學之恨且無時得
釋其何以慰先子地下其何以事吾兩母鈞滋懼矣是
用錄其詩爲從遊彙時省覽自策其惰詩不足存也

續忠義錄敘

先忠定公殉節於宋德祐二年之三月禮部尙書王先

生應麟嘗爲詩哭之其後一厄於趙孟傳謝昌元再厄
於袁桷而史乘失載明初蔣助教景高爲立傳一時名
公咸爲文若詩以紀其事乃大著尙賓公嘗彙刻之翰
林侍講王公道爲序曰忠義錄天啟中監察御史田公
雅嘉謁公祠詢得此本令知縣汪公秉忠重梓視原刻
增祭文一誄一詩十四跋一尙書周公應賓爲序仍其
名江東立國知縣袁公州佐嘗爲文祭公而林評事宏
珪序而梓之亦曰忠義錄附汪刻後然漸失原刻之舊
矣己亥十月鈞從盧氏抱經樓得見原刻本與汪刻比

校且盡檢各書之涉公事者既錄原刻復別錄他文合之汪袁二公所增益都爲一集曰續忠義錄於乎大備矣夫公事不見於史而邵經邦弘簡錄已傳公於忠義我朝修明史於公之曾孫太常少卿琪傳首大書之後有重修宋史者其不患無徵矣乎

四明詩萃敘

萃四明一郡二千年之人之詩錄本集者十之三存前選者十之四網羅散失於他書者十之三殘篇斷句皆所不遺積十餘年成書人各爲傳綴以軼事詩話凡作

瞻森堂文集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二千幾百幾十人別錄無名氏閨門官師寓公過客釋子道流之類又三百幾十人總二千幾百幾十家詩萬首末附謠諺仙鬼數十則釐爲百卷自惟固陋見聞未殫取舍未當俟博雅君子補正焉乾隆五十五年重九日鄞袁鈞序

四明詩選本始鄭干之文獻錄所收止元代四人宋宏之雅集錄里中詩人二十家戴南江增四十家仍其名張東沙又增六十家更爲風雅皆專錄本朝人也此後四明無選本矣鄞詩崇禎時楊孚先陸敬身陳平若李

封若四君有甬東詩括凡四百七人閩秀八人方外四十二人李杲堂因之爲耆舊集補錄元代以前四十八刪一百四十八增七十人內誤入奉化一人閩秀刪三人方外刪三十三人增十二人全謝山續李選存李所刪詩括八十二人增二百七十四人專集本朝一百五十九人其有目無詩者凡三十三人蓋未成之書也全氏之前有王一辰者爲三補耆舊詩蕪穢無法所收多故家譜牒中語然絕續之交亦有藉是以存者故謝山惡其書而亦頗采其所收之詩慈谿詩楊名父所選當

時已不傳近顧鑑沙輯慈湖耆舊詩尙未成編鎮海故定海也康熙中謝瞻在有詩文章創僅三十七人方外一人後張介石欲續之未果其時奉化則舒后村董奇玉二君有剡川詩鈔凡九十九人閩秀三人方外十三人視他邑爲備象山定海皆未有選本也李選於元代前絕無搜采大約其書據詩括爲主本自明始後得薛氏世風錄十四人得鄭氏文獻錄三人又得攻媿清容選集於是稍取志乘所載成之以補宋氏以來專錄明詩之闕然云盡讀郡中舊乘則未必然乾道延祐至正

諸志所有皆未嘗見收而深寧老人詩乃僅見吳先進
士一首故知臬堂於前志多未寓目也茲集增二百人
以鄞人言亦且多李選十之八而李選所稱王鄞江而
下二十五人單章一律不可得見者已有十六人亦足
補其闕矣

李傳多侈詞全傳詳明暢達視李勝而中多志傳之文
卽取爲詩傳者未免過繁茲整齊其語歸於要刪竊取
事增文減之意他瑣屑事及詩話雜引原書附傳後言
詩者附於本詩之後

詩括據時代編次最善第士大夫則取科目先後布衣
文學未必盡得其詳而以某年至某年分起訖恐多失
實茲每錄一朝先科目次韋布如一朝有至數十年之
久者分上下以別之

李選以社集類敘而所錄非必當時社中倡和之作其
餘如九大家十二名家八名家七名家布衣十二名家
三名公布衣逸詩八家皆強立名目於義無取全氏因
之有一人先入某社又入某社者舉此或遺彼亦未爲
善今以時代爲次而取自來社集及壇坫相承舊說分

見詩傳之後覽者可自得之

李全二集皆有書法今一準史傳書名之例不欲自我進退古人此敬恭桑梓之義也

人與詩俱重者全才也代不多見因人而存其詩者詳於人因詩而存其人者詳於詩亦有其人其詩皆非足存而前人已存之不欲自我去之者詩傳皆從略也

錄無名氏詩皆四明志乘所載及他書所引指爲四明人作者

李選闡秀取三從之義母從其子婦從其夫女從其父

續東坡志林

卷一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善矣然其子其夫其父非必皆能詩卽能或失傳且將焉附此李氏大純全氏少光朱氏德璉詩皆載詩括他選亦多收者而臬堂旣立此例不能不遺之也至如其言以他選與方外同集且雜收女倡爲嫌則吾鄉風俗淳古從無名妓能詩流傳者方外各自爲編亦不相病全選錄流寓詩篇分附社集之後創例也然於義爲得今專錄一門並仿其意以官師一門先之其詩多取與鄉邦有關者

四明僻在海隅四方君子之至斯者或以遊或以訪舊

非若通都大邑經過時有也錄過客一門此與官師寓公皆足爲掌故之資

釋子詩凡俗家於此及曾倡教此方者並列仍李選例也道流甚少於元得二人其一人尙是先翰林公書林集中誤入而考出之者往者范莪亭曾見元道士李素齋手錄詩稿攸州馮海粟序者惜今不可得

謠諺載故籍者引之仙鬼同例聊資譚助

四明書畫記序

余不能書不能畫頗能知書畫者之意書者心畫爲六

瞻泰堂文集

卷一

三七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藝之一畫者書之餘亦性情之所寄其道故與書通然書可統畫畫不可以去書學書而不作畫胸中有畫不學爲書而畫目中且無書矣畫未有能善者也四明郡邑志所載前人書畫殊寥寥且雜入方技中尤失其指秋雨無事又不耐踏省門輒采吾鄉自來書家畫家分著於錄爲四明書畫記凡十六卷非載籍所有不敢濫登既貴徵信且不欲自我進退古人此余十數年來錄鄉前輩詩文之本志也草槩粗具質之老友范莪亭先生莪亭以爲此亦一鄉不可少之書有好事者見而愛

之將以授劄劄氏因記其緣起如此日月已逝自分無所效於世生長四明言四明之掌故書盡其一也取適吾意而已鑒賞家勿以偏隅之局見哂則甚幸乾隆五十九年中秋西盧袁鈞書

四明近體樂府敘

古者詩皆可歌至漢而詩與樂府分唐以來始有詞詞者樂府之流也疑於古之樂府以近體別之要皆依永和聲之道所寄或稱詩餘非也未聞樂府爲詩之餘也四明詞舊無專書余以采詩之暇鈔撮之得作者百五

晴裘堂文集

卷一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十人閒及無名氏仙鬼之作總詞五百首雜附詞話釐爲十三卷曰四明近體樂府雖未盡諧聲律然亦抑揚可誦矣末綴下里之言并以就正於世之善倚聲者嘉慶五年三月丙子甬上袁鈞書於鯤池書院

唐詞不多得賀監柳枝武后宮人怨回鶻其椎輪濫觴也南唐馮僕射陽春錄最盛自廣陵來居慈谿吾鄉詞學漸開台鈔一卷

和靖詠草瀟山詠梅並稱高唱舒信道佳者足與之埒自清真居士以守郡定居奉川詞學大昌鈔北宋詞一

卷清真詞一卷

南渡後作者林立於湖最稱高手平齋君亮梅麓瓦全
萬山足相羽翼鈔南宋諸家詞一卷

晚宋時夢窗處靜西麓詞家之大宗也陳本堂詞各選
未見然亦作手鈔夢窗一卷處靜西麓本堂一卷

元詞寥寥僅數人惟小山樂府盛稱合鈔一卷

明詞佳者殊少不獨吾鄉然也鈔之得三卷就中張文
定張碧谿屠緯真戴杜曲錢忠介錢退山錢蟄菴張石
渠董澹子董曉山馮漁山闔秀張琴友此其能者餘或

晴窗文集卷一

五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以人存詞具體而已不盡以古律繩之

國朝詞順治時周鐵珊最工康熙則謝恕齋徐晉公姜
湛園向純菴並稱佳手雍正間李雪崖專工度曲詞不
多見史雪汀只一首然自足傳合鈔一卷

乾隆中施教授盛有詞名李房山最佳可稱正宗胡伊
齋俞醉六參乎其間蔣蛾野大似辛老惜其集失傳彙
一時之作爲一卷

近時諸君各鈔佳作爲一卷有行輩居先而不入前卷
者以其人存也

敘詞以字數多寡爲先後敘人以時代爲先後時代先後中韋布以行輩爲敘有科目者一以科目爲敘至見存之人不分科目韋布一以行輩爲敘其詞亦不敘字數多寡

閩秀方外無名氏仙鬼之作所收不多不零爲門類亦從時代編入

自來詞譜之誤萬氏詞律辨之詳矣萬氏用可平可仄極嚴然言上入可代平是四聲獨嚴於去未嘗不寬耳茲選但取宋元人詞所經用平仄卽爲合作不盡從萬氏之說

鈞素不善倚聲意之所之亦偶寄焉鈔附卷末用求顧誤非曰能之

鄞縣藝文志敘

藝文有志漢劉氏七略尙已古義寔微別集總集之名起源流莫究且前籍往往散佚處千載下欲尙論作者述其指歸蓋亦難矣後世易爲四部至宋番陽馬氏搜羅討論厥功尤偉故歷世恆宗之鄞多耆舊自南宋以來文章儒雅冠冕東南雖書不盡傳然名固班班可攷

也今做通攷之例盡著於篇亦頗兼存其有書名無卷數者後之君子因此以求或庶幾足徵也夫

瞻哀堂文集卷二

鄞縣袁 鈞秉國撰

敘

秦小峴先生詩文集敘

杭嘉湖兵備使者無錫秦公自謨所作詩古文詞都爲一集以示及門袁鈞鈞斂衽卒業作而歎曰此中聲也有德者之言也公以薇省從臣久直樞要遷侍讀改戶部郎中出爲溫處兵備至今官中間三權按察使敎歷中外者且二十年中立不倚未嘗爲時風眾勢所動搖

瞻哀堂文集

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剛潔之操慈仁之心表裏洞徹終始不渝盜然若春之溫凜乎如秋之肅初非意爲名高而一言一動往往與古人會蓋公德性敦厚又能肆力於聖人賢人之書以充其問學故深造自得至於如此凡公之所以爲文若詩皆卽公之所以爲人言行相顧較然不欺聆其言卽可以知其人故足重也夫六經皆載道之文自來作者未有不本原於此而能卓然以成其家者然學有純駁文亦因之而異故曰文章如面不可誣也尙書曰詩言志志者心之所之故言爲心聲韓子曰根之茂者其

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是故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也今其集三十卷類多因文見道深有得於古之立言者之指舉凡謀國治民之大篤近舉遠之誠宅心之術行己之方娓娓乎言之不倦而忠臣孝子畸人端士貞婦烈女之行事又往往樂道以成其美他若登臨感舊卽事徵詞亦必澤乎詩書本乎忠信渢渢乎大雅之遺斯其可以行遠傳後無疑也竊自念少孤露不敦於學比從鄭贊善誠齋先生游始識趣舍之路而貧不自存傭書養母舊學多所荒落今侍公門得以重理前業公之所以獎掖後進游揚於當代公卿大人之間者不啻口出此固仁者用心公之所以自處而鈞以樗散瓠落之材得爲大匠所錄不終廢棄其知遇之感爲何如也附名不朽私心甚幸輒敢綜公述作之大凡以告天下之讀公集者知公言皆內心之發毋徒以文章之美淺之乎測公也

慈湖耆舊詩敘

四明詩有選本始宋宏之雅集南江戴氏繼之東沙張氏又繼之雖未及元代以前亦有明文獻之寄也自楊

陸諸公詩括出於是專錄甬上而他邑闕如矣康熙中鎮海謝瞻在氏有詩芳草創奉化舒后村氏有剡川詩鈔近則吾友象山倪君韭山蓬山清話頗及邑人之詩而慈谿爲明州望縣名賢輩出與鄞埒顧獨無專錄楊名父氏曾有選然不傳及今不錄後何以觀焉鑑沙顧君博學好古以詩鳴者舊矣慨然念此爲己任積數十年之勤得詩三百餘家取吾邑李氏選詩例曰慈湖者舊詩余觀臬堂書大半取材詩括其兼錄元代以前於義爲善然甚脫漏視鑑沙一無憑藉集一縣千餘年之

人之詩至三百餘家之多其表章之心同而爲功則鑑沙似較難惜鑑沙老而貧慈谿人又無好事者爲之繕寫以一人之力兀兀細書尙未能蕆事也余近撰四明詩萃所錄已二千餘人頃從鑑沙借得此本於慈谿又增十之二三其有余錄有而鑑沙錄無者稿散失次是尙未檢寫奉寄他日書成尙將與鑑沙共論定之耳

四明文獻集敘

爲盧中翰青崖作

四明文獻始鄭教授干之李徵士孝謙繼有錄視鄭爲富二書皆草創未成稟本世不多有全謝山太史得之

天一閣范氏乃稍稍流傳葦山李侍郎之志有刊本所收較略蓋二書已具侍郎不復詳也夫欲徵方州之事莫先於志乘次則先賢遺集而吾四明自乾道寶慶開慶延祐至正宋元五志並存此字內所希其當采入前書者尙多宋元人集如絜齋蒙齋攻媿深寧本堂剡源松鄉清容並資攷證有明集部指不勝屈足則能徵亦云盛矣址不敏自行束修喜聚書於鄉邦掌故尤所究心輒以搜采之餘置寫官記之積歲既久分體類次得百四十卷庶幾合鄭李三先生之作補正缺失成完書焉惜余老而失明以耳視不能徧也部帙既繁欲付梓又未逮也後之君子欲共傳寫因而更廣之則又以余此書爲草創本矣與余同志亦所不隱也

餘姚縣志敘

爲紹興守秦君作

餘姚舊有志康熙間知縣康君修之去今且八十年矣三原唐君來尹茲土期年政成力思進治於古勤仰前良用率厥典爰考舊志闕焉無徵則喟然曰此守土者之職志也不卽不圖其奚以彰信於後於是博采遐搜增新訂舊改定體例釐爲五門曰考曰略曰表曰列傳

曰錄其各門所不能備者件繫之曰叢談凡四十卷其
文直其事核世之作志者蓋未之能先也書旣成屬余
序其簡端余惟餘姚南連四明巖岫盤互北拒大海茫
洋澶漫渺與天際實古越之巖邑也明代屢苦倭寇登
犯增置新城以爲防禦而衛所諸戍分屯阨險居民粗
獲安堵貞元之世孽牙其閒宅幽阻深府亂鍾禍雖孫
徐之流毒不酷於此矣自我朝暢以德威漸以醲化涵
濡百數十年於是陳烽故壘剗削消磨蕩爲夷庚生其
地者農服先疇士食舊德遊大同之治而不知所以爲

之者通志所稱務本不爭多至百歲往來阡陌閒熙熙
如無懷葛天氏之民者乃今更復見之嗚呼何其幸也
顧念運際休明聖人繼世海隅蒼生固宜罔不率俾矣
至於承流宣化遞而致之民則必因時宜俗以適於治
而後無乖奉行稱上德意是非親民之令莫與同功也
故一令賢則一邑治天下之令皆賢則天下治姚誠一
邑耳迄今衣冠禮樂之盛炳焉與古鄒魯同風其來詎
無所自則凡典章之沿變風俗之轉移國家之厚澤深
仁賢有司之良法美意使不及時輯錄日就蕪沒後有

作者典籍散落傳聞迷謬臆決濫登分離乖隔貽誤後
人爲害滋大故志乘一書賢令之所重也雖然志慮短
淺日卒卒於刀筆筐篋之間者力有不暇暇矣又以非
先務之急棄而不爲卽閒有爲之者學不副此苟且掇
拾益滋蕪穢取譏後世故往往難之然則姚志之修非
唐君不肯爲亦非唐君不能爲唐君其庶幾今之賢令
與余之洩越在丁酉與唐君先後閒志成戊戌三月未
幾唐君以課最移令錢唐去其治錢唐猶治姚也明年
天子春巡江浙省方問俗而黜陟之典行旌賢擢能唐

瞻泰堂文集

卷二

六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君其自此遠矣願唐君之於姚故朱邑之桐鄉也則是
志之傳豈僅與武功朝邑爭不朽之名於著述云爾哉

龔溪庠詩敘

溪庠詩凡數變比物類情刻雕陶鑄歸於清新俊逸者
少作也已而棲奇麗古戛戛求異務爲可驚可愕近則
謝去蹊徑極於自然意往筆赴無所規撫合節中度蓋
數年所造爲又進矣書曰詩言志志者心之所之有一
人之志有一人之詩言不足以喻志言勝而浮乎其志
皆支也而溪庠之詩於是每變愈上溪庠讀書好古薄

榮利喜友奇士善飲飲酣氣益振縱論古往奴視流輩
狂歌叫號不可一世世罕測其涯涘獨一二與暱者知
之頃自撰所作屬余序溪廬以余爲知言乎余非知詩
知溪廬而已溪廬少余二歲乃能較然自立不懈以益
進於古所至正未可量余方以筆墨備揣他人意爲言
而自失其所欲言遷流胡底懼其日下也溪廬何以輔
進之

傷寒證治心傳敘

仲景醫之祖也其傷寒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

瞻臺文集卷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醫書之祖也叔和亂之遂失厥指蓋晦塞者幾二千年
新建喻嘉言氏出尙論攷次始有端緒可尋自久敝之
後欲廓清釐正以還其舊辭辨反復夫豈得已學者蓋
望洋驚焉其書晚歲屢有更正坊本旣行未及改梓南
昌羅子尙氏傳喻氏學以授進賢舒馳遠氏馳遠有傷
寒集注一書實喻氏功臣仲景之學喻氏始昌明故獨
盛於江右也余泛攬軒岐未窺精蘊於吳興寓齋邂逅
喻氏鄉人郭明府樗園故嘗私淑馳遠傳喻氏學暇日
出馳遠書共相討論余乃芟其繁雜擷彼精英爲傷寒

證治心傳三卷業此者熟復而深思之其於仲景書思過半矣

象山孫廣文寄象圖册敘

明州有志肇於宋乾道圖經今其書閒得之藏書家所錄率有錄無圖自後諸志例有圖然按圖以求其地則又往往失之夫有說無圖則無以明其象有圖無說則不能條其名比而存之斯爲善與後齋孫先生以浙西名宿司教象山其門下有好古士曰倪君余舊好也倪君念邑中文獻散脫徧攷舊聞爲蓬山清話一書撫其

瞻泰堂文集

卷二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爲歌詩嘗言先生閒行郊外求得唐貞冷該書蓬萊觀碑移置學宮而亭之其好事爲非今人所有至學舍中一堂一軒一齋若館若亭池之屬先生所葺者倪君悉取以入詩與前令史公鳴皋所作三友堂並稱而圖則未之及也昔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爲惟戴獨好畫而范不以爲然後以畫南都賦圖范始以爲有益而重畫畫之所係也如此余嘗欲輯四明志徵凡山川城郭溝渠坊市第宅故蹟先賢列女以及物產爲他處所無者咸爲之圖惜乎一人之力不足以勝之尙未有成

書也象山僻處海外而二十餘年閒官有史公師有先生並以教育自任志期不朽史公以丙子至先生以戊子至君子所至之地則其地重故臨安以白傅重滁以歐陽子重兩粵以昌黎柳州東坡重愛人思樹況其游息之所乎於是倪君取先生題所居之目爲繪圖設色而先生既有倡和之什復自爲說屬倪君分書圖之空處辛丑春先生來郡出此冊示余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見此者能無望東海而遙契乎異時郡中有能繼圖經之學收象山之故蹟者此又象山一椎輪濫觴矣

先生名鯤化字後齋湖州長興人倪君名象占字韭山邑人

翁州黃氏譜敘

爲黃仲友作

古姓氏之書皆隸於官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司馬氏史記采三代歷譜牒桓譚云三代世表旁行表上並效周譜是也六朝百家譜藏吏部唐初氏族之志皆朝廷命官刊修是故天下者郡國之聚郡國者家之聚也理家之法蓋莫善於譜吾祖系出高陽氏曾孫陸終之後封於黃以黃爲氏春秋時黃入於楚故

楚有黃歇吾鄉之黃不知所自始會稽典錄云鄞大里黃公潔已暴秦之世意者其苗裔歟自太傅公顯於唐季而吾族望甬上鄞之姜山石橋故干上陳東吳而外有居慈谿者居奉化之黃巖者居象山之朱溪者居紹興之山陰會稽諸暨餘姚上虞嵗者居台州之臨海黃巖金華之浦江者枝附葉著亦蕃衍矣譜牒始於晉天福元年高祖御製序也宋咸淳六年有發秀者重修文潔震序之明之嘉靖十九年岳州守翼萬曆八年刑部景我四十二年兵部景章凡三修入我朝順治十七年

兵部鼎庸乾隆六年孝廉道炎又再修之而六年之譜則先君樂平公實與其役者也及今未修者幾五十年族且渙不可紀定文嘗有志焉一行作吏於族聯之譜遂用希閻而興梧上舍以新修翁州支譜走書揭陽屬定文爲序繩繩相承如肉貫弗無虛詞濫說使失也誣讀之斂衽無閒按譜興梧與定文由十七世祖宣義公而異宣義五子曰溫曰良曰恭曰儉曰讓卽用其名定著五房興梧爲溫房裔定文則儉房之裔也於世爲兄弟行溫之七世孫尹始居翁州至興梧又十有一世矣

舊譜於尹下書失攷其後人遂不登於錄使非興梧守此系次哀益成編渡海遠來會譜則溫房之派盡矣韓魏公曰謹家牒而不忘乎其先者孝之大者也定文於興梧亦云

城西范氏宗錄敘

爲范上林作

今譜牒家大率祖歐陽氏蘇氏蘇氏法繼禰者皆得爲譜統之於大宗而宗法以明歐陽氏法班序統紀舉支與流裔旁行邪上如史之有表而繫世以奠然宗法卽寓於繫世之中故譜從歐陽氏爲便也四明范氏其顯

瞻衮堂文集

卷一

十二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著者二宗居南湖者尙書楷之宗也居城西者吾宗也皆昉於宋吾宗當南渡時尙書左僕射宗尹公之次子都水員外郎公麟公以魏文節妹壻贅居明州西門是爲始遷祖十四傳至少司馬東明公寧國令海南公常熟教諭中明公以從昆弟稱三鳳族始大仕宦者蓋連世有人入國朝科名尤盛繩繩至於今勿衰而吾族之譜則元至正間第九世御史臺經歷仲信公草創其從子十竹公嘗請序於烏永新春草經海南公重修付梓然流傳絕少其後七二房有名廷臣者作序次一册自

始祖福字行至大字行止紀載爲詳而光字行至多字
行又八世未有繼其事者故系不相屬歲時聚會遂至
不能別其輩行此淵明所以有路人之歎涪翁所以有
同四世祖兄六十始相識之悲也上林不敏罔羅闕失
蓋亦有年遇有遺錄則鈔之於族之老成人則諮詢之
久乃參稽同異正譌存是做歐陽氏法彙爲此編非敢
曰譜亦以表明世次而已其間重性賄繆知所不免後
之君子踵而修之庶幾彬彬矣韓子曰一視而同仁篤
近而舉遠吾族有同此志者乎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
德此則上林今日修譜之意亦上林拳拳之私所望於
族之長幼卑尊者也

橫石橋畢氏小宗譜略敘

緣姓有氏緣氏有族鄭氏異義駁云族者氏之別名也
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不使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
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是也畢氏姬
姓出自文王之昭以國爲氏望東平衍於河南歷漢三
國晉宋齊梁陳隋唐五代宋士大夫不絕而鄞之有畢
相傳以爲宋南渡時自河南扈從來浙留家台州又自

台州徙吾鄞之土橋明初上橋之支析爲方橋數傳又析爲橫石橋今橫石橋之畢蕃衍矣而其始居之祖稱雲南提舉樸齋公者乃失其名自提舉而下十二傳至諸生厓世次釐然顧無譜無譜故環橫石橋而處之畢幾三百家系世或不能以盡明也舊傳第行尙元匡正純榮厚德忠孝和友提舉行匡十則尙元二行尙在方橋正字行爲提舉之子析四支榮字行爲提舉之曾孫德字行爲提舉之來孫亦各有分支今族而居者夫固莫不曰此父行兄弟行兄弟之子行也而直湊單微確

指名字誰某爲繩繩相承之自則又渙不可紀也則無譜之失也厓於是與其弟太學生原謀曰由前之失祖父以來病之然無如何矣及今不錄昭穆漸遠又爲路人此淵明之所爲歎而吾與若不得辭其責者也爰輯舊聞奉提舉爲始祖等而下之以至於五服之親枝附葉著如肉貫弗而正榮德三世支與流裔則虛之以示闕疑蓋亦眉山蘇氏譜止及四親之遺意也夫譜有普屬二義普者謂世數周普屬者謂布列見之也厓兄弟知譜之當普而勢旣有所不能則守當屬之義存其所

知者以禪於無窮自此以往雖百世可知矣抑吾聞之
鄭高州梁有言子孫之於其祖聞一代焉知其爲吾祖
所自出則喜又聞一代焉知其爲吾祖之祖所自出則
更喜畢氏自提舉來歷年四百歷世且十四矣豈無有
偶見於名人集中者乎博覽載籍以求之或庶幾其一
遇也又此三百家之渙不可紀者亦宜隨時周詢姑據
其可知之行第而各爲之系以附譜略後及今或尙可
收拾愈久則愈失之矣余於譜牒之學蓋盡心焉故尤
樂得厓兄弟之更因此而推求之也若夫造作名字枝
峰蔓壑轉相牽引夸目尙奢以亂宗法則厓兄弟之所
必不爲者余故以此進之

瞻裘堂文集卷三

鄆縣袁 鈞秉國撰

敘

寧波鄆縣西袁氏家乘目錄序

錄四篇六卷

誥勅錄一卷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小史
奠繫世辨昭穆古者事有專官故所隸別也後代氏族
之書不上於史歐陽唐表僅錄宰相於是私家譜錄各

瞻裘堂文集

卷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爲編王言絲綸以爲寵榮比而登之其所由來漸矣
夫譜有系有錄有記有傳故史官之支流而世家之遺
意也史記孝武三王之篇詳載策文冠於篇首可謂知
所重已近世作者昧於斯義朝廷誥勅或雜入藝文或
散見世傳其於敬慎之道考次之法又兩失之也袁氏
自居鄆以來仕宦者連世有人王命所布文辭爛然卽
有闕遺其所存者可觀也謹志祇承所自起自趙宋至
於聖朝一循時代次第成錄蔚光家乘之首於乎盛哉
圖像錄一卷

尙書說命曰俾以形旁求於天下圖像所由昉乎其時
第以刀筆刻畫爲之漢人畫像石室猶然未有若後世
寫真者也自象教南來圖寫日盛書契易而紙筆於是
繪畫施於丹青矣傳曰廟也者貌也若見先祖之容貌
故入廟則知敬若夫圖像之作儼然臨之在上其足生
人敬愛尤爲廓然明著後世之禮有賢於古者若主之
於尸圖像之於主是矣主立而尸不設圖像作而主與
之並存聖人復起當不廢也吾家自宗正公來遺容具
在次第圖之如左蕭統文選序曰圖像則讚興名人之
作亦附錄焉

宗子錄一卷

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自宗正公由
江西遷鄞則江西南昌者繼別之宗也宗正公以下適
適相承繼禰之宗也然在鄞之袁宗正公爲始遷祖則
亦繼別之宗矣賈公彥曰小宗四繼禰繼祖繼曾祖繼
高祖於是錄宗正公以來小宗附之蓋專紀鈞所自出
他支有全譜勿著錄也

家訓錄三卷

家訓宋樂清令袁采君載之所作也采之言曰近世老
師宿儒多以其言集爲語錄傳示學者蓋欲以所自得
者與天下共之也然皆議論精微學者所造未至雖勤
誦深思猶不開悟况中人以下乎至於小說詩話之流
猶賢於已非有裨於名教亦有作爲家訓戒示子孫或
不該詳傳焉未廣采朴鄙好論世俗事而性多忘人有
能誦其前言而已或不記憶續以所言私筆之久而成
編假而錄之者頗多不能徧應乃鋟木以傳昔子思論
中庸之道其始也夫婦之愚皆可與知夫婦之不肖皆

可能行極其至妙則雖聖人亦不能知不能行而察乎
天地今若以察乎天地者而語諸人前輩之語錄固已
連篇累牘姑以夫婦之所與知能行者語諸世俗田夫
野老幽閨婦女皆曉然於心目間人或好惡不同互是
迭非必有一二契其心者庶幾息爭省刑俗還醇厚聖
人復起不吾廢也采初目是書爲俗訓府判劉鎮更爲
世範文獻通考載袁氏世範三卷是也今觀其書練時
務通於人情言皆中理要由是而精焉舉而措之裕如
耳采尙書公章之弟自尙書公已上代爲名人采之言

有自來矣采淳熙中爲樂清刻是書以訓樂清之民欲
樂清之民各舉以訓其家也況袁氏乎今備錄於篇畧
曰家訓世世子孫遵行之

表三篇四卷

世系表二卷

世系表系袁氏之世也袁氏之世不肇於宋之建炎而
表首宗正公者始居鄞也表以系世世可連及五世一
敘者限紙幅也第二敘中或一二傳止不及五世附書
一敘之尾者便覽觀也止者必仍其世不忍遽削且志

盛衰之感也止而舊譜書無攷者因之存疑也爲人後
者於所後及本生皆書使知所自出也立後書以某子
某爲後以疏屬後者書以某子某爲子子可私後不可
私也不立後者書無後明其罪也數人共後一人其當
後者書後餘書子明其與爲人後以恥之也子異姓不
書子姊妹之子亦然懼亂宗也書名更書字名有同者
字以別之也書爵貴貴也列傳所不詳此詳之也書娶
不娶者不入表也止而附前敘者不書娶從略也書子
以著代也殤不書不成人也異母者不書所出統於父

也卒葬不書別有志也行次不書生年月日有闕也舊譜據可知者第之於義爲不足故併去之也遷徙者必書遷他所者及所遷之人而止有專表且別土著也不曰譜而曰表表明也錄其世而系之以表明也此歐陽氏做史記法也本歐陽氏參之蘇氏折衷己意以成一
家之書後有作者無變吾舊世世子孫續而增焉可也
遷徙表一卷

袁氏散處者既多其後世或微不可攷不得列譜譜古者安土重遷非辟仇非得罪出奔蓋未嘗輕去父母之邦也故去國之禮爲壇於國門向國而哭語云狐死正邱首有旨哉有旨哉自秦廢井田易封建而郡縣周禮族聯之法希闕不講小民謀生轉徙而大夫士不得官於其故土往往遠出或盡室以行此與古之流竄何異士處窮困栖栖走衣食於四方學成而仕則違棄鄉井以官爲家者多矣余故表始祖以來各支遷徙里居本末著於篇

五服表一卷

余既作世系表復別錄遷徙各支自宗正公居鄆以來

歷世二十有三歷年六百有八十繼繼繩繩支附而葉
蕃蕃衍矣眉山蘇氏譜顧止及四親雖非大通之義然
其意可取也於是譜我高祖王父以來爲五服表虞書
曰以親九族謂高曾祖父子孫曾玄及身也禮曰親親
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又曰上
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兄弟合族以食
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韓子曰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
遠夫苟有志於舉遠其務先篤近矣乎其務先篤近矣
乎

列傳二篇二卷

列傳一卷 敘歸本傳入傳類

列女傳一卷 敘歸本傳入傳類

志八篇十一卷

里居志一卷

昔人有言郢州之孟亭任城之酒樓賢者過化之地後
人猶指名之況於其所居乎過柴桑者必訪淵明之宅
遊浣花者必問草堂之址道路且然況於其子孫乎吾
家居鄞久先世居址不盡可知其記載所及及父老所

傳說者猶足徵也及今不錄後何以考焉嗚呼堂構之思是在賢者矣

著述志一卷

余讀舊譜亦頗載藝文然客主不辨甚闕略至其所未見者則并弗著作者名氏卷帙或雜見系牒散亂而無紀杯椽之澤古人兢兢焉況其精神所存者乎余故采次諸家凡所著述並錄焉嘗覽藝文總錄如蘇州錢塘江西宗派湖東酬唱鄞江會稽掇英諸集古人於其鄉之人詩若文不遺餘力表章而吾袁氏著述無專書故

瞻雲堂文集卷三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敢以緩凡爲類四曰經曰史曰子曰集其得作者十
六人

選舉志一卷

袁氏門第之盛昉於漢其後或起甲科或膺薦辟累世至今不絕也古者鄉舉里選隋唐以來始重科目然亦稱得上帖括之學學術才智乃亦出其中夫上之所求下未有不應者運會所關豈偶然也國家取士仍明舊制科之外薦舉兼行按馬氏通考舉士舉官分兩門今因之舉士之類三曰進士曰舉人曰貢生而監生生員

附焉舉官之類二曰徵召曰薦舉而掾吏入貲之名於官與貲授空階者皆附焉若武職封爵任子代不多見也別爲一條附志末

祭祀志一卷

古之祭者各以其廟爲差禮大夫有事于祫及其高祖則省於君而後祭也宋程氏準服制謂高祖有服祭所當及朱子稱其得祭祀之本意而始祖先祖之祭乃以爲僭而不敢從於乎古禮之難行也久矣宗法不明廟無祧主祠堂合祀達於庶人報本追遠之情顧人自致

何如耳吾家向無大宗小宗之祠乾隆中重建忠定公祠始祖以下咸爲位以祀當大宗祠各支祀其祖於寢當小宗祠冬至祭始祖以先祖配正元寒食中元孟冬歲除薦於四親端午中秋重九薦於禰此韓魏公所謂節祀也他若忌口拜掃舉行罔缺簿正詳矣今取吾之所與祭者悉載於篇

忠祠志二卷

宋忠定袁公祠舊在郡城湖心寺嘉靖四十五年寺爲尙書張時徹所據後五十二年遷於城西五里牌卽今

祠自天啟四年始守土者歲以三月十日致祭載入憲綱康熙間祠圯歲祀亦廢乾隆十七年卽其地重建如舊鈞懼文獻之散失也謹次舊聞爲祠志曰遷祠本末曰祠基曰祠宇曰祀典曰家祭曰祭田曰藝文釐爲七門用備子孫之掌故有賢令長能興廢舉墜者此足徵焉

墳墓志二卷

周禮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蓋古者萬

繫發堂文集

卷三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民葬地同處而各從其親如族聯之法矣春秋之末官失厥職爰洎漢晉形家者流各以術鳴傳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見以葬求福其於古人送形而往迎精而反者之義何與也吾家自宋建炎時宗正公定居於鄞其卒也葬於鄞之西山凡十七傳以至我先大夫中間葬他所者獨曾祖王父郎中公耳其庶幾族葬之遺與余故詳志之俾後人知祖宗體魄之所寄焉

丙舍志一卷

祖墓在西山者三處一爲四十七都五圖楊山人墓一

爲四十八都口圖前畧一爲四十九都一圖董舉丙舍
之存者種德世德兩菴然皆尙寶公作非宋時故址矣
今備載之其他廢無可攷則從略焉

叢譚二卷

余爲家乘有所疑卽徧求他書參攷之著以論辨久乃
成帙頗足資後人證據而先世遺事亦附見一二焉於
諸體無所繫目曰叢譚

序錄一篇

袁氏自宋德祐之難遺籍蕩然元至正中翰林檢閱菊

續錄卷之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村公始爲四明袁氏譜圖其子太常少卿柳莊公踵而
增之金華戴良天台毛彝仲皆有序良序曰異時文獻
之盛稱東州東州文獻鄞爲盛而袁氏又鄞之最盛者
也袁氏之居鄞者三族曰西門袁氏曰南袁氏曰鑿橋
袁氏鑿橋袁氏有絜齋蒙齋二先生者以風節行誼爲
時所敬仰南袁氏有清容先生諡文清者以與學雄文
爲世所宗師而西門袁氏則有名鏞字天與者其以忠
貞節義著聞於時鄉人士至今口之不眞鏞之四世孫
瑛與予善示予以先世譜圖予受而觀之爲之歎息不

已袁蓋舜之後也周封其裔孫胡公滿於陳滿之十一
世孫諸字伯爰子孫以字爲氏代有顯人曰滂曰安俱
爲漢司徒曰粲仕宋爲僕射曰昂仕梁爲司空曰恕己
相唐中宗曰滋相憲宗其他爲執政爲侍從爲制帥爲
郡爲縣者多至數十百人趙宋渡江日子誠者自南昌
扈駕爲臨安知府遂居鄞子孫四世皆大官至鏞以進
士死國難而族稍微自是而後獨以儒世其家恂恂自
檢束鏞之從子衍無子而子其從弟澤民澤民之子寧
老以爲弟繼兄於禮非宜乃白諸有司奉澤民歸本宗

而已爲衍子倫序復正識者避之寧老博記善文從之
學者稱之曰菊村先生珙蓋其冢嗣也讀父之書蚤以
才名爲諸公貴人所器重今又佩服父訓取其所次譜
牒圖而衍之深得一本合族之道此子所以觀其書而
歎息也嗚呼世之氏族孰非古帝王盛德之後哉然歷
世浸遠支派日分盛衰顯隱之蹟有不齊矣死生患難
慶弔收卹之禮不能以相及矣同氣相視如途人矣是
故無譜非賢子孫莫能修也有譜非賢子孫莫能傳也
珙亦袁氏之賢子孫哉袁氏自東漢至趙宋上下數千

百年蟬聯奕葉而文獻足徵矣奈何自鏞死節之後子孫僅守儒素雖琪之賢亦且浮沈於時不究於用豈天益遠其世以昌其後人乎傳曰公侯之世必復其始未有先世德業深厚而其子孫不繁衍盛大者也今琪率其宗族子姓覽譜圖之相續志先德而益厲西門之族其可量也哉琪一名廷玉卽署其字曰廷玉云至正丙午良月上澣金華九靈山人戴良序良又跋云袁氏世譜自菊村歸宗之後族人之不口者遂匿而不傳蓋懼倫序之復正也菊村爲是而追修之然不能無遺亡之

憾矣琪復慮其縣歷滋久或併是譜而湮沒因重寫爲圖求余文以表章之其亦有足閔念者焉昔韓魏公嘗曰謹家牒而不忘乎其先者孝之大者也余於菊村父子亦云後十日良題彝仲序曰至正壬辰秋參知江浙行省政事滋溪蘇先生在江東軍府間語余曰子平生所著述如名臣事略國朝文類滋溪文彙之類亦足表見子志獨氏族一書車轍馬迹所至輒加搜訪歲久未成子老且疾一旦有不諱事斯終身之憾也子能訪子家塾與一二同志共畢之幸甚余應曰諾未幾先生薨

而天下日多事南北道梗先生嚮所屬者日夜惴惴焉
慮弗克如約居常以是爲意庚子夏五余忝鄖山祠官
始識郡人袁君彥章時彥章先余職是官滿考注吳郡
文學需次於鄉每見輒以家乘爲言意若有所託者後
四年癸卯余亦及格授湖郡文學以饋不上卽四明僑
焉明年彥章歿又明年彥章冢子珙字廷玉者爲余察
氣色知有殊渥及驗卽載其事爲之傳得牽連書其家
世一二比又以宗支圖見示一如其先君子之請噫若
彥章賢父子者可謂克世其家足稱孝子者矣余嘗聞
郡故老有言四明袁氏有三族一曰鑿橋袁氏一曰西
門袁氏其一曰南袁三袁之子孫余皆識之南袁氏有
孫曰曦字日嚴者嘗爲浙東僉帥余友也南袁與鑿橋
同譜牒鑿橋之絜齋蒙齋二先生南袁之文清公皆世
所謂文獻者也若吾彥章之爲西門袁氏胄也來自南
昌由東漢魏晉宋齊梁陳以至隋唐五代迄於趙宋上
下千五百有餘年其間爲師保爲宰執爲侍從爲館閣
爲制帥下至爲郡爲縣奚啻數十百輩其文獻之足徵
者代不乏人趙宋時四世皆大官逮及其季有名鏞者

當革命時死國難舉族殲焉忠貞節義至今凜凜可想見吁何其盛哉抑嘗考之惟昔先王建邦啟土命氏族以報功德之臣由是大宗小宗之法行乎其間世家名閥得以維持鞏固與國相終始者比比而是漢魏以降至於隋唐徒以百官名臣之族第爲甲乙家有譜牒官有簿狀用於婚姻選舉之時則固寢失之矣況後世哉故曰宗法立世系明則世臣多而朝廷之勢尊此滋溪先生所以惓惓乎是而不少置也與余無似異日萬一階茲妙選以進得持鉛槧爲東觀小史之屬必當言之

朝署令有司盡取四方學士大夫家牒裒輯成編庶畢滋溪先生之志爲天下後世法當是時也袁氏是帙行將隨郡史計偕豈特圖譜一序而止哉至正丁未春三月初吉將仕佐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毛彝仲述余得是書於明經袁萬傑家殘闕僅存譜序及雜文數十篇而已後讀東里續集又得廬陵楊士奇書袁氏譜後一篇其文云族譜之作所以明源本繫孝敬亦有昭先德之義焉今世士大夫家能存其譜牒者什裁二三或遭時多故喪失不存或雖存之而無賢子孫爲之緝理

卒使後世無所於考斯二者皆可謂之不幸也已中書
舍人四明袁忠徹示余以其家君前太常寺丞廷玉所
著袁氏族譜觀之蓋有可慨者矣袁氏有譜歷時變故
獨完中爲族人詭利者所匿幾廢矣賴太常之父菊村
先生力追修之至太常又衍爲此圖以永其傳夫使袁
氏世世子孫觀於此圖以克究其源本而敦於孝敬
不至爲行道之人者豈非不幸之後有至幸者乎菊村
父子非袁氏之賢子孫哉袁氏積忠累厚代有顯者菊
村之曾祖又嘗爲吾邑大夫卽舊德之難忘睹名賢之
有後慨歎之餘益增起敬士奇所稱袁氏譜卽四明袁
氏譜圖戴氏毛氏所序者也其後尙寶少卿諍思公嘗
續之未有成書正統六年族人始與豐城之劍東通譜
其時豐城之譜爲第四修以吾始祖宗正公爲彼族子
華之子上推之至於彼之始祖得七代自此以後吾族
之譜大亂矣弘治十七年彼中五修禮部主事孟悌集
世系授之嘉靖八年六修亦如之後六十三年爲萬曆
二十年南昌通判祖義有四明袁氏家乘之輯定著八
篇自敘曰袁氏族譜自六修以來改示者二歷年者六

十有四子姓日蕃生逝顯晦之跡日異余歸田之暇因族屬之命名序行消混無紀聊據舊譜及耳目所睹記者集爲家乘首譜序次世系次簪纓次制勅次墳墓次禮典次列傳而終之以藝文焉掛一漏萬僅僅爲四明袁氏之紀錄耳自分疏愚極知僭妄姑存之以俟賢達者之采擇高明者之筆削焉崇禎十年通判孫鴻臚序班茂蘭卽通判稟本增修多凡例祠宇內德三門其序略云吾祖迴泉府君手輯家乘未脫草屈指又四十六年年來江右屢徵譜屬藁去消息茫然蘭客瀟湘署頗

暇且有長卿叔同事爰舉吾祖家乘草藁謄寫楷本以俟此耳目所及者稍增訂焉如通譜已成則此本藏之在笥不失吾祖孫相承之意如通譜未成則此本載籍頗詳或可當旁求者少助云爾長卿者名象龍奉新令彰之後也今觀此書雖未合法則然條目粗具采錄之功斯已勤已至其於通譜之失不能有所發明猶確守宗正公已上所謂七代者列之譜首於譜序則盡載豐城一修至六修原序而遺戴氏毛氏二篇此則其蔽也乾隆四十四年豐城又更四修爲十修矣遣人來徵譜

族人屬余集世系授之余不能沮既乃喟然曰吾袁氏
來自南昌宗正公已前之在南昌與在南昌已前者淵
源可攷蓋載於四明袁氏譜圖譜圖闕失而其詳猶見
於蔣教授景高所作翰林公墓志非如今所稱豐城以
來之七代者也自正統通譜至今三百三十九年襲謬
承舛終無一人起而正之以上紹翰林太常尙寶三公
之業久且愈失所據是其責且在余於是忘其固陋作
寧波鄞縣西袁氏家乘自此以往吾族之譜庶幾復定
乎嗟乎網羅散失攷次舊聞削謬存是義由創造知我
罪我咸所不辭非敢自附作者亦將以備一家之徵信
云爾

敘曰人之道莫大於尊親天下共尊者君也故首誥勅
誥勅君命也國有君家有祖圖像者祖之遺容也故次
圖像繼祖者必有宗故次宗子祖有訓所以教宗故次
家訓宗不可渙也故次世系世久不能不遷徙故次
遷徙遷徙者遠也舉遠必篤近故次五服五服親也有
賢焉故次列傳列傳者丈夫之事也匹丈夫者婦女故
次列女丈夫婦女必有居焉故次里居里居中有士而

學者故次著述學優而仕故次選舉人事終而神事始則祭祀重焉故次祭祀祭必於廟廟未立故次忠祠忠祠者忠定公祠也廟以栖神必有以藏體魄焉故次墳墓丙舍者附墳墓者也故次丙舍邇言遺事不可廢也因以叢譚終焉叢譚者雜而無可名者也是故錄誥勅而知敬錄圖像而知愛錄宗子而知統錄家訓而知省表世系而知本表遷徙而知支表五服而知厚傳先德而知外傳列女而知內志里居而知鄉志著述而知文志選舉而知仕志祭祀而知誠志忠祠而知奮志墳墓

而知哀志丙舍而知守志叢譚而知軼夫知敬知愛則無干犯名義之患也知統則不凌知省則不淫知本知支則序不紊知厚則不至相視若路人也知外知內家由以興知鄉則有故而去不敢輕也知文則不野知仕則士由此起也知誠則不慢知奮則不怠知哀則不遺知守則不迷也知軼則數典而裕如也此作書之意也袁鈞曰余爲家乘錄四表三列傳二志八序錄一凡十八篇釐爲二十四卷義例皆見本篇書成正副二本時皇帝在位之四十六年歲陽重光歲陰赤奮若日南至

告成於祖用示後人

袁氏傳徵錄敘

袁氏媯姓舜後也於周爲陳春秋時陳公族有濤塗者其王父曰諸字伯爰因以轅爲氏轅爰古字同從齊桓公盟會賜邑陽夏其後或去車爲袁襄公三年同盟於雞澤經書陳侯使袁僑如會又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杜預曰僑濤塗四世孫而唐宰相世系表謂濤塗生選選生聲子突突生惠子雅雅生頗奔鄭其裔孫告秦末避地河洛之間少子政以袁爲氏以世

推之頗與僑蓋兄弟也政十三傳爲漢貴鄉侯幹復居陳郡陽夏又九傳爲司徒爰乃自陽夏徙汝南吾鄴之袁自江西南昌其可知之世自宋祥符間始然前代紀載未嘗不推本汝南也蓋自司徒以後中間世次久而失傳或曰司徒之中子京隱居宜春是時宜春未名郡後以京得名夫袁州古豫章屬豫章者今之南昌也南昌之袁徧於江西矣而譜則於其未能徵者概削之嗟乎昔司馬子長論三代歷譜牒謂疑以傳疑爲慎曷謂乎夫存其疑者後有博學洽聞之人可由是詳委原溯

末本以廣尊祖敬宗收族之義豈不益美與吾鄉前輩
鄭高州梁於譜亡之後追述舊聞作鄭氏源流攷其序
略云子孫之於祖宗聞一代焉知其爲吾始祖所自出
則喜更聞一代焉知其爲吾始祖之祖所自出則更喜
吾袁氏舊譜旣多脫漏不次今則愈不可攷矣豈不惜
哉夫吾袁氏之散處於四方者其未有不本於濤塗者
也由濤塗視之繼繼繩繩皆其孫曾也春秋之末小史
氏不舉其職燕自趙公至惠侯九世爵秩名諡遷史闕
焉秦漢以後世祿不行宗法廢壞大夫士不能世其家
而氓庶或驟致通顯有失其本支世系者其他則又何
說數典忘祖決其無後矣此小子鈞所以兢兢焉博采
兼收不能自巳者也於是集史傳及郡縣志乘譜牒所
書整齊其語都爲一冊問亦竊附論說正其訛謬曰袁
氏傳徵錄凡若干卷嗚呼袁氏自得姓以來二千四百
年保世滋大大都知護惜行檢數家聲負不韙之名者
蓋寡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後之覽者念之

無題詩敘

原夫國風好色秋士恆悲天若有情凝雲爲之不流遇

無故物浮生致其可慨歡名桃核豈遂無仁蠟到炬灰
猶疑有淚所以溫李綺麗之篇纂芬於詞囿廬路當時
之體不廢於江河僕本恨人飢來驅我粵以建申之歲
爰爲會稽之棲書不滿牀室眞似斗攸攝之義莫迫起
予之懷靡託酌酒自怡偏能慷慨詠詩獨立每感蒼茫
以莊見憚稿木損其天機其嘯也歌死灰然於被溺時
維六月序屬初秋疏簾冰簟臺留西子之名畫棟雕梁
地近越王之館薄酒中人涼颺欺客放歌殘醉之辰明
月疑霜之夜聽宛轉之清音誰能堪此奮踟躕之舞袂

嘯梁文集 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我見猶憐非女之美聊爲秉燭之遊謂我何求已類登
徒之好歡會何常關山難越波平洛水望不見而傷神
雲斂巫山迹已陳夫轉瞬辨孔氏之和流悟空王之泡
影人命短淺座鮮中壽之賓世路嶮巖我作空山之哭
正則之美人香草屬有寓言信陵之醇酒婦女初非本
志乞米陋平原之帖終窶且貧擁豔穆柳季之風不攀
以笑柏梁錫宴則妃唇可嚙贅壻十石而紅燭初銷詎
諧所至篇什遂多體非一製義取消愁總命之曰無題

云爾

瞻衮堂文集卷三

瞻衮堂文集

卷三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

瞻衮堂文集卷四

鄞縣袁 鈞秉國撰

敘

送舉主浙江學使少宗伯阮公還朝敘

儀徵阮公以內閣學士視學浙江之三年上念公內廷舊臣久勞于外特擢兵部右侍郎尋轉禮部令受代還朝自公在浙浙人士沐浴教澤若弟子之于其師各得隨所分際成學以去公學無所不通而尤深于經其說經也斤斤守先民故訓旁引曲證以暢其說漢學爲俗儒

瞻衮堂文集卷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部者至公廓然明著其取士也不循一格經生常業外如天文律曆步算諸術以及詞章書畫之倫苟有一長無不錄也孝子悌弟端人潔士字順文從無不錄也公職專文衡而尤拳拳以敦品植行爲先經師人師萃于一身故士爲公所收卽當世咸以爲足重嘉慶元年詔徵孝廉方正浙士膺薦者十有二人大半皆出公門蓋浙自尙書大興朱公視學後得公而士氣又爲之一振公尙書高第弟子淵源有自而鈞舊亦曾受尙書意外之知今復受知于公其遇合蓋非偶然也方今重離

繼照文治盛古表帥如公在浙則一方被其化在朝則天下咸被其化天子方將以公式天下勤學立品之訓聖語煌煌萬方滿聽則公豈浙人士所可得私哉簡書有期旆旌不日北指知己感恩不能爲別輒述數年來所荷陶鑄于公者以送公行從此晝日三接爲天子燮理助化宣猷以繫四海蒼生之望聖主賢臣頌聲交作鈞以薄材幸附大賢門牆詠歌太平無疆惟休則別公者形迹之暫而受公之福者正亦未有艾也矣

送鄭耘川歸試詩敘

增補文集卷四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若夫河梁分手愁對盈觴柳岸離驄怨深殘月梅如金
彈落地猶酸榴似紅衿和眉並縐蒲泛端陽之節劒割
離腸雨深懷德之堂

書院六
堂之一

檐欺客夢幸伊人之宛在

玉倚蒹葭忽處我而先歸風吹鵬鴉惟君季父實我嚴
師永念先人寬收馬帳遂稱世好共侍雞窗通德門中
婢猶道古不其山下草亦名書況是小咸早名南阮豈
徒阿買聊張吾軍爾迺書記清才幕僚上客王右丞數
悲李廣左肘垂楊李玉溪怨託莊生春心錦瑟指尉佗
之國只爲梅花和易水之歌慣尋屠狗美人香草屬有

寓言檀板金尊屢煩曲寄聲玉茗爭傳紅豆之詞擲

破金錢蘇川有大金錢傳奇自寫白頭之怨章臺楊柳感朱勒之

悲嘶商婦琵琶灑青衫之老淚璿源玉水永迷世外圓

方荼苦薺甘且樂貧中況味茲者問途姑孰紆道新安

緣從卜尹之占遂輟依劉之計風馳電掣淹紫陽者十

旬漆合膠黏同素心者七子談天鄒衍新樂忘疲斫地

王郎古懷如晤狂登石照待摩漫叟之崖同泛漁梁欲

破宗生之浪歎壯遊之不易幸茲歡之未央乃以叢桂

招人來鴻有信龍光奕奕秋水含星棘院沈沈春蠶食

睡雲堂文集卷四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葉青雲承足慈恩之塔千尋獨爾爲綸明聖之湖萬頃

從今席帽棄若秋紈自爾詩腸恬於古井舊是窺鄰之

宋初賦雄風歸非止酒之陶先尋舊徑于是放澄江之

畫鶴翻新調于驪駒令德唱言羣工並奏合詠歌于童

冠略同侍坐之文聯姓氏于篇章差比題襟之集僕與

參斯會屬序其端承師命以操觚觸離心而酸鼻傷哉

毀齒早痛鮮民今也瞻雲永懷慈母受庖丁之法目眩

全牛登易聖之堂書慚半豹歎學成之無日曠子職以

經年嚙指何知忽下曾參之淚執珪非望頓成莊舄之

吟爾我同心休嫌唐突霄淵殊勢敢託升騰藏玉沾之
合歐蘇而針芥歸舟去矣並李郭于神仙

范二莪亭文六十序

師儒放紛交道微城闕子衿足不越里名不出鄉黨各
引曹伍詡詡然自爲雄長比其衰也則儼然自視若前
輩一二寡識之徒亦曰是叟也前輩也於乎不習于古
不聞于今惡在其爲前輩則師友之義不講而人風之
所以日替也甬上號文獻藪我生之初有全謝山先生
昌明絕學特起爲士林宗師又有史雪汀先生者亦多

曉齋文集

卷四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學先全氏起各主壇坫顧門牆遜全氏暮年潦倒傳述
者益少而全氏弟子以余所接識則盧月船氏蔣蛾野
氏樗庵氏董小鈍氏並能以其學鳴雖所至不同要不
失師門之尺度也莪亭先生嘗聞全史兩先生緒論而
與盧董二蔣友善相切劘又憫學者多抑史氏以附全
氏也嘗謂余雪汀謝山皆桑梓所當恭敬者謝山雪汀
墓文瑕瑜並存欲後世讀其文如遇雪汀而悲其不偶
非有所惡于雪汀今無全氏之學又無史氏之學而肆
然訾議先哲者何多也余深然其言蓋先生說學好古

晚而彌實無常師惟善爲師其于友也擇善而從不善而改與人爲善唯恐不及人有不善若疚在己嚴而泰和而節求之吾黨未易數觀焉生平鮮嗜好讀書論古之餘發爲詩歌怡然樂也工隸古書得其法于董君守素而幾抗衡萬先生九沙間作篆刻則雪汀後一人而已篤友朋之誼所與遊數十年常如一日故人遺墨愛護倍至既集明代手簡繼以國朝諸名公得二十冊復檢友人往還書疏別爲四冊尾其後暇日展視若與古人晤對也若萃素心存亡聚散之不齊者而處之一室

也其性情敦厚其言和平處境也夷而門庭聚順其好尚又峻且潔以此味道怡神蓋幾不知老之將至矣謙而下人在敝以下視之若勝己譁陋如余曾無一長足自信而先生折輩行引爲忘年之交初未嘗以後進相目夫以先生之習于古聞于今真吾黨所宜尊爲前輩者而不自滿假若此其庶幾惟學遜志者與今年九月二日先生六十初度里中賢者與四方知名之士咸有詞介壽而樛庵氏首爲文以倡願以先生常表章史氏似欲以史氏處先生者吾謂先生之學于史氏全氏時

有同有異至其風格則皆不相類昔二程子同遊一寺
明道入門而左伊川入門而右從遊者皆由左邵子之
在洛也扶杖閒行洛中後生無不與親暱者先生倘亦
希明道康節之風也乎先生如許余知言請卽以此文
于攬揆之辰爲先生侑一觴也

鄭母錢孺人七十敘

去歲辛丑假館半江鄭氏鄭淡園者余妹壻也因之得
交其從父明經三雲三雲故多學克紹曾大父寒村先
生大父南谿先生兩世之傳遊于京師京師人士交口

譽之會歸省之暇攜余登二老閣徧攬遺籍至錢氏在
茲集喟然曰此外大父在茲先生所集先代文獻也因
讀錢氏譜爲之斂衽起立正容觀竟日錢氏世居城東
芍藥址自臨江守以孝行起家忠介公兄弟相繼徇國
爲舊家冠冕入我朝代有聞人恂恂道素自厲教授里
中全太史謝山先生每稱甬上族望必首屈錢氏於平
盛矣哉余旣交三雲則登堂拜太君且熟聞鄭氏競賢
太君三雲復時時爲余道說太君之行事太君之歸鄭
氏逮事舅姑得其權相夫子恭而有禮御妾媵以和推

心接物一于慈仁家妯張卒撫其子如子卽淡園之尊甫也然亦早卒而太君子六人存者惟三雲一人蓋往往盡然以悲當是時三雲孤弱太君獨持門戶者二十年延師課三雲勛以力學進取比三雲學成交游日盛以選貢入四庫館行且搏風直上太君康強矍鑠屯銷蹇去膺茲老福又未嘗不欣然而笑也先是太君之伯氏式南君七十余賦詩爲壽頗述錢氏淵源忠孝及吾家與錢氏累世相承之緒蓋吾八世祖靖江公夫人爲錢方伯公文而太君實方伯七世孫戚好甚篤兩家子弟不能通知前人事日以闊疏今余幸得攬錢氏系牒旣聞舊德展親串之誼又深佩太君劬躬燾後茂著賢聲嘉三雲之守身事親無慚母教也于太君七十開讌之辰余適在秀州輒述此郵寄以佐舉觴

仇竹窗明經六十敘

嘉慶元年二月二十一日老友仇竹窗先生六十初度賓親謀醪金爲製屏障竹窗笑謝卻之謂子弟曰徒瀾乃公何爲也余自清溪歸竹窗先已就余卜鄰詩酒過從無虛日竹窗詩酒之交范孝廉莪亭周明經鐵山及

余我亭不能飲然吾數人者同飲我亭必借我亭不輕
從人飲與吾數人者借則持空杯而欣然有飲意也我
亭篤行爲詩和平敦厚鐵山豪士往往成跌宕感激之
音竹窗有酒則豪無酒則否每被酒縱談古今如泉湧
風發不可遏抑醒便頽然而止所爲詩纏綿宛轉善于
言情頗與其人不甚相肖蓋竹窗故深于情者情有所
難堪則藉酒以抒其抑塞磊落之氣酒酣氣益振狂歌
叫號用自消其魂魄知其中有所託也余之家居所與
商榷可否者惟此三君三君之詩不同其下余詩亦各
不同然交相善也此非吾數人者之有所阿吾數人者
之詩皆出于情之所不能已出于情者不必其似而其
言要非可以僞爲故交相善也竹窗爲人稱情而出真
率不文雖子弟在側不立崖岸人皆樂與之暱至其酒
後放言揮斥淋漓不復隱忍亦多怨畏之者以友朋爲
性命和光同塵不輕絕俗顧其胸中之界甚辨無所不
與游而心知之契不數人卽非心知亦全終始之誼無
隙末者故竹窗座客常滿也昔昌黎論交道之衰謂平
居示生死不相背負之人臨小利害便反眼若不相識

此語古今同慨竹窗無之吾數人者皆無之故吾數人者之交最善也竹窗盛年失偶終身不再娶此人所難能者吾故知其爲深于情而其隨俗圓融時或嬉笑怒罵要皆情之所激而皮相者乃多失其真也莪亭去年竟作古人詩酒之舊又弱一个余又多在客鐵山與竹窗家相隔稍遠人生少百年者相思披衣得閒便聚雖秉燭夜遊豈有厭時乎于其攬揆之辰輒序生平之誼以進竹窗笑曰子知我者盍書以贈我爰授其子寫爲侑觴之獻

贈莪亭文集

卷四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姑母董夫人七十敘

鈞早失父蔭先府君同氣之親陳氏姑則不及見叔父往齋君卒去今亦且十年惟姑母康強無恙每于負米歸省之暇過其家談說往舊敘天倫之樂蓋如見吾先府君焉姑母于先府君爲幼妹先祖贈刑部公尤所愛憐其在室也事親從兄一于婉順女紅中饋諸事不戒以習相攸以歸于董則歲貢生待次州學正蓼存公之介婦太學生功修君之繼室也太學前妻朱遺子女各一才一二齡姑母翼而長之不異己出太學幼失母奉

庶母慈己者爲母姑母事之克盡禮其于太學必敬必
戒生平未嘗有疾言遽色也太學承先人之業家素封
姑母持內政一以儉勤爲本給使令者未嘗乏人往往
以身先之所生五子一女爲之昏娶而其于前氏子女
儀文獨隆余妻董安人卽太學兄女故余知董氏家庭
瑣屑事爲詳董氏數內行必以姑母爲首稱五十年來
宗婦之言蓋無間也太學不善治生家中落又連歲喪
子存者惟第四以下三人姑母安之境逆心夷未嘗戚
戚以憂太學慈母之卒姑母亦老矣佐太學治喪葬必
使無憾乃已秉誌秉誥秉記諸內弟備書服賈漸能以
力養親而太學卽世已數年姑母每以諸子養不逮父
爲憾故受子婦之奉必從其減諸子烏烏之私且無以
自將也明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姑母年將開八秩于是
先期郵書于余乞言侑觴世之爲親壽者率借顯官通
士署名屏障用爲宗族交游光寵秉誌等獨拳拳于余
則以至親無所文飾惟余言能不失實且亦姑母所樂
聞者是在諸子亦可謂能養厥志者矣婦人之義非常
事不書姑母安貞異順以厚載福之本雖古之稱善婦

者無以加之天釐女士誕膺祉福從此老壽無害備大順之總名而鈞以猶子之誼時得承奉言笑永念先人家門善慶正未有艾行將操筆以從屢書不一書也是爲序

張丈岱基八十敘

余教授蛟川商榷文字之暇屈指蛟川近日耆舊則僉稱張岱基先生歸而與周明經鐵山談次偶及鐵山曰先生吾姑之夫也我知之爰詢其詳則曰先生蓋實行儒者好讀書獨觀大略不屑屑治章句其於古聖人賢

人之言身體而力行之期必歸於倫要操行醇實擇然後蹈也與人交洞見肝膈其接人也色溫而辭和遇事持重得大體鄉里有忿爭先生片言立解蓋其所蓄積孚於人者舊矣先生同祖兄弟七人皆以儒術自檢飭爲諸生或貢禮部咸有聲家既繁重則析簪食生產且漸耗先生乃至舌耕自給顧安之若素然者其處亨也無倖倖之色卽在困亦無戚戚之容矣又言先生行年今已八十步履健甚顏腴澤精神大於其身春秋佳日興復不淺經邱尋壑勝具每兼之有子三人長君最

英挺爲名諸生人方期以遠到而中道徂殞仲李謀養
亟乃棄書學賈賈稍稍得贏利然皆稟訓在庭篤實謹
厚市井狡詐之習絕不省也久而人咸信之家隆隆然
有起色矣先生含飴弄孫優游林泉蔗境以漸椒味在
回宜蛟川近日數耆舊未有出先生右者也鐵山吾老
友又爲昏姻其言信用是余每心儀先生他日鐵山過
余言先生於月之某日將開九秩親賓謀舉觴爲壽盍
文之吾嘗聞之董生壽之爲言讐也倫類至蹟莫不各
警其所生生而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讐於久矣論語

瞻雲堂文集

卷四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仁者樂山又曰仁者壽仁者氣純體厚有致壽之本
天故以是讐之先生質仁秉義內外□□其自處也已
全乎壽之理是故每食不必觀本草也不必服五石散
以開滌神情也不必作五禽之戲動諸關節以求難老
也大宅氣滿不言不辭處置六鑿神君湛然過此以往
如莊叟所言大塊佚我以老者百年期頤亦分內事耳
浩浩焉落落焉與天爲徒而又何容心哉鐵山曰子言
善請以質之先生因書以爲酌斗之獻

盧孺人李氏七十敘

爲錢竹汀學士作

往余官京師聞青崖盧君名於其宗人召弓學士典試浙中青崖從兄儀亭出余門下因得備知青崖立身行己之詳思欲交其人癸卯遊天台取道四明一訪青崖之廬意外握手歡然如平生乙巳丁未間家竹初明府聘修鄞志再至甬上青崖盡出其家藏宋元舊志及四明人詩文寫本與其商榷蓋其于志事多益余者余與青崖此時相聚爲久相知爲最深二十餘年中心藏之者至是始盡吐之今年秋令子鹿萃具書及事略以中冬望日爲母夫人七十初度乞余文別青崖五年停雲

落月時縈余抱今知其髮鑠不減當日而夫人年且開八秩齊眉偕老福壽康寧世所罕比是不可以無言也夫人姓李氏孝廉祓齋之女幼而明惠女紅中饋不戒以習孝廉絕愛憐之不肯與凡子相依以歸青崖是時二門皆貴盛家素封給使令者趾錯于庭也而夫人事舅姑抑搔扶持盥櫛澣濯烹飪諸瑣屑事必躬必親靡怠靡忒舅姑安焉遇豕奴恭而有禮先後之間怡怡如也舅姑沒襄大事必盡誠祭祀必式于禮青崖治科舉業夫人篝燈佐讀往往至夜分青崖試不偶蹭蹬場屋

者數十年顧其平生獨喜聚書抱經樓所藏幾與范氏
天一閣埒已而以例策名薇署夫人從容言曰章綬雖
榮如何讀書之樂君年尙富科名豈嫌晚遇耶青崖用
是不赴選一意攻苦焚膏繼晷至寢食都廢久之兩目
失明猶令子弟侍側讀據觚而聽之蓋青崖不得志于
功名之路者天限之而其學之克底于成者則夫人左
右有力焉夫人七子長鹿萃嘗仕西粵佐郡治縣並有
聲諸子皆能克家稱象賢孫十六人曾孫三人家門之
盛駸駸未有艾也余惟婦人行不出閨門南山之詩言

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蓋常德止此爾常德者載福之
基也自來稱善婦者必以相夫教子爲言觀于夫與子
而其爲之妻爲之母者可知故婦人之行不必其自有
所表見也婦人而有所表見不幸也天以變者成婦名
而以常者成婦德常德者庸德也庸德之行其至也聖
人莫能加焉天之于夫人亦厚矣相夫教子夫人之所
以承天者爲不誣矣魯頌閔宮之篇曰令妻壽母夫人
有焉於乎休哉余計青崖年齒後夫人二歲他日渡江
管祝藉爲四明雪竇之遊操筆墨從事夫人得天之厚

以膺老福于無窮者行將牽連不一書也用答嗣君之意郵寄此文于設悅之辰侑一觴且質之青崖以爲何如是爲敘

瞻衮堂文集卷五

鄞縣袁 鈞秉國撰

書後

書國朝四明詩鈔後呈阮閣學芸臺先生

舊有四明詩萃之錄起漢大里黃公訖於有明之季得作者一千五百有奇仕兩朝者從其終事之世如虞祕監之錄於唐戴教授之錄於元是也其或仗首山之節不肯屈身異代則雖布衣亦進之如皇甫東生楊隱君之錄於宋是也自明代前並用此例至於我朝定宇貞

瞻衮堂文集

卷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元之際豈無畸人佚士然恭逢堯舜普天率土同歸覆載雖或抱微尙卻聘辭榮終不能自外於聖世之民也故所錄稍變前例自非前代故官及曾登科第者既入本朝悉爲采入順治至乾隆百五十年之間凡得作者四百九十人藏之篋衍將待有力者付剞劂而傳之會閣學儀徵阮公視學至有國朝兩浙詩之選以四明詩屬鈞纂輯謹就向所錄本重加裁訂以獻本意網羅散失存人存詩爲鄉邦文獻之助今使者有此舉則鈞詩萃之錄可盡明而止也鄉先生之作載在兩浙賢於一

郡爲當代大人先生所收其視一窮老諸生表章之力
奚啻倍蓰哉

書汪氏雙節詩文後

乾隆丙申之冬余識蕭山汪君龍莊於平湖令署前
一年龍莊成進士其繼母王氏卽於是春三月卒時距生
母徐氏之卒已十三年距其父淇縣典史之卒則三十
有七年矣先是浙大吏以兩節母事請旌於朝爲建坊
大義村曰雙節入節孝祠春秋歲祀如禮龍莊則重繭
扶服徧于當代之名能文章者積十餘年得志表傳記

增泰堂文集

卷五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及雜文詩詞垂千百首將編次錢板以壽諸世於是兩
節母之名口傳耳熟以辨者幾半天下嗚呼可謂盛矣
顧余竊獨有感焉當龍莊之十一齡而孤也祖母老貧
不繼爨火多家難岌岌有不能共保其孤之勢苟得延
千鈞一髮於係絕復屬之際可以告無罪於死者已萬
幸而何暇及沒世名卽今名信稱於沒世矣願當龍莊
之舉於鄉也生母徐不及見其貢於禮部也繼母王可
見而亦終不及見其他則又何望區區寂寞身後之名
其得償畢生之茶苦者幾何哉龍莊曰尊養之望絕矣

其尙得自致於吾母者止此而忍已乎乞言之志有要
諸沒齒耳殆孝子萬不遂而幸一盡之苦心也嗟乎天
下而有無父母之人也天下而無無父母之人有不聞
之聲淚同盡者罕矣余鮮民也倚兩母成長與龍莊同
顧才知下凡龍莊之所得效於母者百無一能此余所
以手雙節堂集哽咽而不能竟讀者也悲夫

書鄭誠齋先生贈續溪方道坤手蹟後

右先師鄭子己亥年書贈新安方君體道坤者去今十
年先師厭世亦己五年矣道坤頃來甬上出示鈞手澤

如新哲人已萎爲之泫然出涕憶鈞十八歲時先師教
授紫陽書院執經從行前後凡五年粗識爲學之路貧
不能養母己乃東西走爲負米計少孤失學甫學矣旋
復放廢今三十有八無一端足自信而道坤與余同學
於先師不相見者十五六年乃所造己卓然觀其人讀
其詩若文皆不媿鄭門弟子既敬之畏之又自念學之
無成竊自傷也先師既棄及門鈞方皇皇不知所事而
道坤乃復得朱先生以爲依歸觀先生跋語所以期勉
之者甚厚昔先師嘗爲鈞言大興兩朱先生竹君先生

嘗侍其言論古之學者也已歸道山石君先生方爲兩浙學使者謂可旅進請業而以先恭人之喪不獲試嗟乎當世賢人君子指不多屈得一覲止固有數存其間耶此冊又有北平翁先生及婁東李君兩跋翁先生精金石文字李君爲錢竹汀先生高弟亦深於說文者道坤集師友之益不懈益虔其進正未有已視鈞之瓠落樗散賢不肖爲何如其幸不幸又何如也

書陳恭潔公甲申三月十九日遺囑後

恭潔陳公遺囑手摺在范孝廉永祺家面書遺囑二字

囑云殉難之官不應口言家事但我年五十六尙無子承繼事以家庭之理論自屬嫡姪久樞但久樞係長兄長子別無餘弟不能專爲我後毛家外甥係胞妹之子第三甥小官向有成說劉星符第二子武官係妻兄弟之子亦曾議及恨我去年赴京時不早定此計今遺命並立三兒兄弟稱呼炤年齒我一生清白無宦囊薄田不多凡在納糧簿內者除賣造父母墳塋并留祀田外餘俱三分均分內久樞一分不論執杖不執杖並與之老母年高惟靠兒姪奉侍他非所及崇禎十七年三月

十九日手書遺囑計一百九十四字除賣造父母墳塋并留祀田外十二字係添乙畢命之際字畫猶凝重不苟如此閱之令人肅然生敬本傳稱城陷良謨方移疾臥邸中一慟幾絕自是水漿不入口或勸無死不答謂邑子李天葆曰吾爲國死義不顧家惟是母老先君莫葬繼嗣未定須一言耳因賦詩付天葆未幾聞帝崩煤山云云須一言者卽此囑不僅詩也又稱妾時氏年十八良謨逾五十無子以禮納之侍良謨百二日耳而列女傳言良謨官京師時年十六納爲側室二歲闖賊陷

京師與良謨俱縊紀載互異按全祖望撰神道碑云恭潔崇禎十二年以御史巡按川中再踰年始代還乞假省親歸返命補原官視太倉瀕行獨呼畫師寫照而後發或問之曰此委身而去之日也生還其可望耶恭潔以十二年按蜀三年得代當在十五年納妾當在其時列女傳三載之言是也囑言去年赴京是自太倉回京正寫照時或其時又曾乞假歸未可知也碑稱時氏殉節時已有孕公欲使僕護之南行不可欲遣歸其家不可請先公死恭潔赴京時不卽定承繼事者以時已有

孕故若如本傳謂納時去殉難才百三日耳則委身而
去之日不早定繼嗣乃猶納妾俟生子耶公之嗣子非
善類公死後衣短後衣戴笠佩刀策馬馳市中董隱君
隆吉見而叱之曰不意恭愍有此奴才遂擊隱君幾斃
公蓋早見及此故議立妹之子妻兄弟之子也詩云螟
蛉有子螟蠃負之子可私後不可私公既有兄繼禰取
異姓之子爲子而以久樞爲後可謂義之盡囑言久樞
係長兄長子別無餘弟不能專爲我後又言久樞一分
田產不論執杖不執杖並與之可謂仁之至恭潔又有

三月七日札在正命前十日亦在永祺家碑言城陷日
作書二函一上太夫人一以與承祧子久樞惜上太夫
人書不可得見也恭潔更名是考最召對御筆改史誤
南都贈太僕寺卿諡恭愍東江加贈右副都御史諡忠
貞恭潔則世祖章皇帝所賜諡也祠在城北娑羅園時
氏燕人列女傳以爲揚州人誤

書學使者試優行生員策問後

六經聖人之文也尙書春秋史家之濫觴史亦文也古
不能離經史而二之而謂文章與經學殊乎作者之謂

聖六經之文是也賢爲聖譯所以昌明六經之指則漢
以來經師之文是也詩者六經之一亦文也昌黎稱李
杜文章光燄萬丈卽是李杜之詩故詩文一也漢之儒
林賈董匡劉皆以文傳其實卽傳經之人言聖人之言
故曰儒彙六經之言而記其傳之之人則曰儒林而已
其別以文苑立名此後人不講之過六經之外曷嘗有
文經學之外曷嘗有人乎漢之大儒馬鄭諸人通眾經
者也鄭氏文箋注外偶有存者與賈董匡劉無以異也
兩漢經學之盛文章之盛也韓愈氏自謂其文沈潛訓

詁反復句讀亦愈文所以爲唐之盛也此後能者代興
其足流傳無窮者必皆原本六經支流雖別淵源則同
然而世每歧視則以學者智力短淺治其流罕治其本
習譌承舛不復振起此文章之敝由於荒經者矣聖治
隆古大雅間作並世之賢有休寧戴氏大興兩朱先生
咸以經學首倡文章稱盛海內承學之士漸知向方比
歲以來人材輩出踵漢軼唐實惟數君子爲之先路讀
使者策問夫亦可以奮然興乎

范君莪亭博奇嗜古精於識別其所藏東坡山谷樗寮
松雪墨蹟並世間不多見之物而明代手筆爲尤盛往
嘗專取尺牘裝成十六冊爲序錄疏其人爵里行誼瑞
金羅孝廉有高旣序之孝廉每與余譚次偶及未嘗不
歎莪亭之奇也戊戌夏中莪亭復取舊藏宋仲溫以下
五六十人詩文雜彙別爲十冊出以示余書品精絕各
體備具有明一代能書者大半在焉覽觀竟日斂衽無
間吾甬上稱文獻邦范氏尤爲世家其先司馬東明公
網羅載籍富於海內數百年至今未衰今莪亭所收比
之藏書當不後天一閣矣一家之中後先輝映取重藝
林不已奇乎余聞禾中錢閣學籜石武林梁侍講山舟
輯明人法書甚具而新建熊學士鶴橋專購漢晉以來
石搨善本羅君嘗言熊先生官奉所入僅足供裝池之
資出都時其未裱者尙可盈車世故有好奇如莪亭者
惜不得其聚一方恣觀其所未見也

書屠罕涯知人錄後

瑞金羅孝廉臺三有道之士也友吳門彭允初而願爲
僧允初不自爲僧而欲人之爲僧豈以僧爲不美者舍

至美之道不以奉己而與其友非人情不可近初余知臺三於吾師秀水鄭誠齋先生已而臺三用允初說棄其室家將之天台於剡中爲當途所稽遇邵君雙橋而反於鄞主雙橋家交其塾師屠罕涯罕涯則請爲弟子其後與象山倪韭山及余數過從彼此定交而臺三乃不復言爲僧臺三蓋遭家難不得已作汗漫遊與余譚及家庭間事未嘗不流涕嗚咽也今年正月余有廣信之行與臺三別促其歸侍膝下是時臺三發願往南海禮大士求慈悲哀憫故未果也又兩月余自廣信歸則臺三以憂去又月餘罕涯持臺三書示余則已入洞庭矣嗟乎臺三之去也罕涯送之至吳門期以終喪或再來此其所以忍死而報先人於地下者遇則加膏澤於民不遇則發憤於文章以自見而允初乃必欲推挽之使至此極也臺三之去罕涯命工人爲寫照而藏之今更以其所緘留前後與友人往還書並詩若文都爲一冊而以自致臺三書彙附焉取禮記事親知人之義名之曰知人錄蓋拳拳於臺三而冀其翻然易慮其用心爲甚苦雖臺三此時爲僧與否尙未可知然而奔喪之

禮則已廢矣奔喪之禮廢則已不復自以爲子不自以爲子則亦不復自以爲人其爲僧決然無疑也余之初遇臺三也書其年來踪跡以告誠齋先生先生復書於鈞其略云羅孝廉吾黨不易得之奇士奈何欲逃於禪耶其何所激而作此想耶孝廉志在千古當爲聖人之徒折而入於空門無論其他舉祖宗之緒業委而棄之此可得爲孝乎父母不得而子之則人倫中無一倫得而收之矣以志在千古之人而一至於此此豈真孝廉之迷謬惑溺如中風病狂者之所爲耶必其中有所大

不得已者凡天下之真奇才與真愛才者聞之當爲之同聲一哭況僕與孝廉有舊心識其人以爲可屬大任忽得此信老懷何能已已昔陽明先生少志功業旣得罪遁而入於禪久之乃悟聖賢真諦遂紹絕學爲儒宗豐功偉略震耀今古後儒誓之曾無耗於日月之明也孝廉之才文武兼資果能斂其才氣於人倫日用間求實在立腳處卽陽明何不可爲用行舍藏處此身綽有餘地奈何自棄於聖賢而甘爲異端之歸耶孝廉吾黨中有數人物不可爲異端取之而去故不憚爲足下繁

言之如孝廉猶在明州幸微以吾意語之孝廉善人當不以盡言爲強聒也如在明州度歲明春足下能偕之來及僕於未死前得一見奇士亦勝事耳余持先生書示臺三臺三執書以泣不自勝以供其私室所奉大士前禮拜凡十餘日別錄彙本乃遺余原書禾中之行以余謀食故不果遂至於此悲夫

余交臺三在乙未此文作於丙申五月後余客會稽遂不復聞臺三狀歲暮在平湖遇汪龍莊知臺三已返明州其尊甫尙無恙前此乃怨家謔言臺三不深察發憤出世耳余不日旋里當爲臺三大慶慰疾促其歸侍膝下也十二月廿有一日寓禾中書帶草堂

記

書古樾山房集後

古樾山房在吳山麓黃句湖孝廉讀書其中因以名集句湖之家吳山百年而遙門前有樾樹扶疏垂蔭清風穆然集中閒居詩所謂秋聲先到戶老樹不知年者也又嘗聞其先公有言少時此樹才及肩偶灌溉之遂乃參天蔽日大約百餘年物喬木與故家相爲映炤者矣

句湖爲朱君青湖高第弟子早從未君受詩嘉慶初余以徵書至武林時朱君同被徵數相過從因識句湖知句湖之能爲詩今讀其集往往情餘於文而尤用心於倫理之際仁人其言藹如不僅僅刻雕眾形侈藻繪用博時譽而已是真能得朱君之教者余衰病久棄筆墨於句湖之詩有動於中故知內心之言足感人矣句湖授書會稽於他日赴武林維舟訪句湖於山陰道上尊酒細論當作竟日談而先以此意書其集尾

書鄭節婦傳後

聖齋文集 卷五

十二國朝叢書
狗園刊本

右蔣樗菴氏所作慈谿鄭節婦張氏傳文直事核可徵信余與鄭有姻節婦卒之前一歲嘗館於鄭聞節婦行爲審鄭故舊族有先世遺產足自給節婦嫁時莊又甚盛視窮室寡婦流離困苦謀仰事俯畜者處境差易而其彌縫維持茹痛忍死則所遇亦更有難焉者蓋自節婦身避事吳中晚橋君奔走救父以憂勞咯血亡也家多難諸釁叢集岌岌乎其危之矣節婦勉持大義守門戶反制淚怕色慰譬其姑舅沒請於姑迎舅吳中別置側室及其子女終節婦之身不使別居異財此豈一朝

一夕之故哉傳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又曰婦事舅姑如子事父母節婦以婦代終子職周旋庶孽間不欲留憾於舅以成夫之孝以寧老姑之心於乎難哉與姑相倚爲命者二十餘年而長婦賢孝之語得出自其姑之口於乎亦賢矣哉節婦旣卒姑哭之過時而哀不兩年姑亦旋卒吾恐節婦不忘舅姑與不忍死其夫之心且沒而猶視也孝哉孤子勲哀毀骨立視無人色乞言顯其親余則以爲節婦之用心有非言語文字所能盡其可盡者蔣氏傳已詳之勲勉之而已讀書明義無忘賢母之志是則勲之所以顯其親而余之所以書者

書家乘墓祭後

古不墓祭墓祭禮之變乎孔子之告曾子言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向墓爲壇以時祭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謂夫不得祭於家而後之墓者也禮古人之至於墓皆有哭泣哀傷之事祭者吉禮故不得舍廟而之墓矣傳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是也粵自漢世移宗廟之禮於陵墓上冢廬墓習以成俗洎乎唐

代尤重拜掃相沿至今其去古人送形迎精之意遠矣
余家墳墓多在邑之西山自宗正公以來一十八世世
修其祀歲率五六至竊以謂周禮族葬之法既廢將使
手植猶寄樵牧不侵雖年代殊往無嗟淪滅者於此猶
有賴焉其亦庶幾亡於禮之禮與故與夫時祭類而志之

題詞

孫後齋廣文經義題詞

粵稽經義所以明經唐疏實詳自宋紛更語錄講解循
迹附聲及其弊也時文以興彼時文者古無此體能者

從之尙由則軌大雅淪喪孰究伊始屢遷愈失莫可殫
紀乃有場屋揣摩之文士不說學渺見陋聞公然剽賊
以爲火薪以腐爲竒以漓爲淳咨余迂闊喜說往舊枘
方鑿圓買用不售庶幾改諸細腰廣袖式觀市門心焉
內疚先生曰然時咸有初古文時文異術同塗仁耕義
耨經訓舊畚勉子之力翼子以趨授余曩篇示余新製
援古衡今波瀾莫二旣重且固亦閱而肆奕奕斯文載
道之器曰余輒弱猶見典刑先民有作是訓是程蓬山
茲行庶慰平生何理不諮何懷不傾鬱鬱斯松菁菁斯

竹竹心則虛松膏可爛冬柯長青春枝載馥我儀圖之
景行芳躅臺山韭山其言足傳余也匪茹纖筆於篇前
邪後許激流回湍我思古人喟然以歎

梅屋讀書圖跋

右圖崑山王椒畦孝廉爲華亭張進士子白作梅屋者
子白舊有老屋數間屋前梅九本其先人補植者二子
白補植者又二每花時讀書其中怡然樂也自計偕北
行至成進士往往奔走衣食於外中遭太夫人喪賣屋
治葬所謂讀書梅屋者已屬之不知誰何之人矣屋去

圖存在朝在野之士猶詠歌之使天下想見子白之梅
子白之屋子白讀書之處故知物在天壤如雲車風馬
去來無定未若文章之能不朽也子白天才俊逸詩文
跌宕如其人名山之藏日益以富此十三樹梅者雖轉
落他人手或者得附此圖以傳於無窮也乎往朱竹君
學士視學江南於豐山得宋杜先生手植梅作梅豪亭
其側而文之其梅至七百年後始顯而吾鄉林處士種
梅孤山所種已無一在然至今婦孺無不知者余於子
白蓋又將信之矣

桂舫跋

桂舫在西湖曲故張氏半舫別業吾友周君竹厓居之
易今名室深兩楹左右皆置牖布窗庭前兩桂樹間以
竹石地不滿數弓而幽古多山林之色竹厓嘯歌其中
欣然自怡無何以補景山教習北上每宴坐寂照未嘗
不憶桂舫也倪明經韭山善畫阮明府寶巖善書與竹
厓同在客於是韭山寫圖寶巖題之諸與竹厓遊者咸
賦詩今年三月竹厓南歸屬余題竹厓少力學刻苦讀
書而所居湫隘近市井每賓朋在座則街談巷謠嘈雜

瞻翠堂文集

卷五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聲與爲應答意殊苦之自乙酉以選士遊京師奔走
衣食於四方繼遭內外艱船舻背手卷不輟境彌困
學彌勤矣辛丑始售舊宅遷此簡書有期不遑寧息今
且需次爲縣令其得居桂舫者曾未及歲余竊怪世之
逸樂富厚擅園林之勝者往往不知學好學如吾竹厓
積數十年謀此容膝之地而席未暇暖何也竹厓薄於
榮利吾知其必不如當世逐逐者之所爲第出所學以
效於治足自表見蘊蓄則小山叢桂之約且將爲竹厓
賦歸隱篇耳

陶陶室贈言集跋

陶陶室贈言集一卷孫君蘭皋哀次友人題詠之作也
蘭皋作此室星紀一周鐵山樵爲作銘余旣爲賦詩又
題楹帖一時與蘭皋遊者皆有所作體非一製義可兼
取彙而存之亦少陵今舊雨之感也蘭皋席先人餘蔭
取足衣食無所求於世顧絕無少年紈袴之習喜與一
二素心人飲酒賦詩醉便陶然有自得之樂此其全於
天者爲多世俗聲色狗馬之好胥不足以亂之是可嘉
也蘭皋又取少陵詩語名其樓曰養拙延余子治爲館
師故余於蘭皋近日踪跡爲更密也同人有爲養拙樓
作者不別爲集附錄陶陶室贈言後

瞻衮堂文集卷六

鄞縣袁 鈞秉國撰

記

二老堂記

二老堂者余同年鄭書常勅祀其高祖王父高州守寒村先生與秀水朱檢討竹垞先生者也檢討曷爲祀於書常之家以武林重逢鄭高州詩也孰令爲之今浙江巡撫吾師儀徵阮先生也書常嘗持檢討詩墨蹟請阮先生題先生旣和詩又爲書二老堂扁而湖南按察使

瞻衮堂文集

卷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無錫秦先生時官浙江爲書楹帖兼許作記於是書常復取詩中別久重逢之意爲二老重逢圖與前詩並刻石置此堂也今年春余過半江訪書常登堂瞻拜二老書常謂堂不可無記秦先生方遠宦其許記至今未至當是少暇日爾吾子盍爲之鄭氏之在半江舊以二老閭名蓋寒村先生建奉其父副使秦川餘姚黃梨洲二先生者歲春秋仲丁並祀於閣以寒村先生祠今二老堂祀高州檢討則宜以五嶽游人耐游人卽檢討詩中所稱後來領袖歸才子者書常之曾祖王父也二老詩

名康熙中並盛於天下而流派迥異高州初亦喜爲詩如檢討後乃專學定山任心揮灑務極自然故全吉士續甬上耆舊詩特立寒村詩弟子一門用記支別檢討贈詩獨舉淺水無橋驅馬過曉星如月照人行蓋深許高州盛年之作以爲正宗非許其學菜肚老人也檢討論詩專主盛唐而以少陵爲宗其意頗似不滿山谷然余讖檢討集至晚年作亦多雜入山谷者故知通人變化流易往往而然不特寒村先生之學菜肚老人全是硬語也書常追遠念舊久且益虔君子之澤五世未衰

深可嘉尚而阮先生秦先生並以大吏好表章茲土先哲於禾中建曝書亭輯竹垞小志復令書常爲此堂親書聯額儒雅風流照映當代洵一時佳話也聞秦先生近已引疾將歸里書常倘買舟往無錫訪先生於九龍山下爲言頭白門生近且多病一切廢棄惟筆墨緣尙未盡廢耳欲申前請卽以余此文爲嚆矢焉可矣

吳山雅集第二圖記

嘉慶三年夏六月二十七日鈞與程君易疇錢君晦之陳君仲魚胡君雒君邵君懷粹會於鄭君書常之吳山

寓齋是日書常生朝也談讌終日題名石壁而散吾七人同以元年制科被徵易疇齒最長往在新安曾共遊處不相見者且三十年以赴其師汪中丞葬不遠千里而至寓於中丞豐樂橋之里第晦之雒君並浙江方伯今廣西巡撫謝蘇潭先生客仲魚懷粹書常及鈞則先生所舉士其時先生方修史籍攷羣居布政司署之兌麗軒書常以秋試近辭去寓吳山也會之明日仲魚屬禾人王沛堂爲七人各貌小身奚鐵生補圖曰吳山雅集已而書常又令雲間畫師別作此圖是吳山雅集第

二圖也圖中交手立者仲魚撚鬚微笑者雒君手左指似與雒君有言者易疇攜行看子前行卻顧者懷粹憑石几觀書者晦之倚石几側立者爲書常與晦之並坐舉筆似欲書者鈞也眉宇飛動顧盼灑落朋友之樂可謂盛矣易疇尋歸新安其明年春懷粹化去及秋蘇潭先生遷撫粵西諸君皆各乖分此後蹤跡卽偶然合并蓋不能若向者之具矣嗟乎人生聚散如搏沙放手卽空將欲留勝賞於異日攬陳迹而不遺斯圖之存蓋千里如一室焉書常曰子盍記之因略敘緣起如右易疇

名瑤田歛人曾爲嘉定教諭晦之名大昭嘉定人仲魚名鱣海寧人是歲之秋又中鄉舉雒君名虔桐城人懷粹名志純仁和人書常名勳慈谿人

擬鮚埼亭記 學使者觀風題

鮚埼亭者古斥堠之亭也在奉化南五十里鮚埼山漢地理志鄞有鮚埼亭是也越語句踐之地東至於鄞韋昭注以爲今之鄞縣而後漢書注云鄞故城在鄞縣東今奉化象山漢鄞地以此時地理推之乃在奉化境矣奉化連亘四明巖岫盤互谿嶺重複實浙東巖邑前代

嘗於鮚埼設巡檢司以資防禦亦要地也自我朝定宇德威遐布海隅蒼生罔不沾被醲化民不知兵者百五六十年一切陳烽故壘銷磨剝削蕩爲夷庚於是亭之故址與當日設官之所卽父老都不能確指其處蓋天下之太平也久矣夫鮚埼之名遠自漢代以埼多鮚名因鮚埼名山又因之以名亭亦四明掌故之一也其可徵者一見於師古漢書注鮚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小蟹在腹中埼曲岸一見於說文解字所引漢律會稽郡獻鮚醬三斗此卽鮚埼之鮚矣至其別種則有鱉

之附於螺者陳藏器志段成式雜俎所云寄居蟲一螺一螺有蟻之附於蠓者海物異名記所云蠓奴有大蠓之中包小蠓者郭璞江賦所云瓊鮎腹蠓南越志北戶錄所云瓊鮎腹中有蠓子如榆莢合體共生者皆是也若夫以埼名地則尖埼埼頭皆在明境蓋亦並以曲岸得名云

啟孤廟記

啟孤廟者宋忠臣袁公廟也謹按忠義錄公諱鏞字天與寧波鄞人尙氣節登咸淳七年進士以憂家居德祐

二年三月九日元游騎駐資教寺公先與守土臣趙孟傳謝昌元約共死國至是孟傳昌元給公先往期繼以精銳公往責以大義且言勤王師日至敵猶豫未決明日元兵大集孟傳昌元迎降慈谿公失援挺身戰自辰至酉力屈爲所禽脅降不從縱火焚之且死罵不絕口其日家人方上冢西山回舟次鼈山聞公遇害悉驚悼赴水死死者十七人少子澤民甫六歲以僕護持得免鄉之人壯其節惜其死志不得申而憫其孤之幼且弱也爲立廟曰啟孤其後譌啟爲棄而以神爲張俊說者

謂俊之棄孤城而逃也棄孤城者何以祀之且俊之不足祀卽張循王廟志乘尙以爲在當毀之列更傳會之而增立別廟可乎已又譌孤爲姑而以神爲天仙天仙何神耶夫大禹廟之譌爲謝女黃公林廟之譌爲黃姑林風棚廟之譌爲風伯數百年卒正其名以公之忠節載在史冊乃因傳襲之譌攷之不詳至易而祀不知誰何之神又可乎廟在西山潘輿口棖棟彫剝四壁不蔽風雨而神像獨完好如新父老言鄉人祀公者凡十八家或多一家則十八家中必有一家亡絕或他徙少一家則有自他方來足其數者公一門授命凡十八人而祠戶適如其數豈非天也乾隆四十四年王君某捐資修廟翰林待詔毛君昇監生范君懋瞻實董其事從卜人言遷之去原廟十餘弓旣成以鈞爲公後人詢廟始末謹述舊聞遺之

重建贍衮堂記

自先祖宗正公由江西南昌來宅於鄞十七傳至我先大夫咸以讀書仕宦矜名節見於當世爲甬上三袁氏之一歲時伏臘冠昏喪祀有堂曰贍衮歲久崩圯乾隆

二十二年先大夫持服家居爰召族人告之曰堂以聚
渙合離俾以時展事是誠不可以廢不卽不圖罰其在
予煢煢予在疚方寸迷亂請待之既服闋趨朝告行於
祖復申曩約簡書有期未筆厥功其明年先大夫卒於
京師鈞時才十歲侍兩母家居從兄光鎬實從遺令曰
瞻衮堂宜建也汝弟長其成吾志矣兩母每爲鈞稱光
鎬所聞先大夫語鈞泣受命志之不敢忘其後鈞出負
米兩母勤十指餬口修脯所入命儲蓄久之得錢二十
萬以四十二年七月丙子庀材鳩工十月辛酉落成謹

按舊記永樂八年姚少師廣孝記云瞻衮堂在鄞城西
太常寺丞袁先生之所建永樂十九年胡祭酒儼記云
前太常丞贈少卿袁公既老得致仕乃名所居之堂曰
瞻衮其子尙寶少卿忠徹請余記然鈞嘗讀宋丞相魏
杞贈提刑公詩有莫忘瞻衮話平生之句分注以爲堂
名竊以謂瞻衮之名當不防於太常尙寶兩府君矣太
常而上代爲冢嗣守舊居今堂之西去百武垣墉基址
尙存父老相傳爲宗正故第者是也尙寶始營新宅於
東田爲廳堂廂廡若干楹東田者田在舊居之東因田

以爲基則今之堂之基也其亦名瞻衮者示不忘也亦猶太常之志也太常之堂因舊居而爲之尙寶之堂因舊居而名之其義一也曩者舊居墟矣新宅亦毀焉諸父兄弟浸遠浸疏等於路人先世締造艱難總不能舉其端末其尙克講於周禮族聯之法乎於乎此先大夫所以不忍堂之終毀而思改作以將其敬宗收族之意拳拳而不能自己者也鈞以不天幼傾父蔭兩母削衣貶食積十有八年爲先大夫了此事今兩母老矣鈞亦冠且娶矣貧賤有道之世夔晦前人光登斯堂也百感交集因念先人付託之重執筆書此不自知流涕之被面也

重建六賢祠記

爲山陰令金君作

六賢祠在城南偏康熙中學使者婁東王公按試紹興檄知府三韓胡君建以祀明季死節諸賢餘姚得二人曰忠端黃公恭愨施公上虞得一人曰文貞倪公山陰得三人曰文忠周公忠介劉公忠敏祁公卽文貞郡中別墅故墟爲之面山俯流地夷境闢自創始以來到於今百年日就傾廢無任修葺之事者榱棟剝蝕牆壁莓

落上雨旁風無所蓋障大學士梁公嘗貽書邑中諸縉紳謀復其舊數年矣某承乏山陰諸縉紳爲余言余以此守土之責且六賢其三人者皆山陰余固宜任之顧一人之力不足以勝則請從諸君後僉曰諾邑中人士懼怵鼓躍不戒恐後一力齊事以四月辛丑經始周月而訖工前堂後寢翼以兩廡繚以周垣規制視昔爲備嘗攬史書太息有明之亡其禍莫甚於逆奄而黃忠端三疏力糾客魏卒被拷掠以死莊烈帝輕信多疑諸賢曾不得久安其位至於事勢旣去乃或一試之卒莫可

爲以至於死明欲不亡得乎都城旣陷施茶愍投纆繩斷繼以飲毒倪文貞周文忠皆自磔死所謂君亡與亡劉忠介祁忠敏時已屏退家居而南都之破劉公絕食祁公赴水則國亡與亡也此六君子者學行卓然表著天下方以其進退卜安危而乃與一代之亂亡相爲終始卒之或先或後或出或處視死如歸不渝其節嗚呼豈不偉哉祠旣成諸縉紳屬余記余何能文且舊記已具軼述邑人士慕義之誠百年廢興之迹及余心之所以感者書之以識歲月其經紀及輸金姓氏則刻之碑

陰

此記刻石刪去中一段前後都有更易後越王祠記亦易數十字恐有傳是余作者掩他人之美以爲己有不可也故存原本而識之如此西廡跋

重建越王祠記

爲山陰令金君作

廟於其土之久歷二千有餘歲民到於今不能忘非功德隆茂感人之深何以至此故越人而祠越王祀典此其最先矣按志王祠舊在府署西北二里前之興廢莫得而詳明嘉靖中郡守洪君卽光相寺故墟改作去原

瞻錄叢文集

卷六

十四

新刊本

祠西北又一里許卽今祠歲久廢不治棟宇圯壞垣墉蕩然無存某旣以諸縉紳之力修六賢祠諸縉紳則又以復王祠請於乎此地爲王生聚教訓之所廟食固宜而越人之能崇本始慕義不倦又可嘉也眾工齊事不勞不匱始於四月經夏之季工告訖功前有堂後有寢旁有兩序重門周垣油茶丹堊煥然也像設在堂臣以從王揭虔妥靈肅然也是歲恆暘若祠成之日甘雨載興穀果完實民用大和僉曰惟王之休是不可誣爰刻廟石以紀厥美而繫以詩辭曰

越之有邦維王所造越之有民王養王教王那其居父
擇子愉佃田宅宅睢睢盱王衣王食旣兆旣億至於
今茲動動植植越水非深越山非久誰能忘王廟土實
守因故作新王之邦人惠我邦人王祀萬年

蕭山義葬記

代袁上舍作

周禮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合國民族葬春秋左氏
傳曰凡葬士踰月古者葬地同處各從其親葬不踰時
國有定制後世形家之術起死生禍福動人聽聞天下
靡然向之有數世未葬者有已葬旋易其地者孤虛旺

晴齋文集

卷六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相之說熾則親戚不得同其所水火盜賊之患興則骨
肉不得歸於土世道人心日壞罔悟豈不悲夫蕭山濱
江負海故澤國也乾隆四十一年夏五月雨甚山溪之
水匯於江某鄉某塘潰決水則暴至月餘始殺淺葬之
棺隨水蕩擊白骨森森故鬼夜泣子孫微弱孰循其本
亦有不祀幽魂荒忽余家山陰僑於錢唐粵以經過盡
焉傷心思收埋旃力薄不任嗚呼悲哉人之有生得天
成氣得地成形氣散於穆形同槁壤還所固有乃爲歿
寧歿而不寧誰實致此葬求吉兆所以求福福則未至

禍乃至酷庸愚何知爲術所惑古人慮此至深且遠是有以也於是錢唐顧君敬修謀諸友人得錢若干蕭山來君啟浩捨傳家峙山地爲義山陳君世宸蔡君炯而下凡幾人共輸錢若干咸來助余六月三日余渡江會布政使涇江徐公視塘至捐俸三百金屬余總其事自白馬湖口買舟載棺至於城山寺之陰時田禾未割蕭山之人咸來會葬十百其羣不召自集經始於八月某日周月而竣計葬四千九百六十三棺棺多敗朽男女莫辨爰設左右兩壇以別時祭買善田二十畝命寺僧亮融收其歲入歲以加土寒食中元孟冬則設祭於壇以享之其始自今魂其尙無餒而是役也通計費錢若干徐公以當道主之諸君同吾志者伙助之乃得蕝事謹志其端委以見天子仁民掩骼至意方伯能體而行之而此邦之民又能各以方伯之心爲心用以告世之求富貴利達而不葬其親者知所改悔焉

更定第行記

通判家乘云宗人行第自十二世始以大承祖慶茂宏德光行之可久嗣世彌昌第名以端厚誠信謙和恭靖

廉慎明通肅雍顯敬第行雖析派分處未必人人同而
識此相承脈絡卽在久遠可一問而知卑尊也鈞按始
祖行遷四其時蓋合兄弟而第之今不可攷三世尙書
公亦稱千四何也四世提刑公行六三而長興公行萬
六兄弟異行此必有誤五世進士公行九二六世教授
公行潤一教授公有兄祐孫何行一也七世翰林公行
麒三八世太常公行珍四九世尙寶公行宗七十世鴻
臚公行應十四十一世靖江公行孟二十四皆合羣從
兄弟第之鴻臚公名應驥靖江公名孟思又以名第行
也尙書公夫人王氏行九六提刑公夫人倪氏行亞二
進士公夫人包氏行四五翰林公夫人楊氏行新三尙
寶公夫人邊氏行新四不用其夫之行何也教授公夫
人汪氏楊氏汪氏行純八楊氏行蓮五前後異行又何
也十二世下始有通族之行然遷徙者眾不能徧及十
二世經歷公行端三十九十三世晉江公行厚二十九
十四世文學公行誠百二高祖處士公行信一百七十
九曾祖贈郎中公行謙一百五十九至祖父以來世愈
遠族愈渙行不可第矣間攷唐人詩文集其稱行多不

過五十者蓋三從而止也親盡則等於路人宗異而行亦異今擬準高祖有服之義合三從兄弟而第之通族端厚等字恐多重出不用用高祖王父之字以冠諸首自處士公始處士公之高祖字子繹三從兄弟十五人今更稱繹十三曾祖贈郎中公之高祖字守之三從兄弟十六人今更稱守十二大父贈郎中公之高祖字宗清三從兄弟五人舊無行今稱清二先子永北公之高祖字靜懷三從兄弟六人舊無行今稱靜五鈞之高祖字文叔三從兄弟凡十二人鈞行文十一也以後子孫既冠娶則以此第行妻從其夫世世因之

夢遊薛琉璃圖記

東坡之言思曰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余喜誦此二語性又善忘故遇事則發廩廩然二盎蓄水之喻以休其生以葆其和終日兀兀若木石然所處之境不能長寂於是二六時中得少頃之閒愛惜過於他日自余遊新安居萬山中師友素心之外不妄交一客而余之無思遂與性成一晝寢若有所見安瀾澄凝上若壓頂從於巨包一碧四映余於此時天水以

名天穴海揭本無住處如颿斯飛如箭斯激跌坐竟渡
天水彌合有告余者曰此薛琉璃世界也醒卻記之兀
若有失自此夢輒同趣蓋余心之所習也嗟乎由今以
後余之無所用其思也亦明矣弱水三萬里以達蓬萊
投芥舟於弱水則不能以舉蓬萊可到是弱水爲虛位
天在地外水在天外而地不與焉則天水爲虛器余之
縱浪大化中聽造物者之載沈載浮而又焉用余之思
爲哉或曰上剛下險於卦得乾坎涉非所利也作事謀
始有戒心焉或曰是止水也水之止者爲澤澤下天上

說而應乎乾履虎尾而不咥人也故可涉大川或又曰
琉璃者石也其質也靜而堅亦曰玻璃玻璃者冰之千
年者之所化也增冰爲積水所成水洊至有習坎之象
焉上下皆止水麗澤於卦爲兌兌說也水之性動故止
之止不可終故跌坐以渡焉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知仁
之合也余曰之數說者皆非也然而余固不能忘於心
因以寓諸圖乾隆三十九年六月朔日記

黑甜鄉記

竹窗居士失其鄉里纍纍迷處所自斷此生溫柔鄉無

緣得入去而遊於醉鄉睡鄉之間二鄉相距密邇一剎
那頃便可到竹窗往來不倦以迄於今且十年許矣一
日以黑甜鄉屬余記黑甜鄉者睡鄉之美者也爲其鄉
中最深處凡遊睡鄉者至此多阻自東坡先生始闢居
之後乃稍稍有人焉夫飲罷無歸醉鄉難久留也空聞
頻夢不如眠去睡鄉差不惡也白璧不可爲苦節亦不
可貞黑甜之味永矣竹窗是之取也有以哉雖然放翁
有言事大如天醉亦休竹窗故溫柔鄉中人失其鄉而
寓於此觀其意不但已醉不肯休睡乃休乎余尙惑焉

竊自念生平落落寡戀二鄉皆不善遊帝鄉不可期白
雲鄉又縹緲難卽五濁世中投足何所行且歸於無何
有之鄉拉我竹窗同往也竹窗欠伸微笑曰子毋誑我
酌我以大觥曰姑飲是

瞻衮堂文集卷七

鄞縣袁 鈞秉國撰

傳

家乘列傳

傳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名者實之賓也實本也本之不存末將安附故君子知本而勗之詩曰亦祇以異別異也求自別異於庸眾也故曰烈士徇名記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言末也有道則不誣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則末也而進於本矣故曰原泉混混

瞻衮堂文集卷七

約園刊本

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吾家自居鄞以來數世爵於朝而行事或失紀若進士鏞檢閱士元太常廷玉尙寶忠徹雖所由各有其至並能守此三端者以顯名當時傳於後世其餘或仕或隱方志家牒所載猶班班也若夫采之學行忠救忠教之孝友應驩之篤於事師大純之爲循吏茂蔭之苦節自持譜旣不及倫之孝且逸其名之數君者亦庶幾不失其本者非耶茫茫七百餘年之內祇行立名者又可盡知耶余甚悲之謹采次舊聞起自始祖至於先大夫爲傳凡若干篇詩曰無念爾祖聿

修厥德後之覽者其求所自處矣乎

子誠失其字南昌人宋進士歷官工部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右司諫國子司業起居舍人太常寺少卿國子祭酒兼侍講拜刑部侍郎從高宗南渡以大宗正寺丞知臨安府僑於鄞家焉是爲鄞縣始祖

國賢失其字子誠子進士歷官龍圖閣學士知泉州兼南外宗正事

章字君軾國賢子進士授蒙城簿徵監察御史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出爲提點利州刑獄徙成都路遷太常寺

瞻泰堂文集

卷七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少卿國子祭酒至刑部尙書子四芳岡自有傳文蔚建安簿瑋德安府教授知建陽縣文蔚子景宏進士

采字君載國賢次子隆興元年進士四宰劇邑以廉明剛直稱論民繩吏皆有科條最後知樂清縣修縣志作世範三篇曰睦親曰處己曰治家刻以教樂清之民馬氏經籍攷載袁氏世範三卷樂清志十卷是也采遷信安仕至監登聞檢院祝禹圭目其行曰廉而近介公而過剛勤而苦節當時以爲實錄

芳失其字章長子知吉州太和縣遷成都路提點刑獄

與魏杞友善太和秩滿入覲杞贈以詩云壯年鼓篋上神京歎息驚人未一鳴白髮尙堪談世事青衫原不墜詩名簿書堆案三年夢風月張帆五夜程去矣飛騰九霄上莫忘瞻袞話平生瞻袞堂名也文節詩傳於人間者絕少李鄴嗣撰甫上耆舊集不載是詩柳莊公所輯家譜有之

岡字仲山章第三子性恬靜卜築城南有林塘之勝嘗一出爲宣城尉調長興不赴同里趙希洽志其墓以謂孟門樂正子之亞也

鏞字天與岡第二子咸淳七年進士除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未行以母憂居廬時宋事日蹙宗室趙孟傳以華文閣直學士兼沿海制置使經略東南鎮明州將作少監奉御謝昌元亦駐明州鏞與二人者友善激二人者戢兵勤王二人者許諾矣德祐二年三月九日元兵壓境遣游騎十八人略地至邑西資教寺趙謝握兵給鏞先刻期以精銳繼鏞往與敵遇首問行在存亡開陳大義具言四方勤王師且日至敵猶豫未決明日兵大集趙謝懼以兵獻於慈谿車廄鏞既失援挺身戰自辰

至西力屈爲所禽元將脅鏞降鏞慢罵曰豎子我宋進士也死則死耳元將怒取箕穴其中加鏞頸然箕燎鬚髮且盡復以刃刳之鏞罵不絕口遂遇害是時鏞家人方掃墓西山歸舟次鼈山聞鏞遇害赴水死死者十七人少子澤民以僕護持得免禮部尙書王先生應麟嘗爲詩以哭鏞也詩曰天柱不可折柱折勢莫撐九鼎不可覆鼎覆人莫扛袁公烈丈夫獨立東南方欲以一己力代國相頡頏適遭宋祚移恥爲不義妝奮然抱志起誓欲掃機槍拔劒突前麾手回日月光賊勢愈猖獗山摧失忠良嗚呼絕倫志不得騁才長妻孥悉從溺枯骨誰爲襄忠烈貫天地游魂爲國殤山水倍堪悲抱恨徹穹蒼穹蒼幸一息庶幾紀星霜西風白楊路哀猿號崇岡解劒挂墓柏泣下沾衣裳惜哉時不利抽毫述悲傷初有同姓求家世於鏞請通譜鏞弗許銜之其孫楠修延祐志抑鏞事不書鏞之祖若父五世皆登進士宦達楠并削之鏞死時文書譜牒歸猶子天錫孟傳以女妻天錫使湮其蹟自鏞以前家傳多闕也

澤民名潤祖以字行一字野航鏞側室之子襁褓時母

置之臥車中旁溫以火車覆焚左手五指及半鏞怒出
其母六歲舉家避兵資教寺旁祖庵鏞旣死國家人咸
赴水死僕沈蘭出澤民水中藏古冢中食以青糍黑飯
凡五日兵退乃還守閭妾臘蕊利其篋笥復置澤民大
水甕中莊人朱腳出之其後趙謝恥己之賣友也復多
方謀所以滅孤者而竟得全旣長不仕家有田一二頃
吏胥日坐門里中無賴子弟屢見侵侮乃出爲鄞縣學
訓導遷慶元路儒學教授凡二十餘年歸教授里中澤
民性簡易善爲詩歌尤工草書年八十二而終著有野

航集

士元一名寧老字彥章澤民子也澤民疽發背士元吮
之尋愈嗜學至廢寢食時方少也父母憐而禁止之則
端坐默識長益沈博東南學者翕然從之游郡守禮致
郡庠爲五經師六載以御史薦授本縣學教諭調西湖
書院山長改鄞山書院教道大行至正間以翰林國史
院檢閱徵不就士元砥礪名節退隱城西種菊數百本
自號菊村學者稱菊村先生初澤民旣違家難降繼於
再從兄衍士元謂弟無後兄之禮言之官奉澤民歸宗

而已爲衍後衍入元隱居弗仕衍之父曰景安寶祐中進士景安父提刑公芳也士元嘗著四書五經疑義若干卷所爲詩有鄞庠東湖月湖書林諸集皆散失孫忠徹哀其遺亡書林外集凡七卷

珙字廷玉以字行士元長子也至正間嘗游東海補怛洛伽山僧別古崖見而異之以相人術授焉廷玉盡其術自言予以色法別人吉凶屢矣然卽是得知其心善惡爲反覆究端委竦以危言俾轉禍爲福因之格心改行者甚多廷玉事親孝臨財廉親有疾亟顙天願減己

贈表堂文集

卷七

六十四卷書

約園刊本

算疾果差性豪曠家徒四壁立晏如也有求相者輒曰某也忠某也詐直決隱微不諱用是人多畏惡之里中有以役當徙而委之金百鎰者不相聞十餘年及其歸也還金封識宛然也友人以事逮於歿者莫能贖廷玉收厝歸其母洪武中倦遊葺故居樹前後以柳曰柳莊鄉之人稱柳莊先生將終焉成祖在藩邸聞其名以書幣聘三聘而後行至燕成祖賓禮甚寵無何歸成祖卽位起廷玉於家官太常寺丞賜居第京師及冠服鞍馬文綺寶鈔帝將建東宮而意有所屬久不決廷玉相仁

宗曰天子也相宣宗曰萬歲天子儲位乃定未幾以守
先人墳墓乞老遂不起年七十有六卒於家贈中順大
夫太常寺少卿賜祭葬廷玉知命之終屬纊時怡然如
平常著有柳莊詩集

珪字廷圭廷玉之弟士元第二子也五歲讀書卽成誦
七歲補學官弟子十八以文學舉署蕭山縣學教諭元
季板蕩路梗不得至官改署寧海仍前職以父憂歸免
喪郡邑交薦不赴洪武中禮聘至京試治道安民論稱
旨令認府正及縣正皆辭授茂名簿鄰邑搖賊燒劫紛

應表堂文集

卷七

七十四明總書

約園刊本

壁寨統戎命珪同邊將剿捕珪慮殃及平民白統戎全
活者甚眾坐違式事奪職戍大寧以詩文自娛燕府知
其名召爲府紀善永樂改元遷禮科給事中有敢言聲
後出判岢嵐州改浙江布政司照磨仍判和州秩滿乞
老終於家爲人慈祥至孝自號清白生有清白生集子
忠旼以父任爲中書舍人

忠旻字公安廷玉長子洪武初籍方氏餘軍有怨廷玉
者誣爲故軍是時廷玉送弟珪之廣東有司以忠旻行
逼使指供廷玉且轉相逮捕忠旻曰我父故非軍也今

爲怨家所誣復何言雖然父老矣我應代從戎者十餘年所得鈔及糧米積以供親忠救初娶而寡終身不再娶爲人持重寡言笑曹伍皆嚴憚之後運糧至遼海舟覆而死弟忠教徒步齋糧至海上求之哭極哀哀感路人忠教字耕讀諸生父嘗以事就逮卽伏闕自陳願以身代其孝友亦天性也忠教有同兄弟行名倫者字子明亦至孝嘗爲母吮癰母歿爲堂以祀出入必告而譜逸其名見宋元億思存堂記云是德祐忠臣鏞四世孫忠徹字公達一字靜思廷玉第四子生時夢有人持印

來受之覺而忠徹生有文在舌曰忠廷玉曰是見他日當貴幼警悟讀書過目輒記廷玉游四方忠徹力耕以養母暇則涉獵書史旣長究相人術盡其理父不能難也嘗兩至燕邸成祖器之及卽位授鴻臚寺序班入謝時以修主德興文教節財用慎刑罰禮大臣明黜陟進說並見嘉內遷尙寶司丞尋改中書舍人帝嘗謂忠徹曰東宮不聞教子對曰臣聞古者不親教子宜選文學老成之士輔導之責其成效遂命儀智陳山等侍宣宗講讀異時帝以皇太子監國多更舊制揭榜午門凡東

宮所處分事悉不行太子憂懼得疾忠徹奏收午門榜
以召和從之秩滿復遷尙賓司丞未幾遷少卿句容女
子焦某者自稱眞武前奉印女膝上有記若印狀帝崇
信之居焦靈濟宮服其符藥多暴怒痰壅氣逆至失音
中外莫敢諫忠徹奏此竇靈濟宮符藥所致此女貌清
眼溼左右顧語音雄亮非正人帝怒忠徹固泣諫帝曰
袁忠徹道我死便哭內侍馬靈住劉才與都哭引得合
宮人哭命曳馬劉杖之忠徹曰上卽用藥當問太醫舍
正崇邪非臣所知也帝震怒叱忠徹出二十二年帝北

瞻泰雲文集

卷七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征忠徹諫不聽至沙河腹痛殆忠徹奏宜速屏符藥且
此去必不利宜班師弗許遣還北京逾月而有榆木川
之變忠徹遇事敢言嘗五從北征多所建白正統四年
以病乞歸家居二十年卒年八十三所著有自撰年譜
鳳池吟橐符臺外橐拙休吟古今識鑿人象大成相書
機要等書凡若干卷

忠敎字蘭莊廷玉第五子自幼讀書日數千言受知文
廟兩徵至京師時仁宗在東宮欲官之固辭最後文廟
驛召以母老不赴忠敎旣家居讀書奉母亦善相人中

外達官道經四明者無不結謁顧澹泊退遜入城市未嘗具謁從以父兄官京師代總家政善治生遂買田宅爲富人薄於自奉而喜施與早卒葬之日遠近會葬者數千人云

彭字有常一字葵軒建陽令瑄五世孫也永樂九年舉人釋褐授絳州同知遷光祿寺監事出知南昌奉新有惠政商文恪輅嘗稱之

應驛字稼軒廷玉孫也淳謹好義嘗從張文彬學晨昏定省必盡禮文彬貧親喪不能葬應驛裹糧躬率一僕執畚鍤舉土石爲治冢墳黃僉事潤玉以謂較之孔門修墓尤卓然可尙矣

瞻衮書集卷七

十四明藏書

新刻本

應驛字毅臣一字竹雪給事中珪孫中書舍人忠旼子郡諸生也五歲時珪嘗以事繫獄卽悲泣不食仁宗監國道和州召珪語及應驛而異之賜以制書珍果居常喜急人之困其遊姑蘇遇故人胡生貧甚罄囊中所有得白金百兩文綺四端與之後以子孟悌貴贈承德郎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

應驥字仲舉一字慎齋忠徹第二子府學生性孝友篤

學工書忠徹書出入顏趙而師法王右軍應驥能不失其家法以郡守薦授鴻臚寺序班弟應駘字季良由貢生授豐城簿應駘子孟惠字子善貢生皆以善畫稱又有孟懋者字梅莊應駒子能寫梅見葺齋集

孟怡字本和一字澹菴忠教之孫孝友能幹父盡厚於宗黨或質土田以周之妻亡有幼子方謀繼室讀履霜操有感遂不復娶鄰里有爭者一言足以解紛晚說老氏書深自抑損年七十四卒兄孟懋字本誠由貢生官貴池教諭

孟梯字本仁一字葺齋應驃子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官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性亢直不能取容當世故乞歸最早爲詩與同里李堂齊名

孟恮字汝敬一字靜隱忠毅之孫幼失父與兄孟愷字汝恭事母以孝聞居鄉恂恂橫逆之來未嘗校也

孟思字子繹一字桂莊應驥子以諸生貢太學出爲靖江縣丞有善政士民德之兩考最嘗督征海寇海濱居民之被脅從者孟思多方活之後同官率以功多受賞賞不及孟思孟思曰吾求無歉於心足矣殺民以邀賞

吾不爲也致政歸日與賓客彈棋飲酒課諸孫而已年七十一卒子大經字守之一字愚齋由國學生官福建鎮東衛經歷大綸大純自有傳大經子承源字宗清一字新塘國學生官泉州府晉江縣丞

文顯字德章一字闡然長興尉岡八世孫正德九年進士拜行人司行人十一年詔分封荆藩子孫文顯當行自始見至成會儀文辭令不失府中交稱之文顯幼而穎異長益奇偉有大略工文章既奉使還詩文日盛會吏部有褒擢之舉未上而卒士林惜焉

瞻望堂文集

卷七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禮字復之一字敬齋徵士忠敎曾孫孟恮之子也以諸生貢太學卒業授開封考城縣知縣考城濱河往嘗被河害其田之下者多不得耕則并賦役於高田已而河徙水退被害之田且爲沃壤豪右多兼并隱其稅大禮白監司條上其弊得請而均之民爲立祠秩滿當調民遮道留三日不得行改知荊州宜都屢著異政葺學舍廣置弟子員士益嚮學當道咸重之後致政歸

大紀字肅之孟悌子諸生爲人剛正好義外家金氏舉室病疫且死人莫敢往視大紀爲親治湯藥死則經紀

其喪族有喪例分疏布大紀曰族人各服其服固當且多貧者舍殮尙不給柩何薄死者以成服乎此後遂不復分矣

大綸字理之由嚴貢生授亳州訓導改泰和歷歸善教諭寧州學正瑞州府學教授大綸貌不踰中人常默默口不多道辭然其內行甚修無赫赫名然所設施坦坦如平地人可踐而行也嘗自署曰心田而喜稱說論語尊五美屏四惡之文仿意造說用自繩削五美一曰貴二曰易三曰大四曰惠五曰久四惡一曰虛二曰害三

贍叅堂文集

卷七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荒四曰棄其說曰業本天授匪由人得不亦貴乎不因天時不假人力不亦易乎萬物皆備兩儀混成不亦大乎體之自己及物無匱不亦惠乎貽厥孫謀火傳弗失不亦久乎夫弗耕而穫謂之虛多欲與助謂之害蕪穢不治謂之荒舍己芸人謂之棄二子承敦河間府瀛海驛丞承覺福州府知事

大純字一之一字無偽嘉靖初由監生任崇安丞遷商城知縣聞書稱其和易三子承顏安化縣典史承頤襄陽衛經歷承順稠嶺巡檢

大谷字應之一字賓陽應驃孫孟梯從子也喜學易一時知名士折節爲弟子者甚眾且老以諸生貢太學以疾辭大谷天性純厚尤竭力於宗黨嘗倡舉遠祖墓祭及歲朝詣宗祠行會拜禮至今遵行之萬曆中詔應貢生德學俱優而以年限者予儒官冠服有司以大谷應年八十四卒

祖義字質甫一字迴泉大紀之孫父承禋諸生丰格巖峻後進憚之稱爲東橋先生祖義承其訓少以操行自厲嘉靖三十七年舉於鄉五試禮部不第謁選得南昌

贛表文集卷七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通判改蘭州判遷南康縣知縣被議去居官剛正不取一文家居屢空故人之宦於鄞者欲爲之地不可常舉顏氏家訓言士大夫晚歲名節事訓子孫其卒也無以爲殮屠儀部隆爲賦廉吏詩所著有迴泉集從兄祖榮字德甫一字鶴峯先祖義六年鄉舉明年成進士除廣東南海知縣未行卒

顯祖字伯庸一字心字奉新令彰五世孫少受易於王端簡佐爲諸生有聲浙中學者多從之遊黃狀元越姚運使繼崇陳進士乾陽錢訓導益忠皆其門人也

慶裕字資國初名慶譽字章卿教授大綸曾孫聯承
敦孫博學有詩名授經里中萬孝廉泰其高第弟子也
年七十七卒著有溘然草泉石居集子茂稷國變後棄
諸生有苦節從兄子茂忠嘗以京營守備管城西鄉練
事去杜門以終

慶遂字宜卿一字鹿城諸生經歷大經曾孫持重沈毅
重然諾勇於爲義里有湖心寺宋南渡時吾宗所建
後爲先進士鋪香火院置腴田以資饗祀鬱然居西湖
之勝嘉靖間張尙書據爲己宅削舊志滅蹟且百年慶
遂訴之有司得直斷給地價以復宗祠請地卽與地請
助卽與助請祭卽與春秋兩祭至今祀事不墜慶遂之
力也

茂蘭字季佩一字郁汀祖義孫父曰慶桂屠太守本峻
賦玉字清香詩以美之者也早卒茂蘭初工舉于業連
試不售棄去喜任事人德之怨之弗顧也浪跡江湖間
所如不偶骯髒抑塞以終其身晚歲隸鴻臚司賓署爲
序班嘗取祖義家乘藁本續纂成帙於文獻頗詳

茂芳字季英一字培軒縣學生崇禎九年以賢良徵授

貴州新貴知縣遷成都威茂同知子勳保縣知縣相傳父子皆留蜀不歸世亂未聞其審

曾大父諱茂啟字季裕晉江丞承源曾孫也初習儒已而爲賈善釀酒能因煥寒酌酒材多寡與縮酒遲速之度酒輒好人多食其酒每得贏利然取足衣食而已餘以周人一日取酒責至姚江止宿某家方假寐有二鬼至前相謂曰善人也多壽當謹辟之明日以詢鄰人則是家嘗病疫斃一人歸而益自喜樂善不倦年九十有三吾家自太常尙寶受主知賞賜以千萬計悉散之宗

族鄉黨嘗贖子女以還其主助昏嫁以長其子孫蠲租已責施構造津梁不可勝算而公以治酒積數十年致千金亦慨然爲之於是袁氏世有長者聲稱里中人喁喁願樂其昌大長世矣又聞公之葬其親也既得地於遠祖墓旁葬有日族人某以葬其父公不與校別營地以葬其後某竟絕而公之子孫讀書仕宦有名於時公卒後二十八年以孫貴贈朝議大夫

大父諱鰲字士占一字滄崖諸生吾本支自晉江丞以上或顯仕或仕而公曾祖祖瑤祖慶運父茂啟當明之

季三世皆以隱德稱公念式微久思自振拔益刻苦讀
書家有老屋在郭外野田四接未曉田夫作識其鐙影
往往就求火相與勞苦日以爲常尤勤於易嘗手定漢
宋諸儒之說鉤稽辨析得其指要與子弟講說不待開
卷終始條理井井也爲文章刻深亦用是數困東西走
爲人授書久之以親老歸不復出事父母孝居喪哀毀
遇兄弟有恩叔父某性嚴急特鍾愛公曰是善事我叔
父歿事叔母如母性沈默少時嘗飲於人醉語甚歡雜
以諧笑立警省深自愧咎遂屏杯杓終身不復御不喜

說人過失與人接意思寬然曰不報無道吾其庶幾乎
年八十一卒贈朝議大夫前翰林王公太岳爲狀其行
事焉

德峻字肩少長與尉岡十四世孫父宏綱以孝稱德峻
中康熙五十九年舉人善屬文工小楷書得文衡山遺
法初爲制舉業與同里蔣翰林拭之齊名其所爲詩歌
雜文極富多散脫試禮部時嘗撰郊祀耕籍臨雍三賦
名聞京師鄭侍讀江謂其極似少陵也

先子諱德達字性三一字信吾自號近齋登乾隆七年

進士試刑部尙書張照材之子提牢時副都御史仲永
檀以言試下獄病篤公據例請尙書以永檀病狀上聞
俾出獄視疾永檀故公座主尙書用以爲誚公曰此刑
部例也以例請是提牢職非私仲仲故當死死亦可於
獄獨刑部不可違例死仲於獄死仲於獄由提牢提牢
壞刑部法刑部撓天子法某何人將恐有任其咎者尙
書不應亂以他語同列皆引公衣令退公端立不動爭益
力尙書大發怒去而永檀竟死於獄是時公直聲聞京
師公方質有氣當義則奮劬躬瘞物一於誠仁旣爲刑

官治律例如治經搜嫌疑互離龐會紛雖叢劇促數橫
豎鈎貫吏不能欺以輕重用是奏獄同官必推公主稿
故事主稿者必議稿堂上與堂上官相可否謂之說堂
鬪捷市聲賢能者所爭也公則主稿而委說堂於同官
之爭爲賢能者或咎之柰何不自爲計公曰死獄至刑
部十不一生我欲生之而專其功爭者必求殺之是彼
之決於殺吾成之也今歸彼以功彼樂以生人爲功且
助我吾之自爲計不亦善乎守是道不變人眾愛之無
論識與不識相語咸稱夫子他有疑獄持不相下得片

言立解多所滯白公爲直隸司直隸總督以定州趙如勳獄上先是如勳父和被其同姓宋簡二人拳而殪簡論抵絞十五年矣至是如勳殺宋詣有司自言報父仇言趙宋實與趙簡毆殺其父而屬趙簡獨承竟詭免是時如勳年十四弱從兄趙欽錫不平指控趙宋而以誣告人論徒及長母屢屢言趙宋切齒如勳痛入骨母老弟幼自禁耐今母已葬弟能食力矣乃決敢歸死有司當如勳斬公駁之曰該督慮是獄情未得尙疑遷質擬非詳刑弼教之本義也此案題結久已十五年案內審

明無干之人而該犯畜謀狙殺口稱報仇其趙宋同毆致死之語僅屬該犯一偏之辭出自其已葬之母之口無別證左承審各官曾不察覈該總督亦遂依違奏當意謂乃按本律擬斬輕重適等奚俟深比不知殺人造意罪在不宥而爲父報仇情則可原以不宥之罪傳可原之情使將來秋審倖邀矜恤暴而逸誅何以懲後且聽其飾詞未睹其眞或凶狡奸民而與天性激昂奮不顧身之子混糶影冒此間誠僞若不明白所關匪細若該犯供辭屬誠則舊案何妨改正該犯律有本科應從

寬典其或舊案並不差謬該犯亦實無他端祇因母言
痛傷父命銜恨枉金一十五年至母亡弟長內顧失戀抽金
撻仇束身歸法此其處心良可哀憫亦不應與尋常謀
殺一例問擬刑本教理其貫同條豈宜遷就轉致乖疏
此案應令該督再行研究確鑿具題到日再議奉旨部
駁甚是依議獄再上報仇明白如勦得減成天下稱如
勦孝子而多公治獄之平孝子得不死也上官倚重之
歲秋審率屬總其事在刑部首尾十年累官至郎中十
五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稱得士以父憂去職服闋補
原官十九年出爲永北府知府永北雲南金沙江外萬
山中無屬縣民獠錯處貧瘠頑悍禮教衰廢其俗無子
子壻不立宗法奴婢之異主者相匹偶各役於主如初
不共居室夜則就婦宿生子從父生女從母役屬亦如
之乖離憤怨毒聲流聞公至則禮諭法禁俗立丕變羞
前之爲疏渠墾荒省耕贍農興學勸士口吮手摩如母
母子削衣貶食絲粟不染居二年郡無遺便大吏某徵
金無以應怒使人假他端來陰刺其事毫毛無所得歸
白治狀大吏慚服行薦之會公丁繼母憂諭其貧貧之

以歸服闋授廣西慶遠府知府未行卒於京師年四十
有九無以爲殮同年生之官京師者相與經紀而歸其
喪焉初公爲諸生授經某氏家塾僮婢夜奔就力拒之
婢沮而慙則好謂曰若幸自檢我終不告人晚年始與
吾母言之公學有體用顧位與年不稱其施其卒也四
方知交皆爲流涕贊善鄭先生虎文爲立傳

袁鈞曰袁氏之先世以服忠孝顯聞漢以來舊史多見
之矣遷鄞五世進士遂死國難不絕若綫復蕃衍世世
相承效於君父之際者何彬彬也嗚呼其所從來遠矣

赫赫宗正蹇蹇從王渡江胥字爰來爰荒肫肫其仁斤
斤其明以穀後昆後昆有慶

其慶維何龍圖峩峩龍圖有子可寇是儀展也仲山善
道葆和迺生忠臣民嘯且歌

天將壞之公欲支之焚如死如壯我義師一門授命蹈
險自夷巍巍西山振古如斯

於維野航據德依仁有子而孝百度用貞子在川上尹
耕有莘先君之思保明其身

猗與太常門巷滿車照朗人海道逝天初尙寶繼武其

德不渝瞻彼柳莊高風穆如

濟濟象賢世履克崇人多全節家有古風邦之杞梓曰
余固窮匪疚匪棘高朗令終

大易窮過我祖是資薰風南來點瑟聲希韜光能明飭
行罔遺十室忠信爲鄉人師

維先君子明刑罔愆南土是式淑慎其民質直好義木
訥近仁不究厥施其心塞淵

袁鈞曰宗正子誠生學士國賢國賢生尙書章章生縣
尉岡岡生進士鏞鏞生教授澤民澤民生翰林士元士

晴菴文集

卷七

三十四明續書

附錄刊本

元生太常瑛瑛生尙寶忠徹忠徹生鴻臚應驥應驥生
縣丞孟思孟思生經歷大經大經生縣丞承源承源生
諸生祖瑤祖瑤生文叔公慶運文叔公生季裕公茂啟
季裕公生滄崖公鰲滄崖公生先大夫自宗正遷鄞至
先大夫凡一十八世具載於篇

家乘列女傳

昔劉向氏著列女傳於古賢女一言一行之善綜述以
垂內訓女德之美由來尙矣范史有言哲婦隆家人之
道貞女亮明白之節夫其同類並稱豈專一操也後人

不審偏崇節烈或安常處順輒以庸行少之無乃女子之行必以不幸得傳耶余甚惑焉唐史曰於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止矣吾家五六百年以來豈少其人而紀載寥寥何耶今采獲其可知者凡若干人爲傳云爾

王氏尙書公章之妻累封汝南郡夫人二女長曰善定次失名性至孝皆不願適人施奩田三百四十畝於湖心寺寺所稱七居士八居者是也以老壽卒於家

進士公鏞妾者不知何氏女公之死國家人方上冢回

續家室集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舟次鼈山閩變妾與公之三子二婦三孫兄子衡之婦胡氏及其子婦并二孫姑之子下及二僕一婢凡十七人悉赴水死今鼈山有解袂匯橋以此得名也

楊氏翰林公士元之妻有賢行凡公之居貧任職養老字幼得之內助爲多

馮氏名守貞德璋妻慈溪人也年二十八而寡子玉相生甫九月德璋垂死謂守貞曰吾家中衰總功之親皆無可依舅姑幼子累汝矣守貞泣受命居喪柴立營葬地穿窬其側示必同穴家薄田才數畝盡粥奩具猶

不給蠶桑紡紉以爲生仰事俯育咸得其道教玉相尤
嚴有過輒泣數之曰若忍負先人地下耶故玉相爲善
士年逾五十鄉之大夫士咸爲詩文美之又若干年而
卒

倪氏名正真桃源鄉人倪道延女太常公瑛之妻也事
舅姑以孝稱舅姑亡遺孤男女四人教育之如子長悉
爲嫁娶所居竹椽屋半間有捐田廬以處公者倪氏曰
吾居雖庳受之先人奈何去之卒不受公嘗客遊或遇
或不遇倪氏治家井井雖甚貧宗親至者未嘗廢禮訓

瞻泰堂文集

卷七

五

四庫全書
約園刊本

諸子耕讀有方卒起其家公宦遠時倪氏年五十有八
矣又八年公卒內政尤肅數舉微時事訓子婦永樂二
十二年朝廷以太常舊恩又以第國子忠徹在近侍久
特賜誥封太恭人命忠徹馳驛歸省明年卒年八十一
廬陵楊士奇誌其墓稱爲令妻壽母也

邱氏字妙秀饒州餘干人金谿教諭邱汝恭女忠敗妻
也忠敗父給事中廷圭先爲茂名簿與汝恭同以罪遣
戍大寧因爲昏姻年十四來歸善繼姑胡氏流離轉
徙於戍所極人生之困無怨言也永樂七年忠敗從父

入北京墜馬卒妙秀聞耗勵絕已乃瞿然曰吾自分不復生念夫死未葬女幼子未及週舅姑老矣誰與任其責者則強起治食事凡百節三十九年而卒

杜氏名貞素象山教諭杜原亮女也年二十七歸忠教十年而寡又十有四年而卒性婉順通知孝經論語忠教補府庠諸生每晨往暮返貞素候伺惟謹忠教讀書至夜分貞素紡績佐之尙寶公曰孺人事父母孝移所以事父母者事其舅姑又推所以事舅姑者以順其夫以相成厥家不貳厥志亦可謂之賢有德矣

邊氏名素貞慈谿邊本城女尙寶公忠徵妻也公族屬眾家法嚴整邊氏事上接下得其宜公宦遊北南邊氏留事舅姑舅姑卒公被命奪情邊氏經紀喪葬至羅廩祿斥賣奩具無不盡而兄公忠敏烈呂氏謀欲異居生歎相陵凡薪粒之取於公家者故絕之親黨爲不平邊氏未嘗校也旣析居則營新宅於舊居之東三年始成宅成芝生堂之兩楹大夫士咸爲歌詩黃僉事潤玉南山集有瑞芝詩序是也性恭順事公踰五十年無愆容慍色公嘗譏客於堂有素飲而詐爲不能者公惡其不

直斥之在座貴人并卻之既罷席邊氏從容言曰此盛
席在禮容客或不然亦爲主者反其敬耳其寬厚之言
舉似此好施與佐公行善事甚多語詳傳志宣德初封
宜人年七十三卒

王氏按察使經歷某之女禮部孟悌妻也事繼姑以孝
稱叔孟慎疾醫者謂得首生兒胎衣可治王氏方生兒
輒令取胎衣去兒嘔乳甚危王氏安之聞者以爲難後
封安人

錢氏名淑順布政使與女按察使副使瓚女兄靖江公

順安堂文集

卷七

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孟思妻也少爲父母所愛相攸以歸公姑葉孺人寢疾
錢氏跪進湯藥數月不倦其事公也結褵至白首未嘗
有違畜庶出子如己子一以公之心爲心子亦不知母
之非生母也公自靖江歸常患風痺時錢氏亦老矣家
非不給使令而扶持必親後公十年卒年八十有三

汪氏宜都知縣大禮妻僉都御史汪玉姑也故富家女
旣來歸則悉屏嫁時服飾更著布衣主辦中饋一切家
事綜理有方而大禮得一意於學以成其名性嚴恪習
勤祭祀之筵賓客之饌必躬親子婦治事有失則召至

庭下切責之改而後已雖燕見必肅容用是子婦罔敢有專越者垂老尙率諸女孫紡績年九十卒病革時處分身後事甚悉皆中條理云

孫氏名福清文學承禮妻通知內則小學諸篇年十七來歸既有身謂承禮曰古有胎教其動靜食息必正吾聞其說矣夜令警誦詩不識所誦何詩承禮曰亦聖人之書耳曰古人令警誦吾親誦不尤愈耶事承禮以順具食授衣必兩手致敬遇舅姑忌日祀事必肅兄公某將內婢爲繼室有期矣福清言曰以妾爲妻猶且不可

隱齋文集

卷七

手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况婢乎事遂中止其持正若此三子長祖義由舉人爲縣令

胡氏文學顯祖妻少顯祖二十歲持重而長於才足不踰閫然內外斬斬皆有法度姑老罕當意胡氏時其喜怒揣其指而迎之未嘗不曲中姑安之往往爲加餐年三十二而寡又十六年而卒瑞安訓導錢益忠爲立傳益忠忠介肅樂之父有學行文雖不工其言足徵也

倪氏文學慶裕妻事舅姑孝食貧不厭往嘗見其墓志今遺失不存矣

李氏名大純字貞君文學雍簡妻能詩著有紅餘集鄞志稱其真醇蘊藉爲女士之正宗者也

陶氏茂祿妻慈谿人也年二十四而寡子宏度才六齡遺腹產宏綱兄某欲奪其志陶氏指二子號泣呼天曰吾所以不卽死者姑老子幼袁氏文章忠孝不絕若纔繫此兩兒我命不辰已知之矣兄乃相逼迫耶是誠不如死輒引縊將自經兄懼而退陶氏躬紡績奉姑撫二子時時泣久之兩目盲宏綱旣稍長痛母每晨夕顙天垂二十餘年某年七月朔陶氏目乃復明里中人異之

陳襄堂文集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競傳誦凡苦節六十三年而卒督學王琰以節孝旌門事詳鄞志

彭氏名玉英序班茂蘭妻靈山令彭繼美第三女也初繼美貧無子連舉女惡之玉英之生繼美挈瓶水將往溺及第似有人受瓶者授而虛擲墮地以爲有神護不果溺九歲喪母哭甚哀日進香茗若成人事繼母如母用是父母亦愛憐之年十七歸茂蘭茂蘭故變人常遠客又往往無所遇玉英一手措拄斥賣簪珥且盡事太姑姑兩世能孝養年五十五卒無子茂蘭鬱鬱若狂夫

已乃述其生平之困有非人所堪處者而能以義命自安其言縷縷甚詳讀者悲之

章氏名順贈郎中公茂啟之妻有厚德佐公以勤儉起家中年後喜浮屠說不如董腥拆衣製履得錢以與貧者年八十二卒以孫貴贈恭人

傅氏文學宏學繼妻以節孝旌後以子德高貴贈八品孺人

黃氏知沈陽縣燧孫女貢生道成女贈郎中公祭之繼室也動必以禮未嘗苟言笑兄弟來相對若賓客也事

舅姑至孝舅姑寢必伺立門外俟甚安乃退典衣服營甘旨必備祭必虔治塾師饌具必豐潔其自飯盞脫粟也敦族睦鄰人無間言下至臧獲待之皆有恩年四十六卒至今宗婦中譚次偶及尙有唏噓感涕者孫鈞曰先子近齋府君太恭人長子也鈞七八歲時遇太恭人忌日前一日見先子作祭文舉筆卽哽咽不能書蓋屢輟而後成文祭則慟如初喪常稱述太恭人之行至今尙及記之太恭人子多不育比產先子以齒自斷其臍愛護未嘗去膝上旣入塾讀書督課之又甚嚴太恭人

卒時先子才十四歲貧不具禮故抱終身之隱戚也於乎以太恭人之賢而困其躬促其年豈天道耶卒啟其嗣以荷天寵豈非天道耶

任氏字宏泰未婚宏泰卒父母欲嫁之以死誓執服三年設奠祭其夫三日而歿年二十二母家歸其喪與宏泰合葬馬園府志有傳

徐氏揚州人嘉定令宏益妾也宏益在嘉定時內之生子德綸已而宏益罷官卒於家徐氏與子留揚州刺繡囊自給久得贏利而德綸早卒乃遣人至鄞問訊時宏

瞻衮堂文集 卷七

三十四明 鼓書 約園刊本

益諸孫皆窮困矣招之至資之凡守節五十餘年卒於揚州諸孫以喪歸耐宏益墓上其事大吏請旌如例袁鈞曰徐氏有造於諸孫諸孫德之稱爲繼祖妣矣徐氏之歸宏益蓋宏益繼妻王氏尚在而宏益卒徐氏誠賢然名不可假也

瞻衮堂文集卷七

贈袁堂文集卷八

鄞縣袁 鈞秉國撰

傳

豐城袁氏家傳

南昌豐城袁氏相傳與宗正公同祖自宗正公顯於東州豐城之袁亦保世滋大讀書仕宦至於今不衰乾隆四十一年余如豐城求所謂老袁坊老袁坊者始居豐城德之故里也袁氏聚族處者蓋二千有餘家余爲留信宿其長老敦樸而愿子弟循循能禮讓力農務本富甚雍雍也蓋先世遺澤長矣余頗覽譜牒采次之著於篇授字伯時德七世孫寬厚不與物忤負責者未嘗必償壞地爲人所侵則讓與之嘉熙四年凶授職鄉轄先輸己廩以勸里中藏粟多者咸樂趨事民以不饑

漸字伯賢一字魯齋授族弟兩舉進士至清海軍判官嘗權知德慶府宋季兵起鄉里賴其保聚

灝頤字養正漸子咸淳元年進士爲韶府參軍景炎二年元兵掠地至韶韶帥出降脅灝頤俱不可城陷與子用誠死之

一龍字翔夫漸從子任江西廣濟庫大使寶祐中避兵
藍溪家焉號藍溪居士熊朋來志其墓曰咸淳中居士
諸父漸以通籍攝守晉康羣從灑頤第進士爲府參軍
宦遊千里外居士於此時野服蕭然扁舟釣遊藍溪間
金革之餘又十有六年得全其家孫曾滿前以壽考終
元珪授孫有授風謹厚儉勤以裕其家宋末奉檄編戶
時元兵所至躡籍零韶當旰撫要津舟車鉦鼓不絕元
珪毀家紓難鄉里以全至元中過軍舟行至零韶被盜
省院求盜不得則責之居民舉兵臨零韶元珪厚賂主
帥且告之曰長江夜掠平陸之民何辜主帥旣語塞又
喜得賂乃解去好山水籃輿竹杖與田夫野老相爾女
話桑麻蠶蠶人有售其祖墓壞者如所售與直俾守之
通形家言然未嘗用其術子中孫字立翁沈厚博雅習
故家文獻精岐黃術曰是可濟人

仁壽字壽翁德十世孫少不羈無鄉曲之譽後從揭貞
文學折節爲謹飭遷居會城振其先業家益饒月給廩
餼周三黨鄉鄰窮乏貸之粟歲有常期及期檢不能還
者折券振荒瘞殮惟力之視會輸粟補官之令下仁壽

以數多當補不就平章政事忽刺歹雅重仁壽將薦於
朝復力辭所居西植疊葉梅一本剖竹爲架分敷之高
廣可二丈餘花時與客飲酒其下或獨對終日人稱梅
邊先生善鼓琴蓄唐琴二曰壺冰松風書史圖畫所藏
皆至精

儁字孟敏一字耕野一龍曾孫遊太學舉茂才五轉知
青陽縣端恪精毅知人情里俗與所疾苦民有關爭召
之至不數言折之庭無留獄也暇日作宓犧神農黃帝
祠令民知本始朔望深衣角巾謁孔子廟退坐講席橫

瞻雲堂文集

卷八

三

四期叢書

約園刊本

經析義進民觀聽令知立身行己大端上下一德政以
大和紅軍起穎掠江淮以南儁委家野處令民自爲保
伍時往來督視收其豪傑賊至率豪傑出戰賊不得逞
事平耆老請余忠宣廷心爲文銘其功後防禦池州死
國難民祠之

鐸字孟振元珪五世孫洪武初應求賢選知襄陽縣有
善政民爲立祠

純字文淵一字孟鈍鐸從弟前後輸粟三千餘石助振
事聞賜冠服初習舉子業旣棄去爲古文詞又自焚其

彙肆力經傳子史旁及醫藥卜筮陰陽之書於經喜易於諸子喜南華晚歲葺小齋於居之東榜曰愚齋嘯歌以老子瀚字習宗亦好義待以舉火者數百家云

賈字時裕鈍孫能爲尙書嘗至豫章避雨城隅得遺金訪其人還之子光儒龍川知縣

城字邦衛一字韶江鐸五世孫正德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十年至郎中治獄明允出知台州衢州百廢具舉課最當遷遂乞歸歸十年卒

坡字邦彝城從弟諸生與鄒東廓王心齋講學雲山中

瞻泰堂文集

卷八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遠近從者至眾有雩韶先生集其門弟子所錄也初坡母死廬於墓毀甚坡族弟均治族孫景祉皆嘗割股肉療母病者

伯睿字宗聖城子嘉靖二十八年舉人至魯府左長史先爲仁化知縣入仁化名宦祠

國選字子用中孫十世孫孝友信義喜讀有用之書以子貴封河南左布政使賓鄉飲者三夫婦偕老年九十五卒卒時子六人孫十五人曾孫三十五人玄孫八人刑部侍郎朱廷聲譜新建伯王華序之其略云古者有

定姓無定氏姓者正宗之始氏者別祖之後也進賢朱氏以袁爲姓袁嘗後於朱遂以朱氏行於世民版行籍皆從朱乃因所後者而氏之至家藏世譜則所謂袁姓者班班固在也不忘所宗又不絕於所後人倫之道其深厚矣乎袁鈞曰豐城袁常與進賢朱雲相謂爲甥雲無子常子梓後焉梓四傳禮部尙書夢炎請於明祖求復姓忤旨遂陷剝膚之刑又四傳曰廷聲其子孫世世入袁氏譜牒也廟曰袁朱家廟

朱宜中字幼行一字默齋朱梓之子而袁常之孫也世

瞻袁堂文集

卷八

五

四朝叢書
約園刊本

亂譟孫吳兵法習騎射善禦德祐末元兵入宋都則白父治兵備俄有百餘騎至掠民男女牛馬財物雜騎繞山馳用助聲勢梓曰此亂兵也與宜中率眾出拒矢下如雨宜中左右翼蔽梓矢中左肩拔矢力戰盡奪所掠還之民宋亡杜門養親肆力經史百家慕諸葛孔明之爲人每讀文中子書至孔明不死禮樂可興稱爲至言

朱志同字與可宜中兄子也父粹中漕貢進士有材略能聚兵立堡衛其鄉者志同天資亮直喜赴人難天曆二年饑部使者行縣聞志同名延訪勸分之策志同曰

進賢雖小藏粟家何啻數百計其飽妻孥外輸官分給
餓夫使者一警歎間所活數十萬不難也然必布之以
至公示之以至仁民乃樂於從化願力行之行之當自
志同始使者從之蓋三百里間無餒者舉茂才不就築
室白湖之陰課其子渙渙字尙質能古文詞虞集甚器
之早卒復課孫夢炎元季兵起夢炎奉志同避地南昌
蜀溪卒於蜀溪夢炎貴贈中憲大夫南昌府知府

朱夢炎字仲雅至正十一年進士授金溪丞博於載籍
工文詞宋濂稱其文章五色明太祖起兵以人才徵授

翰林修撰應制詩文立就每稱旨出爲兩浙憲司經歷
遷國子博士吳元年轉山西員外郎改禮部遷郎中洪
武中積官至尙書凡議禮制度之事多出其手十三年
奏請復姓言改朱爲袁太祖以袁者元也大怒遂殺之
臨刑得四詩衣帶中太祖乃悔曰誤壞此文學老臣也
朱廷聲字克諧夢炎五世從孫弘治十二年進士授行
人遷浙江道監察御史上疏劾逆瑾罷官責輸邊粟三
百石瑾誅起爲南京刑部主事至郎中僉浙江按察司
事累遷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所在有聲入爲刑部侍

郎明年雷擊午門又明年彗出東井皆上疏求去位不許旋以疾力請得歸

朱曰旦字承旭萬曆十三年舉人歷臨海教諭應城縣知縣韶州同知當事者三賓禮之稱其居官廉能處家孝友杜門卻掃修己養高云

朱承韶字鳳臺早慧長而益奮母疾三月不解衣病篤禱於神夢神告曰某山有桑寄生往取可療也遂取以進病果愈歲饑盡發廩振相其遠近與之資曰是且餒矣豈尙能以粟歸耶病者子藥寒者子衣生濟者甚眾嘗立申明亭歲時朔望集父老子弟講解王恕注解教民榜文鄉有紛難得其言立解著有易經數畫奧義以子紱貴贈太僕寺少卿

朱紱字白谷順治六年進士改庶吉士遷浙江道御史視漕漕例有餽金命除之眾咸勸運無愆期還視河東鹽政鹽政肅清遷太僕寺少卿歷通政司右通政左僉都御史時江右大吏競斂富民財紱疏請禁止兵戍調鎮例封民船商賈困河泊舟子棄船覓食多不得歸紱請零造紅船載戍兵故事奏劾發審總屬一人紱曰是

且與不審等耳請督劾撫審撫劾督審三者皆善爲令
江右漕運後至戶部議改折紱曰古籌國者動曰粟支
十年倘一旦不給誰職其咎且江右粟賤難於金民力
幾何又益之以折也議遂寢後致政歸卒於家家無餘
財卒後二十年乃能葬焉

袁鈞曰豐城有袁叔論先生守定者以名進士出爲令
遷州牧所至有善政後用禮部主事乞歸布衣蔬食較
然不欺其志著書十餘種卓然皆可見於後世余嘗主
宿其家時年七十有二矣神明猶不衰余辭歸則走送
一里爲別其敦族之誼如此傳不載者論定於蓋棺之
日也

甬上寓公傳

甬上風俗淳茂號樂土四方名流往往寄跡於此或以
道德或以文章又或避世逃名潔身肥遯徵文徵獻蓋
代不乏人向非邑多君子何以致寓公之盛若此也茲
采獲其可知者自漢而下若干人列於篇若夫唐之徐
浩五代之林無隱宋之孫沔李璜元之迺賢吳志淳丁
鶴年皆始以流寓後更定居慈溪之舒竄黃震馮京第

奉化之戴表元曹說之李國標象山之樊天民定海之范兆芝周西並會託足於鄞然同在一郡不得以流寓目之故皆不載焉

漢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成帝時爲南昌尉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或以爲得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矣舊傳鄞之大梅山中卽福隱處今遺跡尙多往往以福得名也

南齊孔祐會稽山陰人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斛視同瓦石樵者競取之則成沙礫矣

隱逸叢書 卷八

九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爲牧豨創愈而去太守王僧虔欲引爲主簿不屈

梁陶宏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日夕研究有養生之志夢神授以菩提記云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

唐李汾會稽上虞人嘗入四明山讀書見太平御覽

宋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哲宗時官右正言以言事謫新州徽宗初召還歷遷吏部侍郎再謫永州尋竄昭州崇寧五年敘復歸里大觀四年復直龍圖閣集中有

憶昨隨侍遊鄞川及昔侍先君官四明之句蓋嘗寓鄞
浩父戢故任廣濟軍錄事參軍見陳瓘忠公墓志其在
鄞爲何官則不可考矣

葛源字宗聖由處州麗水遷鄞仁宗時官至度支郎中
湖北提點刑獄王安石稱其所至樂職嗜事子良嗣字
興祖許州長社主簿葬父潤州之丹徒遂居丹徒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元祐時攝通判明州明州
職田入厚盡棄不取累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忤
曾布補外崇寧二年除名竄廉州四年移郴州五年放

陳瓘堂文集

卷八

十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還來明州寓居南湖之南藍貧甚裘葛不具箠瓢屢空
晏如也瓘在廉州時嘗著尊堯集意尙未愜復著於四
明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
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周錡者瓘妻兄
也時家居瓘與悲憤時事商榷成書始以爲無憾云大
觀中瓘子正彙在杭告蔡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薺
執送京師先飛書報京事下開封制獄知開封李孝稱
希京旨併下明州捕瓘士民哭送之瓘不爲動獄具正
彙坐所告失實流海上瓘亦安置通州四年三月也十

一月詔許自便政和元年正月從宰相張商英請詔下
明州取尊堯集送編修政典局時瓘已去明州居通州
五月再下通州取其書既上而英商罷瓘又徙台州矣
晁說之字以道濟州鉅野人元符中以上書入黨籍大
觀四年謫監明州船場寓舍直桃花渡官寺有亭曰超
然簿書之暇讀書自怡時時見於文章經學奧衍不肯
苟同箋疏於易自商瞿下至邵雍孫復於詩兼齊魯韓
三家不專主毛鄭於春秋萃賈董啖趙之說其所引據
多先秦古書確乎自信成一家言又取司馬光太元曆
及邵雍太元易準圖合譜之爲易元星紀曆謂楊氏以
首準卦皆有星候爲之機括非出私意因曆辯諸家談
元之失又自跋云今年始見剛說於明州令人意氣自
倍是時甬上經學未盛說之以正學之傳博聞精詣爲
之倡始於是陳禾有諸經王茂剛有易說彬彬興起矣
說之江上晚望獨坐諸作自幸得江山之樂至比之陶
宏景之受五戒白蟬青蝦去後猶思木犀水仙詠歌時
及呂祖儉謂其妙句直追驚鴻不誣也方在船場時部
使者來治船事詬責甚峻說之從容置對言船待木成

木須錢致今無錢致木則無船固宜使者爲語塞去其風裁如此後七十餘年監官王鉉爲立祠今桃花渡口濱江廟卽說之船場祠堂也

晏敦復字景初撫州臨川人程頤弟子也高宗朝仕至吏部尙書忤秦檜出知衢州奉祠旣退閑來寓於鄞尙有老母貧甚汪思溫時時周恤之見史浩所作汪太府行狀中

焦公路山東布衣也聲稱滿朝丞相趙鼎欲薦之不可紹興中至四明寓大涵山之麓家居修容妻子不見少

曠齋文集卷八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懈出與物接規矩古樸往往見笑於世俗夷俟倨肆者不校也史浩往見之稱其望之儼然卽之溫然聆其言接其意有大過人者公路旣歿向時從學者尙遵禮法如公路在時其從仕而歸者人見之不問皆知爲焦氏弟子也

呂祖儉字子約婺州金華人祖謙弟也淳熙九年監明州苗米倉郡中楊簡袁燮沈煥舒璘各開講院稱四先生簡在碧沚燮在城南之樓氏精舍煥在竹洲惟璘時以宦遊遠出祖儉之來於諸講院無日不會甬上學者

遂以呂代舒亦稱四先生滕璘爲鄞尉朱熹語之曰彼
中有楊袁沈呂可與語也祖儉官司庾但傳其去倉中
淫祀一事格於官守不得有所設施則見之講學矣其
在甬上所作諸詩如弔晁說之祠式豐稷里求陳瓘寓
齋之遺一往情深猶可想見在職六年以考滿去或據
本傳止稱祖儉監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
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特詔改一年爲限終更赴銓
改調夔州之文謂祖儉未嘗赴明州并疑朱子與滕璘
書特以祖儉有監倉之命故連及之全祖望辯之曰深

寧王氏作四明七觀載大愚爲司倉去倉中淫祠是顯
然有宦績可稽及考大愚東王季和詩云晁景迂大觀
庚寅冬爲四明船場後七十有餘年某適以倉氏之職
至此間而王兄季和亦來作景迂官相與訪問舊蹟尙
有可考偶成數語柬季和並呈叔晦其詩有曰鄞川舊
有船司空小亭晚望江之東榻來海頭四閭月塵埃滿
袖生穠蘊是大愚初至明之作其時慈湖方參佐浙西
帥府幕廣平教授徽州絮齋以德粹同年進士尉江陰
獨叔晦以國學正家居故還往者不及三君其遊候濤

山記云壬寅之冬逐祿海東距海六十里友人潘端叔
主定海簿相約偕遊未果今年夏四月端叔因謝子暢
自臨安至會於太白鄞山之間刻日康炳道兄弟會於
王季和家李叔潤方居敬史開叔楊希度偕行舒元英
亦與其徒諸葛生來東萊卒於辛丑大愚以壬寅冬之
官正合期喪服滿之期元英則廣平弟也其題慈谿龍
虎軒詩云年來世路轉蹉跎正大中庸論愈多出本無
心歸亦好何須胸次自干戈似屬大愚將去明之作然
則本傳所謂終更赴銓者乃監倉考滿別有新命非謂

期喪之闕蒙上文而言之也況大愚之赴銓也本傳言
平園方爲丞相招之不往宰輔表平園自西樞入中書
在淳熙丁未春二月而朱子答大愚書有曰對班在何
時今日既難說話而疏遠尤難且祇收斂人主心念是
第一義題注在丁未冬十一月是大愚之赴任以壬寅
其去官以丁未首尾六年若德粹成進士卽東萊卒之
歲釋褐尉鄞者五年始遷鄂州教授則及見大愚矣祖
望之言考据精審足爲文獻之助故備著於篇祖儉子
喬年沈煥壻也能守家學亦賢者孫實之遂定居於鄞

見戴良集

蘇舜欽字子美梓州銅山人直集賢院者之子也嘗再至甬上滄浪集中有重過句章郡詩云曾隨使旆此東歸日日登臨到落暉疇昔侍行猶總角如今重過合窳衣鵝魚翡翠忘形坐趁伴蜻蜓照影飛風物依然皆自得歲華飄忽賞心違

謝翺字臯羽建之浦城人爲文天祥客天祥殉國翺避地浙東元時以遊至慶元方鳳行狀言翺往來鄞越五年戊子夏至婺按西臺慟哭記云天祥去後三年哭於

續泰寧文集卷八

十五四朝紀事

約園刊本

姑蘇又四年哭於越又五年乃今哭於子陵之臺又言時先君登臺後二十六年先君登臺在乙丑檢史乙丑爲宋度宗咸淳元年後二十六年則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辛亥也是年登西臺則自丙戌至庚寅五年中皆往來鄞越之歲也文山以祥興二年己卯北去翺之哭姑蘇在壬午哭越在丙戌任士林傳云過句越行禹窳間北鄉哭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濤山晚登西臺則至鄞當卽在哭越之歲自丙戌至鄞戊子夏至婺首尾凡六年實五年耳

舒岳祥字舜侯台州臨海人學者稱闖風先生以授徒
客鄞

劉正仲字樗園台州天台人戴表元稱其逢人傾肺肝
者亦以授徒客鄞集中言正仲今年鄞城之約不就則
正仲客鄞已非一日也

胡三省字身之台州寧海人至元二十一年至鄞訪袁
洪城南明年留袁氏塾三省嘗釋通鑑後三十年亂後
三失其稿至是日手鈔定注始成完書凡五年寇作以
書藏窖中得免

張炎字叔夏一字玉田循王諸孫本西秦人家臨安元
初落魄縱遊來鄞設卜肆其歸也袁桷爲募錢疏戴表
元有送張叔夏西遊序其略曰叔夏嘗以藝北遊不遇
南歸愈不遇猶家錢唐十年久之又去東遊山陰四明
天台間若少遇者旣又棄之西歸於是余周流授徒適
與相值問叔夏何以去來道途若是叔夏曰吾之來本
投所賢賢者貧依所知知者死雖少有所遇而無以寧
吾居吾不得已而違之豈樂爲此哉語竟意色不能無
阻然少焉飲酣氣張取平生所自爲樂府自歌之噫嗚

宛抑流麗清暢不惟高情曠度不可褻企而一時聽之亦能令人忘去窮達得喪所在矣

葛慶龍南康人寓居四明僧舍精唐律詩酒酣能飛筆爲數百言然棄不復錄有什一集極精整

安劉汴人居鄞之小溪以詩義魁多士善清言三歷祕丞郎官素爲賈相客每以科目自恃然卒不能顯用

黃潛字晉卿婺州義烏人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嘗三至鄞主王厚孫家

戴良字叔能婺州浦江人學古文於黃潛柳貫吳萊學

詩於余闕元末以薦授淮南儒學提舉時事不靖無可行其志乃浮海之中州欲交其豪傑卒無所遇乃南還至正二十六年至鄞寓居者六年徙慈谿時亦往來郡中其在鄞所作詩文別編爲鄞遊稿

柴養吾永嘉人善畫師米南宮寫雲山煙嵐變滅渾然天成至正間寓鄞書林外集有和邵彥方隱士招予及起文張先生德陽陸先生養吾柴先生韻詩送柴養吾先生遊四明山詩陸德陽不知何許人亦寓公也

邊魯生魏郡人善寫水墨花鳥樹石亦至正間寓鄞同

時會稽胡舜咨盛景華天台毛彝仲錢唐楊彥常臨安
劉庸道豐城揭伯防輩皆先後寄迹於鄞或賦詩或作
文或論書法詞章翰墨人爭得之見成化志又有温州
張天秩嵗縣梁公輔皆詩人流寓於鄞見書林外集
瞿佑字宗吉杭州錢唐人洪武中官周府右長史少從
父寓鄞學詩於王厚孫一日章彥復自福建檢校回杭
過鄞飲佑家佑適學舍歸彥復卽指席間雞爲題令賦
大加稱賞手寫桂花一枝并題詩以贈有瞿君有子早
能詩之句佑時年十四云

劉仁本字德元天台人歷官江浙省左右司郎中時方
谷眞據慶元招延文士仁本與林彬薩都刺朱右詹鼎
輩咸依之而仁本尤爲親近谷眞海運輸燕仁本實司
其事朱右羽庭詩稿序云侯以經濟之才當艱阨之運
爲國家交輯海隅以通運道是也仁本治師餘姚嘗作
零詠亭集名士賦詩自爲之序刻成取明州佛藏糊爲
書衣揭去經文裝潢其詩明太祖取明州數仁本罪鞭
其背爛見肝臟乃死僧恕中記其事以爲毀經之報也
明高明字則誠温州平陽人或曰瑞安人至正中官浙

東閩幕都事四明獄囚多冤明平反允當人稱神明辟
丞相掾方谷真叛省臣以明溫人知海濱事擇以自從
與幕府論事不合谷真就撫欲留置幕下卽日解官寓
於鄞之樸社沈氏感劉克莊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爭
唱蔡中郎之句作琵琶記明太祖聞其名召之以老疾
辭使者取記上帝覽畢曰五經四書在民間譬之五穀
此記乃珍羞之屬俎豆間亦不可少後抱病還鄉卒於
寧海蔣仲舒堯山堂外紀謂撰記者乃高拭其字則成
別是一人朱彝尊據涵虛子曲譜有高拭而無高明疑
仲舒或有所據然亦疑而未定也

張憲字思廉會稽山陰人嘗仕張士誠士誠亡遁入四
明山埋名傭於僧寺中嘗攜一冊臥則以之藉首一夕
死於寺中發讀之乃玉笥集也其詩始行於世

國朝包爾庚字長明松江上海人故明羅定守也蕭散
出塵文亦如其爲人順治二年航海至鄞寓焉江上召
之不赴久之歸里

余蒞字生生眉州青神人以世襲錦衣家京師明亡擊
眷南下出入諸幕府或曰嘗以部曹監軍或云嘗官通

判順治二年至鄞寓居湖上者二十餘年陸宇燦觀日堂七子之集嗇莅其盟已而出遊倦甚復歸鄞一日題人扇上曰四明余嗇全吾騏諧之曰是所謂此間樂不思蜀者耶嗇爲之流涕乃署所居曰借鑑樓善飲醉卽罵座工書亦以醉後益奇晚年復出遊竟以客死

方授字子留安慶桐城人明亡狂走方外順治四年至鄞求畸士友之與華夏王家勤諸人游參與其事五君子之難幸得免則傾囊救諸人之急明年諸人皆死授亦念母歸省與於英霍山寨之謀遭名捕盡破其家九年復來鄞寓湖上陸宇燦兄弟思哀資爲買田令奉母居鄞明年自天門山遊石浦嘔血不起

瞻表堂文集

卷八

二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梁以樟字公狄順天清苑人明商邱知縣也兄明經以楠字仲木順治四年游鄞交諸畸士歸告以樟後三年以樟來寓居城東與萬泰林蒔躍徐鳳垣高斗權斗魁兄弟李鄴嗣沈士穎倡和稱鷓林八子其在鄞首尾三年而去後二年以楠復來未幾兄弟相繼卒又有閩人林日宣者字君言嘗仕閩浙及滇中亂後來鄞時躍爲序其詩亦畸士

宋龍字子猶太倉崇明人張采之高弟也錢肅樂稱其
與崑山歸莊足相伯仲明亡泛海至翁州爲閩部張肯
堂客課肯堂之孫茂滋順治八年肯堂一門就義獨留
茂滋出走龍重趼至鄞求全茂滋陸宇燦輩方謀救茂
滋遂共成之館於陸氏之湖樓茂滋旣出龍返崇明已
無家可歸矣又有江子雲者徽州休寧人寓鄞城西與
宇燦讀書後從肅樂起事事去失勢家居宇燦欲葬王
翊子雲卽爲計收翊頭者

周維祚一名上竹字雪山揚州人順治八年至鄞寓海

曠交堂文集

卷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會寺時西臯毛聚奎有詩社同人吳岳生管道復倪元
楷汪應詔皆振奇之士維祚遊其間大喜遂入社自署
東楚狂客晚年歸里

萬曰吉字允康黃州黃岡人明崑山知縣順治十年至
鄞高斗樞林時躍林時對萬泰高宇泰皆與爲刎頸之
交唱和無虛日已而欲之白下同人筮之不吉請無往
不可卒死楊崑之難

林可任字增志溫州瑞安人崇禎時官翰林與金聲金
鉉熊開元黃元恭錢啟忠以理學節義相切劘滇中官

至大學士後入雪竇爲僧順治十二年結茅大梅山中
歲飢餐蒿然松讀書怡然自得也

沈麟生字丹絳江南宣城人副使壽嶽之子副使徇張
煌言江上之難麟生棄諸生隱於淨屠其寓鄞最久每
歲一至高宇泰南湖九子之集每設一席以待寓公之
有高節者麟生首豫焉

黃宗羲字太沖紹興餘姚人魯王時官左副都御史少
從父忠端尊素學於甬上其時尊素館董德偁家已而
慈谿馮元颺元颺合浙江才彥興復社應馮氏子弟則

瞻衮堂文集

卷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愷章愷愈元箸元仲京第及劉應期姜思睿鄞則董守
諭陸符萬泰董德偁德偕德仕兄弟姚江則宗羲兄弟
也宗羲與符泰尤善同遊劉宗周之門亂後流離患難
賴甬上諸人之力以免其繼符泰稱死友者爲高斗魁
宇泰嘗言平生師友皆在甬上又曰甬上多才皆光明
俊偉之士足爲薪火之寄云

黃宗炎字晦木宗羲弟魯王時兄弟執戈行間事去狂
走尋入四明之道巖參馮京第軍京第敗宗炎亦被執
宗羲至鄞與馮愷愈高斗魁等謀以奇計出之未幾京

第故部復合宗炎復與共事再遭名捕故人朱湛侯諸
雅六救之得免乃遊浙西賣藝以給高宇泰之難營護
不遺餘力不以前事而減也性最僻雖宗義尙不滿其
意嘗曰束髮交賢豪長者不爲不多下及屠狗之徒亦
或瀝心血相示雖然但有陸文虎萬履安二人爲知我
耳

楊彭齡字商賢副都御史維垣子嘗避地至甬上施閩
章作墓志蓋邢居實趙德夫之流

羅有高字臺三寧都瑞金人於儒宗明道象山於羣經

瞻衮堂文集

卷八

三三四胡敏書

約園刊本

主古注小學主說文皆參稽義訓句櫛字比以歸一是
爲文章絕去摹擬依傍曲暢旁通務抒其所獨契乾隆
四十年客鄞主同年生邵洪家鄞士請業者無不足其
意而去明年渡海禮洛伽山還遊蘇州歲餘復客鄞未
幾偕洪入都已而歸瑞金甫抵家卒

瞻衮堂文集卷九

鄞縣袁 鈞秉國撰

傳

故惠州永安令王先生家傳

王先生諱世勳字凌衢一字賸樞寧波鎮海人十歲能屬文讀春秋左氏傳卽能貫串十二公時事繼益博涉經史未弱冠充學官弟子尋食餼乾隆二十七年浙江鄉試第一後四年中胡珊榜進士第二歸禮部爲選人四十一年謁選得惠州永安令永安有鈇潭書院久廢

瞻衮堂文集卷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士失師先生至捐奉葺治爲延師課士公暇親與諸生講說文藝士風日起國子監生鍾清麟者數盜前令多養癰遺患先生嚴譴之民用安堵盜夜殺鄉民陳槐佑奪其財求盜至不得主名見黃亞三者衣有血痕疑而捕之先生按視非實遣去尋分校秋試權令陳君覆按謂先生故出人罪上之郡守撤闕先生言於守請寬限緝果獲正凶義容墟民械鬪權令以聚徒結盟羅織成獄逮捕至數百人先生詳讞得情其事乃寢巡撫南豐李公謂先生清慎且勤擬以崖州牧遷補會先生有疾

辭不赴李公去後撫檄先生分校秋闈先生疾尙未能起乃爲蜚語所中以規避被劾時四十五年六月也又兩月病篤卒於永安年五十有三先生在永安首尾不及四年爲前令代償銀米將三萬金張皇補苴心力俱瘁故其所設施可紀者止於如此事親至孝居父喪毀甚勺水不入口者三日太夫人勸之節哀順變乃止事太夫人益謹滫瀡菹葢之奉必躬親未嘗假手僕妾與兄文學君最友愛其之官也不攜妻孥獨奉文學君偕行不一年文學君卒先生遂有乞休意久留官所非其志也待三黨皆有恩意自奉廉而緩急之誼在所必申所著有尙書發微毛詩正韻左氏傳補註等書並藏於家

袁鈞曰余幼讀先生制舉文歎其思沈力厚不類時世之作知先生得於古者深也後嘗一識先生於阮增榮坐上古心古貌蓋人如其文今忽忽餘二十年先生墓木已拱矣比歲來教授蛟川與先生之孫曰升最善曰升蓋綽有祖風因其請爲作家傳云

故武昌通城知縣范君家傳

范君諱煒字赤霞一字修園寧波鄞人康熙三年進士除順德南和知縣爲治嚴明倜儻負才氣不肯隨俗俛仰有某生者桀黠能玩吏吏不敢問橫行鄉邑問前令褫其中服則竄名胥徒監內秋夏稅君至廉得之發其私藏稅銀三十兩鞠訊乃曰身誠盜銀然賊未入己罪止擅開官封公卽入吾罪罪止監守自盜監守自盜者論徒四年後且將觀公之政君怒曰此亂民也刑故無小命杖遂斃之視囚有死囚三人請冤覆按得實白大吏條上其事竟得減戍蓋刑一人宥三人而南和以治

當是時三藩變起羽書旁午芻糧屢屨之供應接無暇時郡縣多以此蒙誚讓而南和之民其奉君命也奔走樂輸恐後不數日間百需具足事平於是歸民故輸寡然安堵君課以最而民頌君之德日愈以崇在南和數年當遷會有輔臣欲致君門下君謝絕之改知武昌通城未幾卒以被議去官君讀書目數行下弱冠負重名既歸田益泛濫墳籍雖盛暑未嘗不衣冠端坐讀書也家居二十餘年卒曾孫永祺善文能隸書與余善

張孝子傳

張孝子名祖緒字孫貽自號吧亭長沙湘潭人四歲失
父母馬氏有苦節比孝子以至於成人孝子既省事不
忍違膝下就試絕意進取母子相依爲命者四十年母
卒廬墓三年免喪設母位崇節祠守祠五年蓋孝子自
母卒食飲必薦薦必哭泣悲哀如初喪凡八年而病孝
子子前卒至是諸孫請孝子還家孝子泫然出涕曰吾
安歸乎竟卒於祠

袁鈞曰余聞湘潭人言太夫人之卜葬太公也得地於
湘潭泉塘橋數年有譚氏者買地太公墓旁主者書券

明倫彙編

卷九

四

約園刊本

曰地有絕冢譚氏遂將偁墓葬有期矣太夫人攜孝子
白官復攜孝子同寢苦守墓四十日夜訟迺得直今則
墓旁地數十畝盡歸孝子後人矣孝子嘗以例爲國子
監生卒後三十七年以孫今權杭州總捕同知力行時
爲嘉興海鹽令得贈文林郎如力行官湘潭人至今稱
張孝子云

孫母陳夫人家傳

孫夫人陳氏某女歸於孫則上舍介然翁之配秀才傳
濟之母也凝重寡言笑姑陳太君早寡性嚴急夫人左

右之欣欣康樂得其懽心事上舍一於異順有所不
意事祕不以告事過乃徐徐言之處娣姒之間秩如也
舉丈夫子五人而傳齊善讀書夫人屬望尤切每郡縣
小試夫人夜半起親爲治饗出場或遲至漏下數十刻
亦必坐俟其歸用是傳齊刻苦嚮學克底於成內治井
井食事皆有常度斷慈翦非咸中分寸於先世祭祀必
誠潔中饋之事未嘗委之諸婦居常紡績縫紉往往至
夜分就寢習勞惡逸出於自然天性也侍陳太君疾尤
謹積瘁乃至於病太君歿夫人方臥牀蓐一慟幾絕不
旬日竟卒年五十有二聞者哀之

袁鈞曰余與傳齊遊得聞夫人內行之詳後讀孫明經
蔚所作夫人輓詩推夫人爲其家女宗諒哉傳齊今爲
諸生有警劬躬爨後食報有時惜不得於其身親見之
也

來母周夫人家傳

母姓周氏紹興蕭山人國子監生兆吉女年二十五歸
同縣國子監生來湘爲繼室三年而生子宗又踰年而
寡又苦節四十年而卒年六十有九湘前妻所遺子四

人珩瑋璋瑋瑋皆少母鞠育絕愛憐之宗生而璋忽
自投於水以救免母方臥牀尊聞而歎曰後母故難爲
耶吾所以待若者至矣若故疑之人能自忍卽安知不
忍人時宗在襁褓甫旬日卽以寄養父母家俾姊妹之
在室者育之已而湘卒家衰落母亦從父母居父母繼
歿乃僦屋率宗以居促宗就塾從師身紡績以資膏火
宗長爲聘婦貧不能娶遣贅婦家母獨居一切爨汲縫
紉之事皆親爲之踰年遣宗以會稽遊幕凡數年始構
屋數椽命宗迎婦歸母於是乃得有子婦之奉矣宗高

祖文學君墓田耕者侵其大半宗詢土人則宗兄珩已
粥他人歸告母相持而哭命宗舉贖歸曾祖徵仕君
墓在青山多年不掃母率宗往拜旁有族人偪墓葬守
者言此亦是珩所爲宗請告官母晞曰孺子咎不在人
在汝兄若告官遷不遷未可知而汝兄已有應得之罪
吾不忍以後母訟前子使亡者抱痛九原也宗泣受命
於是請之族人集議禁止其後且捐資置墓田守焉珩
珩早卒璋瑋感母之誠卒皆改行母事姑孝於祀事必
誠潔時時以先世墳墓爲念禮重拜掃而遠祖已上墓

祭其族例非衣冠者不與乃命宗以貲授九品階俾得
展追遠之誠生平不佞佛福田利益之說漠不省而茶
羹蔬食自奉甚約族屬有貧困者往往量力周卹之或
倉卒來請無以應卽脫簪珥付之乾隆中族之賢者請
於大吏以節孝旌門行將上其事於朝焉

袁鈞曰余讀來氏族譜牒母之爲來氏婦也姑夏氏亦
以繼室苦節至四十六年者湘前妻所遺子夏氏憐其
失母姑息之卽湘亦不得輒施櫬楚積漸以久乃至游
於博徒數負進斥賣其父資產略盡母懲此故其待宗
也特嚴語云寡婦有慈無威然以母代父卽義同於父
宗之能自樹立以長子孫蓋母之嚴有以成之也易曰
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母庶幾近之矣

王吳治家傳

王君鏐字吳治寧波鄞人前輩鈍夫先生炳之孫樸存
先生畿之子也少穎敏十歲時侍大父疾則竊視架上
春秋左氏傳父見之良久叩之曰若解此耶曰不解如
傳中某某事似與經不合注中又往往傳會傳文以解
經故難解耳父奇之白其大父大父喜病爲之瘥里中

范曉川先生故多學嘗過宿君家君雜舉史書相質難
皆中彙會先生爲之動色鈍夫集中有稚子頗知書之
句謂君也年二十補府學生明年試高等食餼連試布
政司不利文日進鄉人從學者日愈以取君於經義功
最深若思白之雅大士之潔思曠文止之幽君實兼之
喜讀宋元以來書姚江黃氏明文授讀秀水朱氏明詩
綜杭州厲氏宋詩紀事尤所究心爲詩歌雜文咸井井
有法度蓋君天質高明迥出流輩然患體羸又專治舉
子業以餘力方爲詩文年三十後始志於古人立言之

本而天不假年中道徂隕使竟其所學其成就當自卓
卓豈止此也余與君幼同學於曉川先生其後君授徒
余遊禾中鄭誠齋先生之門每歸省之暇相與談說往
古歎然彌日已而余交瑞金羅君臺三亟稱其學而君
方從蔣君樗庵遊持論頗不合後將介君交於臺三而
不數年間君與臺三先後下世閒居寡偶笑言靡託回
憶往者斷斷各不相下時此境其何可得耶君弟鋼囑
余作傳附之家乘執筆泫然粗存梗概後之覽者或有
取焉爾

石貞女敘傳

石貞女長沙湘潭人也父歲貢生日堅早卒事母以孝聞女幼字同縣曾氏子曾氏子不得於親而非其罪曾與石舊有嫌知女賢而憐其失所嘗請辭昏於母不得已而曾氏子暴死女聞欲殉母勸止之鄉之人乃爭來求女昏女泣曰是且謂我忘曾氏耶則請於母素服往曾氏臨其夫喪請卽留事舅姑舅姑惡其子且謂女少也不可歸依其母以老母卒時女年蓋五十餘矣

論曰石氏女可謂賢知之過矣是故不必以節見也宋

代以遷未昏稱節者有之然或爲夫嗣子撫之以成名又或捐軀忱慨以行其志女至老窮無歸悲夫石曰琛者女從祖父也爲余道女事又言曾氏父母死其族之賢者乃爲女請旌也或曰以貞請非也女終身留事其母當以孝或曰女豈一日忘曾氏往以心許之豈倍其初哉他日兩家子弟各爲位以祀貞女可矣於乎女之所爲亦苦矣士故有獨行者若女者其獨行之女士與

陳秋山傳

爲董小純明府作

秋山諱琦字亦韓姓陳氏秋山其自號也先世有官御

史者以直言蒙難子孫竄處四方爲許氏久之復姓歸里譜牒散失莫得而詳其家於鄞也在趙宋時可知之世溯其高祖而止秋山少孤善事母友于兄弟門內之行人言無間象山姜石泉白巖未第時教授於鄞秋山遊其門學日進喜聚書子史百家之說積千百卷作小樓曰西圃丹黃甲乙雖寒暑不輟也七試布政司屢薦屢斥遂絕意進取以詩文自娛所著有國策編年草木春秋詩文稿各如干卷秋山之少也逮事其祖祖甚愛憐之祖老遺秋山遊學而以家政付秋山之弟美珍美珍不善治生漸至耗折秋山不問也從父出爲人後無子美珍當嗣秋山請於祖中分其產以授之美珍不可秋山曰叔父無遺貲弟往何以自存我獨擁前人業非心所安且亦何忍令老母憂少子耶卒分畀之美珍家日落秋山猶竭力助益之時人以爲難女弟適林氏而寡于幼家窶甚秋山爲治喪葬恤其家性好施予無以殮者予棺不能葬者爲之葬宗黨外嫻貧乏者時時周之或至粥田以給蓋自其曾祖以來行善於鄉至秋山凡四世矣嘗有乞者踵門秋山謂曰若盛年尙可自力

何至此予以資令爲負販之業其拯人多此類秋山廣
頽豐頽目光炯炯如流星善飲性慙直喜面折人過醉
後益甚以此或不諧於俗然其責人也退無後言人亦
多諒之者年六十四卒子孫能讀書世其家

論曰秋山晚年隱於青烏之術嘗徒步裹糧往象山爲
白巖營高敞地白巖不信形家言然未嘗不嘉其篤師
門之誼也毛大令烏巖與秋山同學於白巖者每稱秋
山爲古之遺直云

墓文

乾隆丙午科舉人范先生墓誌銘

余留滯德清之四月故人范義亭先生赴至瞿然以驚
盡焉而心傷也惘惘乎若行之有所遺泫然不自知流
涕之已被面也自余獲交先生垂三十年家居過從無
虛日卽在客書問常至事無小大必相聞蓋生平文章
性命之契若先生者未易一二數也其孤懋賢具書述
遺命請爲幽室之文嗟乎先生有言他時銘吾墓者必
屬子曩旣心許之矣且先生交遊滿天下不少顯官通
士而獨惓惓於余以爲身後之託則以知先生之深者

其若也既歸走哭其家諸孤稽顙泣申前請不敢以
不文辭按狀范氏系出鄧城宋僕射宗尹之子公麟壻
魏文節女弟始居鄞十四傳常熟教諭鉅與兵部侍郎
欽海南知縣鎬並知名所稱范氏三鳳者也鉅生宣府
經歷大涉大涉生封南河知縣汝樗是爲先生高祖曾
祖諱煒康熙三年進士通城知縣祖諱廷培府學生父
諱從思國子監生妣陳氏謝氏先生諱永祺字鳳韻一
字莪亭幼稟過庭之訓力能委己於學長而益籌治制
舉業爲諸生食餼有聲角藝必勝雖老師宿儒多出其
下每試布政司文出嘖嘖騰眾口屢蹶名益噪韓城王
公視學浙中專檄飭學舉優行願僂得僂失晚始以明
經充貢尋中丙午鄉試年已六十矣自念遲暮無所復
效於世絕跡公車詠歌先王浩然也爲人碩膚豐下金
聲玉色見者不知其衰願喜用藥物自隨別署石生老
人曰石猶生我矣足不越鄉井而聲光出於四遠篇什
唱酬筆札還往凡案堆積一一應之不爲疲也四方君
子之至四明無不欲接識先生若錢詹事辛楣袁庶常
簡齋許侍御穆堂葉太守古渠張刑部餘堂方刑部道

坤羅孝廉臺三並通編紵爲平生懽其在武林則梁侍
講山舟最稱心知之雅好聚古今人手筆於名賢尺牘
網羅尤盛疏其人爵里行誼爲序錄羅孝廉極稱之爲
之序自後所得益富因附錄其辭之美者以友人書疏
尾其後成明人手簡序錄十六卷國朝人手簡序錄十
二卷延緣軒新牘二十四卷所著詩古文詞溫厚雅馴
不愧作者有朝爽樓稿十二卷並藏於家善隸古書抗
衡萬編修九沙間爲篆刻則史雪汀後一人而已事親
至孝父太學君性嚴峻罕所當意獨先生侍側能得其
懽侍父母疾必謹居喪倚廬寢處粗惡終三年未嘗入
私室篤友朋之誼與人爲善常如不及人有不善若咎
在己故先生不輕與人交既定交卽終身不渝也口無
擇言身無擇行服古而安循理而樂積學以至於老可
謂天之君子今之古人者矣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二十
日疾卒先自書輓句徧召親知與訣比化異香繞於室
隱隱天樂之聲聞者以爲是吉德之驗也距其生雍正
五年九月二日春秋六十有九夫人朱氏黃氏並前卒
丈夫子四懋賢鄞縣學生懋穎懋楫並國子監生懋樹

鄞縣學生女子子一嫁鄞縣學生水濬孫男十六女十二曾孫男一先生既卒有憑棺而慟者家人疑其素非相知自言曾受先生恩顧先生不自有其恩且諱言之故人莫之知也蓋先生隱德多類此者明年蒸遇內禪恩詔舉孝廉方正於是知鄞縣郭君歎曰義亭在此其選矣鄉人合詞請祀先生鄉賢郭君已上其事大吏今以嘉慶元年二月二十六日淺葬所居西南之七松園將俟卜吉而合祔焉先爲之銘銘曰

不事詭激之行中正而和平也不爲雜學純粹精也我銘其藏涕淚交零也九原可作尙據軀而聽也

故鎮海縣學生謝文惺齋墓表

文諱琦祚字次韓一字惺齋氏曰謝寧波鎮海人先世居吳郡平江始祖字宋建炎中以進士爲定海令家焉定海今鎮海也世爲縣人字四傳元高安令嗣謙又十傳明兵科給事中諱泰宗是爲文曾祖祖諱得昌入本朝以恩貢候補州同知考諱緒恆副貢生充內廷教習期滿以知縣用不就尋中康熙五十九年順天舉人例贈文林郎生三子文其第二子也妣朱氏沈氏楊氏並

例贈孺人丈周歲失所生母沈五歲太公入都依兩叔
父居兩叔父嚴督課之丈謹受教力能委己於學學成
充鎮海學生員太公客京師垂二十年中更數歲一歸
丈侍側一切皆先意承志棋枰酒盞速舅娛賓凡可以
致親懽者百方爲之伯子頗短於才丈獨總家政區畫
中理作事多深長思不肯苟營旦暮太公嘗爲丈兄弟
析產伯子早卒無子以丈子爲後後數年叔子又卒其
二子皆少丈復與合居其爨歲籍記所入及其長而授
室乃按籍分畀焉舊無家廟丈與宗長籌畫積累以成

公用不給助以私財獨任勞苦未嘗倦也朱孺人家無
主祀者奉遺命歲時爲之設薦宗媼中有窮乏者予以
資財令生殖或耗折不能償則舉券焚之中歲目疾不
復赴省試優游課孫而已自言某年月日當死及期竟
無恙又幾年爲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年六
十有九元配張孺人後丈三年卒年七十某年月日合
葬縣北鄉莊家橋先隴之原子二人佑廷鎮海學生出
爲伯父後佑績國子監生孫三人塤賢國子監生旣賢
歲貢生候補儒學訓導炳賢寧波府學生曾孫五人某

某鈞教授蛟川與麓賢兄弟善麓賢奉故鎮原令謝先生間祚所述丈行蹟請爲墓道之文鎮原文從兄先大夫同譜執友也其言質而信謹刪其要辭之表於阡

李氏中殤冥昏合葬壙磚銘

李明經喪其冢子忠桓生十四年矣哭之慟爲制服且將爲之立後蓋過時而哀曰此子善事我欲勿殤也乃求昏於鬼媒氏得同里周氏十五歲殤女迎主與忠桓之主同耐於廟擇隙地而合窆焉以墓磚之文屬余案儀禮十五歲至十二歲爲中殤周禮地官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鄭氏註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旣葬遷之使相從殤十九已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冥昏起於後世恐於禮非宜明經喟然以嘆泫然出涕曰世俗之禮豈必盡衷於古古不易墓今遷葬勿禁也古不墓祭今且以拜掃爲重也古不繼支子故殤與無後耐食於祖今則無無後之人也自世祿不行宗法廢壞重者繼禰之宗爾禮註宗子從成人禮又曰宗子爲殤祭於奧似可援也昔者魏武帝幼子倉舒卒掾邴原有女早亡武帝欲與合葬原辭以嫁殤非禮然終聘甄

氏亡女合葬焉明帝幼女淑卒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追封黃爲列侯爲置後襲爵此後遂成故事五代鄭餘慶作書儀以冥配爲定制唐明宗雖有詔刪正然亦不能禁也元明已來蓋多有其事近在本朝全吉士祖望亦嘗行之聖智無似未敢以先生爲非也余聞其言悲明經之不幸憐其用心喪明之戚責備賢者中人以降無寧失於厚矣忠桓生於七月二十日乾隆五十三年也其卒爲嘉慶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因明經之請爲之記且繫以辭曰

嗚呼是爲吾友李明經之子惠而無年埋玉於此命也夫求其特續以似借曰非古或亦亡於禮者之禮也乎

選拔貢生孫君墓志銘

孫君守荃自營生壙於清道鄉翁姚之原韓明經朗山題石余爲賦詩後九月爲嘉慶九年八月十三日以疾卒於家蓋三百六十甲子矣葬有期孤學燿等奉君自撰年譜乞銘余知君有年東西奔走聚處爲少比歲閉門養疾益以闊疏然而科場角藝燈火緣深少陵所謂文章有神交有道者當不在區區形迹間未敢以不文

辭謹條其世系本末綴之以銘系曰吾里孫氏宋末有名德茂者自吳中來居碧溪六傳而遷郡治之小江里世爲里人六世祖昌期五世祖樺國並賓鄉飲稱長者高祖諱琦曾祖諱宏均並寧波府學生祖諱德乾考諱傳濂例贈徵仕郎妣戎氏例贈孺人側室柳氏君諱蔚字守荃晚號逸雲居士以乾隆十年四月十八日生七歲就塾受句讀起辰終酉恂恂無子弟之過太公服賈常往來吳中納妾柳僑於吳太夫人又善病君自塾歸往往代中饋之勞十六歲太夫人卒太公聞耗自吳歸

治葬畢返於吳而託君兄弟於鎮海范氏太公之友壻也君奮志讀書足未嘗出庭戶家中虛無人惟守慮一老婢君偶以事歸則寄宿外家事畢卽返鎮海凡四年太公歸爲君取婦始家居從郡中諸老先生學二十五歲補寧波府學生員教學兼資三十七歲食餼受知韓城王公東武竇公大興朱公連試優等文譽綽然起乾隆五十三年充選拔貢生以太公春秋高不忍離膝下就試太公促之北上君依違不肯行及冬而太公病君親治湯藥露禱於神願減己算益親卒遭大故哀毀骨

立喪葬克盡其誠服闋赴禮部補試以候選直隸州
判歸里自題其室曰逸雲因以爲號自此不復踏省門
矣喜爲詩與里中仇明經竹窗周明經鐵山相倡和月
爲一集優游自得者十年所著有逸雲居士詩文二十
卷三餘偶識二十卷增訂詠物詩五十卷宗族聞見錄
一卷夫人李氏處士傳純女長於君二歲丈夫子三人
長學耀文學烈皆國子監生學烈出爲仲父傳瀚後次
學熙女子子一人適諸生金桂孫一人晉甲君之卒也
學烈方臥病搥牀大慟益劇竟以毀卒後君卒才四十
日是則可哀也已銘曰

平原一望佳氣鍾樂哉斯邱手自封天荒地老魂所從
十年樹木長青蔥鮑家鶉血秋墳中厚夜逸光時吐虹
銘於好辭傳無窮

室人董氏墓志銘

董氏邑人歲貢生元敬女端重寡言孝兩姑事余無違
德余貧常客遊辛苦持門戶者十六年乾隆四十九年
三月二十五日疾卒春秋三十有五時余在語溪不及
與訣可悲也卒後七十一日庚申葬於西山前舉先塋

之麓首乾趾異虛余壙於左子男三人澍潢治女三人
異甲乙潢與甲乙皆下殤銘曰

爾長乎余兮才七月先余而歸兮作爾室依於先公兮
近咫尺百歲之後兮永同穴

幼女甲乙壙志

乾隆四十有一年太歲在於丙申六月朔日余客會稽
未逾月次女阿甲殤問至太息者久之七月晦歸省則
阿乙亦於是月天矣兩月之客喪其二女悲夫吾未有
子老母未有孫弱女非男慰情勝無而尙如此豈不惜

曠表堂文集

卷九

二

西朝歲書
約園刊本

哉爰命僕人載往西山掩土而埋之去大人墓左數十
武嗚呼吾自推祿命夏秋之間水火交戰兩難相持心
厭其不祥然豈謂如是之驗也乎阿甲生二十月而卒
阿乙生九月卒爲之銘曰

適從何來今何往人惟一邱罔少長汝飢孰哺寒誰衣
依於汝祖奠厥壤

行狀

鄭籟垞先生行狀

先生諱大節字臨之一字籟垞姓鄭氏寧波慈溪之半

浦人可知之世自宋末諱毓者始毓生天秩天秩生仲
微仲微生子弼子弼生孔明孔明生道州知州鏞鏞生
太學生淙淙生栻栻生禹州吏目尙福尙福生之璧之
璧生崇禎三年副貢生諱啟是爲先生高祖曾祖諱濬
崇禎十二年副貢生官按察司副使祖諱梁康熙二十
七年進士改庶吉士後以刑部郎中出知高州府世所
稱寒村先生者也父諱性歲貢生二子長卽先生先生
幼承祖父之訓力能委己於學顧不喜爲制舉文年十
七爲諸生一赴省試棄去以例補國子監生又以例加
州判銜自此居家事親未嘗去左右也好爲詩脫稿後
輒散去能畫顧不肯爲人作學琴於天童僧軒宇吳人
周紫芝盡其法每春秋佳日則撫弦一再彈或倚闌吹
洞簫音泠泠然出林木外此外蒔花種竹而已爲人方
嚴寡言笑里中後生皆懼之動必以禮祖宗家法必兢
兢守至於老不衰食事有常度子弟燕見必具衣冠肅
容家門之內嚴若官府於祀事尤誠祭器祭服必具年
七十不勝拜跪乃傳重於冢孫人湛前此每祭必與也
先世有水鄉竈地在觀海衛地外有塘塘以外塗漲畝

日以增先生與其弟誦齋君謀曰此增者故未有已我
與若守先人成業足自給奈何盡擁其利平則以塘外
地三千餘畝歸月湖書院爲諸生膏火今所增又數百
畝矣不喜爲子孫封殖計歲用之餘者惠及三黨人視
如例有宗人聘隸女爲婦先生力阻之聞已成說復捐
貲償所用聘財終不得已先生若辱在己數十年猶以
爲憾也蓋先生篤於本根之誼如此壯歲喪偶鰥居一
室如枯僧年五十而喪子遺藐孤孫三人長五齡次才
一二齡耳或謂先生此不可不再取先生亦自危乃納
副室自號曰補牢翁先生不輕與人交既定交則終身
如一日矣五十以後病目比年又患足疾然飲啖如常
謂可期頤未艾而一病不起是可哀已先生生於康熙
十年二月十三日卒於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配張氏子印印縣學生皆前卒孫人湛人浹曾孫躍鱗
喬遷張孺人之卒也殯於祖塋之側人湛等將以今年
十月二十三日奉先生喪啟孺人之壙合葬鄞縣某都
某圖某處人湛余妹婿也屬余狀先生行事謹敘次其
世系里居以備大人先生采擇焉

行述

故武信郎浙江提督前營千總嚴君行述

君諱殿選字萬青一字蓮仙寧波定海人從父宦於鄞爲鄞人幼而穎異稍長通兵家言武勇絕倫善射能挽強控生馬橫出馬道間不失正鵠力舉百鈞又善舞劍頓挫迴旋神異獨出乾隆六年應浙江鄉試簡親王德公時爲巡撫奇之欲首舉格於例不果授左塾把總尋陞前營千總封武信郎未幾君父以營兵盜人財坐失約束去官君亦失職家居折節讀書爲詩文暇則鼓琴

自娛間召賓客會飲可十石不醉大吏愛君才將復官之君以終養父母辭又念家世習武欲以文學見於世身旣放廢課其弟殿鏐殿鏐中乾隆二十五年恩科舉人今爲新城教諭君爲人勇敢好義喜急人之難定海之岱山民貧多業鹽竈爲生有賤丈夫航米至其地交通令長籍戶貰與之不及歲而倍其息民以大匠君慨然曰此父母邦也吾旣得罪無所用於國庶幾效之於鄉乃罄所資買米不濟則典其官時衣裘至岱山亦籍戶與之蠲其息歲以爲例竈民感君意每如期還母本

某年岱山大饑父老奔告於君君立以米往夜泊桃花山遇風舟覆傳於泥君陷於騰泥中里許猶力能登山竟以寒疾卒於山岱之民間之皆爲流涕盡哀君被陷時有桑姓者亦舟至其處盡取米去後三年遇君於道曰汝忍取吾米此數千人所藉以生活也吾不可以貸汝汝歸當暴死妻孥咸死於疫已而果然岱之民神之爲立嚴公祠某鄉歲時祭享不絕於乎君惠其鄉人而至以身殉命也悲夫君生於雍正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年三十有幾娶江氏先君卒至是教諭君奉

君遺體歸合葬鄞縣西門外楊家橋君父壽藏之左會祖某祖某均贈某官父雄浙江提督右營遊擊封武翼大夫母某氏封淑人子璟初名宗堯寧波府學生與余爲同門友故知君之行事爲詳君之卒也璟幼貧不能具禮墓志闕焉今以行述屬余余爲之述

文林郎寧波府象山縣知縣加一級顯考模圃府

君行述

爲袁國學志林作

於平痛哉府君官海外八年矣劬躬壽物未嘗求頃刻暇逸今年正月疾作始引謝又以交代留郡城自府君

作令之三年有彌補虧缺之例凡派賠歷任虧缺銀七千八百兩又前令葉公瑤缺交庫項府君閱其垂老尙羈逆旅爲代認一千六百兩有奇蓋廉俸不足繼以請貸富人而象山之民絕無怨言方且望府君久留旣去猶喁喁頌府君善政不衰則以府君曾無一錢入己行孚於民故也引疾得請府君籍倉庫錢糧絲毫無所短耗而受代者故吹求文移屢去置不省府君因力疾往象山將與逐款面稽受代者知府君且至禁止渡船肩輿府君不得已從齊民雜渡無所得輿則徒行十餘里

抵丹山書院時已憊甚受代者數拒不見抑勒百端府君以病軀遭此摧挫其何能堪時不孝等侍側猶引孟氏三自反之說用自慰譬然而痰壅氣逆遂不可支矣是爲三月二十七日越七日益劇醫藥罔效延至夜分奄然長逝於平痛哉不孝等搶地呼天百身莫贖尙何心顏視息人世惟是府君文章行誼久著鄉評莅官服政大有民譽若不忍死詮次恐日久就湮沒不孝等罪戾滋大用敢濡血和墨粗陳梗概惟當世立言君子賜覽觀焉府君姓袁氏諱淑先字來範一字模圃郴州桂

陽人系出有虞於周爲陳春秋時陳公族有濤塗者以王父字爲轅氏世居河洛晉世以來分仕南北一徙華陰再遷豫章族滋盛趙宋時有學淵者生子十三人散處四方而瓚始居桂陽長寧鄉之文三三里上流是爲桂陽始祖瓚十三傳至廩貢生子亮公諱嘉謨府君曾祖也子亮公生廩貢生亦邵公諱興錡亦邵公生歲貢生宗濂公諱風華兩世皆以府君貴贈文林郎亦邵公配宋氏宗濂公配朱氏皆贈孺人宗濂公六子府君其第二子也六歲入塾十歲學爲文十二歲贈公集族人

會課府君與馮文成爲贈公所許族人咸相推服贈公督課嚴府君尤力能委己於學祗承過庭之訓所業日進雜受諸經子史及唐宋以來諸大家文盡能究其指歸爲舉業文則專師方城下筆輒得其似年二十一補諸生其秋以五經例舉乾隆十八年癸酉科鄉試明年試禮部不第歸時贈公方家居授書府君益潛心受學贈公嘗言古人立身須有堅定之力每誦范文正畫粥朝朝長白寺之句以勸府君府君由是操行彌厲學益進連丁內外艱服闋再試禮部薦不售三十一年大挑

二等授黔陽縣教諭明年到官力以造士爲己任士盡
慶得師捐俸修學宮甫成黔陽士與鄉薦者三人前此
未有也四十七年遷漢陽府教授奉文截取赴部明年
選授寧波府象山知縣象山地瘠民貧府君至謹守繩
墨尺寸不踰未嘗以絲粟擾民故事縣中受詞遣役齋
票下鄉有下鄉錢聽訊有鋪堂錢府君遣役則酌路近
遠給費與之而硃書票端役無所用其需索每日視事
剖決如流水胥吏惴惴不敢擾一語鋪堂陋規及一切
賄囑諸弊不戒以絕凡數月謳歌徧於路邑人士於治

事之堂縣額頌美四十九年上南巡大吏檄委府君辦
理西湖黃龍紫雲兩洞工程又以寧屬守令皆辦差會
城委府君赴郡彈壓在郡三月清操益著郡人至今稱
焉四月上回鑾賜荷包一對庫緞二端復奉恩旨加一
級明年正月恭遇覃恩榮及兩世府君以仰荷寵光咸
深祿養每興風木之悲益矢致身之分每與不孝等語
及未嘗不流涕沾襟也濱海多盜且門賊竊取漁網事
主應佩朝張其詞訴守汛官守汛官遂以賊眾二十餘
持鉤挾石行劫傷人通報迨府君獲正賊陳江觀等九

人詳鞫之始得其實獄上得從輕擬人皆稱府君治獄之平五十二年正月臺灣賊林爽文聚眾爲患官兵勦捕其黨多竄入海石浦爲象山咽喉要地府君奉檄巡查甚力居民晏然有旨發浙省米十萬石海運赴閩象山派二千石府君每船選兵押運浙省諸邑運米者惟象山及慈谿先到閩七月閩賊黃崑山等在太平劫掠兵船殺兵民十餘人餘盡被縛去已而廣東及温州玉環先後獲賊正法而奏摺中有釣船一隻賊十餘人不得主名之語府君查檢官單知爲林佑等十八人因具

稟通報奉緝旋於東窟石浦獲四人而定海玉環相繼報獲真賊始無漏網矣學宮久不治櫺星門外宮牆一道逼臨玉帶溪民居湫隘塵市囂雜府君因請帑繕修謀於邑士估直售民居闢墻址飭工庀材自大成殿兩廡暨名宦鄉賢諸祠學官署廨俱增新易舊煥然改觀東鄉張氏有女父母亡兩弟尙幼家極貧矢志不嫁育其弟弟長親率之耕久而爲之婚府君給扁旌之城中周烈婦錢氏之死則爲詩以弔伐石樹碑此二人邑中初未舉報而府君採聽輿論輒舉以示勸其留心風教

如此邑中佛寺頗盛產多爲豪強所侵不肖官吏復蠶食之多中落府君查核被侵田畝俱照例減價斷贖於是護境延壽衍慶普明五獅諸刹盡復其舊府君故非佞佛者以爲象教之設由來旣久各安本業與四民不相病也不可獨令彼失所耳府君旣守贈公之訓又自信窮達皆有定分一切逢迎巧宦之習恥不肯爲而方伯顧公獨以府君朴誠能任事屢加獎譽府君感方伯知遇之隆益自刻苦所冀上報國恩無慚職守又以彌補虧缺拮据萬狀數年之間心力交瘁甫得就緒而疾作謂可養病林下以休餘年乃阨於受代者之苛戾久留郡城不得回籍調治跋涉山海疾乃增劇蒼涼旅舍誰可告語揮手長辭齎志入地於乎痛哉先是府君截取赴部時遇能降神於乩者有秋光菊豔天然妙海外山間一局棋之句已而果得象山八月抵官一時傳爲異事謂乩語畢驗豈意遂爲桐鄉命葬之兆乎生平著述有龍標芳躅吟及經義行世其未刻詩文若干卷謹藏篋笥生於雍正十一年十月六日卒於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四日享年五十有八配吾母朱孺人諱山公女

封孺人例晉七品孺人側室富氏子男四人長不孝志
林國子生娶朱氏熙尙公女再娶廖氏學西公女次不
孝志校增貢生娶朱氏繼唐公女次不孝志樹邑庠生
娶朱氏候選縣丞菁華公女皆吾母朱孺人出次志椿
庶母富氏出女一人朱孺人出孫男六人某某女一人
不孝等扶輿旋里苦出昏迷記憶所及十不得一語無
倫次伏冀大人先生之有道德能文章者俯賜矜憐錫
之銘誄以光泉壤不孝等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例授徵仕郎中書科中書顯考青崖府君暨配例

曝表堂文集

卷九

三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封孺人顯妣李太君行述

爲盧參軍登書作

嗚呼痛哉不孝等遂長爲無父無母之人矣自吾母棄
養不孝等方日夕侍吾父謀治窳步事私念吾母體素
羸弱臥疾以來吾父日三四診視調護百方不孝等侍
湯藥抑搔扶持未嘗頃刻去左右凡五年卒至不諱猶
幸吾父神明未衰冀得長侍膝下往往制淚承睫不敢
流反覆慰譬冀得吾父之悲有時衰減則不孝等終天
之恨庶幾於承奉顏色時可以稍釋乃甫浹歲而吾父
又棄不孝等矣此皆不孝等罪深孽重天降酷罰遺禍

於吾父母鮮民之生不如其死之久復何心顏視息人
世顧念吾父積學砥行久重士林吾母勉治內職無間
宗黨使不及今紀載邊前光宿隱德則不孝等罪戾滋
不可道用敢茹哀綴述冀當代立言君子采擇焉盧氏
系出東陽後遷定海之金塘山明嘉靖間有家錦者以
避倭難再遷於鄞遂世爲寧波鄞人家錦生傳攻傳攻
生應龍應龍兄弟八人皆以讀書敦行有聲於時里中
有高陽之目是生誠吾府君諱學信吾父之高祖也誠
吾府君生君育府君諱文英無子以弟素先府君諱臥
龍子章爲後是爲子雅府君子雅府君生明村府君諱
兆晨字寅仲國子監生以世父訓導公垣封修職佐郎
溫州府儒學訓導以吾父例晉徵仕郎中書科中書元
配呂氏贈孺人例晉太孺人副室宓氏例贈太孺人是
生吾父諱址字丹陛一字青崖幼而奇嶷學於孝廉郭
先生永麟爲經義有聲年十九受知於學使者長洲彭
公充鄞縣學弟子員每試輒高等名噪甚尋補增廣生
員乾隆十六年郡中大饑輸粟助賑大吏以聞得旨以
貢生議敘連試布政司不利以例授中書科中書然猶

焚膏繼晷攻苦不輟也久之兩目失視始絕意進取時
不孝登書方仕西粵吾父每遺書訓勉惟以居官盡職
力圖報稱爲言未嘗及家事也生平喜聚書遇有善本
不惜重買以購朋簪中有異書必宛轉借鈔晨夕讐校
往往至廢寢食搜羅三十餘年所得書凡數萬卷將爲
樓以貯取昌黎贈玉川子詩語名之曰抱經詹事錢公
大昕爲文記之甫庀材而吾父病矣吾父自失視以後
每得善書必令子弟侍側讀據觚聽之念縣志自聞隱
君性道後歲久未修言於鄞令錢君維喬開局纂輯延
詹事主之吾父則盡出藏籍以供搜采又以志乘所載
未能徧及別成四明文獻集一書好吟詠嘗取陶靖節
詩次和成集他所爲詩古文詞凡若干卷行將次第編
輯授梓以傳性至孝先喪呂太孺人後喪贈公並哀毀
盡禮乾隆乙酉省試旣行宓太孺人有疾弗豫命勿以
聞吾父甫畢試心動卽於其日乘月渡江比至家則太
孺人已先一日捐館舍矣枕尸盡哀絕而復蘇者屢旣
免喪餘哀未忘不孝等侍坐談次偶及太孺人輒流涕
泫然沾襟也與世父訓導公友愛甚至遇事必請命以

行姑母適孫氏中歲而寡所以恤其家者備至子雅府君葬西山墓穴爲風水所侵言於尊行請獨任改葬又念大宗未有祠非敬宗收族之義爰集族人勸建卜地於城東隅鳩工庀材周歲成事迎主入廟歲時享嘗秩然也是役也吾父任經費蓋十之三他若宗姻中有所求必量力助貧不能殮者或予棺或賻贈蓋歲無虛日矣精岐黃之術人有求治疾者無貴賤必往貧者或助藥餌全活者亦時有嘗雪夜徒倚於門聞兒啼聲命從者審視則甫周遺女也雇婦乳之比其長而嫁之其他好施樂善類如此體素充盛亦少爲六氣所侵偶有弗怡服苓連苦寒之劑輒已故屏獲苓勿御也自吾母不祿吾父悲哀之餘精神微損於前然終日危坐夜漏至四十餘刻方就寢善飲飲猶數斗不醉旣寢疾不孝等侍側猶據牀危坐所以訓誡不孝等者娓娓不倦也凡旬日自審六部脈微見代曰吾殆不起矣因問何時不孝等對曰嚮晨又問不孝等俱在側否咸應聲曰唯是時方倚不孝登焯坐命不孝登翰以手按摩胸前頭微傾氣息漸弱不孝等亟以人葆湯進微啜而已再請目

已瞑矣嗚呼痛哉天乎人乎其不幸等生不辰而夭奪
吾父之速至是乎吾父生於雍正三年四月三日卒於
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一日享年七十配吾母李氏乾
隆甲子舉人候選知縣諱自新公女幼而明惠女紅中
饋不戒以習相攸以歸吾父是時二門方盛給使令者
趾錯於庭吾母侍舅姑一切扣搔扶持盥櫛澣濯烹飪
諸瑣屑事必躬必親舅姑安焉生平未嘗有疾言遽色
吾父性下急吾母每以溫語解之蓋自結髮以至皓首
敬戒無違如一日也遇家妯周孺人恭而有禮先後之

晴窗文集

卷九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聞怡怡若兄弟舅姑沒襄大事必盡誠祭祀必式於禮
先吾父一年卒卒之日爲八月二十六日其生以雍正
元年十一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一子七人長卽不孝
登書廣西布政司經歷屢署思恩樂平二縣龍勝州通
判德勝州同知娶邱氏次登岳監生娶張氏再娶袁氏
次登焯娶鎮海張氏次登翰監生娶朱氏再娶王氏次
登青監生娶王氏次登封監生娶吳氏次登標監生娶
慈谿孔氏女一人適己酉舉人鎮海陳元枚孫二十人
某某孫女十九人曾孫四人某某曾孫女四人吾母之

卒也吾父卜地於光溪之麓因循未舉今將奉二喪合葬焉日月有期用敢忍死濡淚和墨粗陳梗概以邀惠於大人先生之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錫之銘誄賁及泉壤不孝等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述

生母洪夫人五十述

生母姓洪氏鄞縣人年十八歸先大夫於京師時先大夫官刑部主事俸薄不足自給而贈公春秋高家累繁重則與母陳夫人節縮衣食以寄奉菽水贈公以爲賢

瞻喪堂文集

卷九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甲戌先大夫出守永北生母侍陳夫人偕行旣至署布衣疏食尤以勤儉爲家人先永北無屬縣而先大夫治事無幕客每讞疑獄連日夕無休時生母恪勤侍左右未嘗有惰容庚辰先大夫以待次吏部卒於京師生母聞耗一慟幾絕欲以死殉鈞時才十齡兩妹皆幼鈞牽生母衣哀號向陳夫人不知所出陳夫人素羸疾見生母奄奄聲氣僅絲髮出喉間顧小兒女疾病不能興生母念任重道悠乃強起治食事先大夫自永北歸故不名一錢至是益困則典衣脫珥經營祭葬延塾師課鈞

潔治饌具媼姪友朋饋問必式於禮而日佐陳夫人勤
十指以餬其口每曉漏將盡一燈熒然課讀竟爲鈞道
說前事輒相對涕泣哽咽不能成語用是憂勞勤瘁遂
得咯血疾疾數舉發屏湯藥不御鈞泣勸之曰吾七八
年前求死不得尙奚事此汝勉讀父書毋貽兩母憂可
矣操作如平常陳夫人知之乃曰若幸自愛吾老矣不
能爲若撫諸孤也蓋生母懼傷陳夫人心故雖甚憊非
昏眩顛仆勿敢言也戊子鈞從學鄭先生於新交生母
誠鈞曰鄭公古人若從之遊立身行己取舍進退之際

當善學之勿徒事詞章科第以人重毋汲汲名利書至
必諄諄及之且曰吾在汝家盛時視富貴無異貧賤故
處約不困性慈仁御僕婢未嘗以盛氣加之又好施與
鄰婦有告貸者倉卒無以應立脫頭上簪與之有鄰人
盜鈞脩脯事敗禁勿窮詰後有所請周恤如故常臧獲
盜錢物鈞繫之官生母善遣之有僕自永北攜歸稍長
歸其質令往省父母同室婦以貧故發憤仰藥藥未盡
而嘔生母廉其狀異之叩之不肯言爲嘗其嘔反復慰
諭解治之得不死初育第五女以病故命媼乳之媼有

子亦命之來媪抱子熟寐壓女死媪惶遽求貸生母曰
汝方欲育吾子以育汝子汝豈謂至是然汝食於乳是
後豈復有人索汝乳子者汝但歸吾今給汝兩年食不
汝苦也時先大夫在京師亦勿以告聞者以爲難生母
子六人男一人鈞鄞縣學生女五人殤其三人一字慈
谿鄭人湛一未字乙未八月朔日生母五十初度念生
母苦節撫孤垂十餘年罔極莫報敢懇大人先生之有
道德能文章者錫之壽言以爲宗族交游光寵且使生
母得附鉅製以傳感且不朽

考

提刑公葬地考

袁氏自南昌來鄞其卒也皆葬於鄞之西山而族譜載
提刑公葬蔣山蔣山在西南之交得西之分爲多故古
亦名西山也文學大谷墳墓考謂未考其處崇禎間處
士慶裕率族人往求之以禮部孟悌成進士時曾一至
丁魯設祭因求之丁魯之冷灣得袁氏古冢以爲提刑
公墓作集義祀明之亡也相率而避兵祀禮中廢先大
夫據慶裕所記求之已爲蓮花菴僧所据言之官而墓

得保復捐貲權子母以修祀事先大夫捐館舍後十有六年其子鈞詳考舊聞竊以謂丁舉之墓非提刑公墓也鈞讀胡祭酒儼曾學士榮所作種德菴記載提刑公葬地甚明胡記云刑部尙書章有子四人長芳泰和令次文蔚建安簿次文炳長興尉次文質建陽令四人者各置莊於邑之西山墓所又各立屋以爲菴者四皆以德名曰世德在資教寺西文質紹之曰大德在眺頭文炳紹之曰厚德在蔣山丁舉文蔚紹之而種德菴實芳之所建與夫人倪氏子進士景安景安孫教授澤民澤民子翰林士元士元子太常琪俱葬是隴而享嘗於是菴曾記亦云芳兄弟四人分葬鄞西各置墓田供祀事且構菴其旁以爲歲時奠薦之所而種德菴在楊山人舉芳與夫人葬於此而附其子孫與胡記略同然則四祖之墓與菴相傳也自宋迄今凡五六百年庵之存者惟種德世德耳蔣山丁舉所稱提刑公墓當是文蔚公墓蓮花菴當卽古之厚德也四菴者皆供佛像命僧住持種德世德爲尙寶公重建且歷世之墳墓咸在歲率五六至故至今存文蔚之子孫微矣是以僧人据爲已

有也長興公吾本生祖墓在董巽與眺頭近翰林公既後提刑公以長興爲從祖其祀屬公之少子鉉子孫主之今爲望春橋一支亦微弱墓祭闕焉今眺頭有菴亦爲僧所据當是昔之大德提刑公墓之在楊山人巽尙寶公時猶無異詞自禮部孟悌設祭於蔣山於是葬處不明禮部尙寶公從孫也相距不及百年相沿之譌不知所自起然此後愈遠愈失其本乙未冬釣得家譜寫本於明經袁萬傑家殘缺金華戴良爲之序有印記以爲翰林公作太常公修其書字畫與余家藏符臺外棗寫本同帙首亦有尙寶公靜思齋印記蓋三世未成之書而又失其半者中一條云昔聞六三朝奉爲幹人顧宗禮稅院以私鑄鹽鈔所累囚於臨安竟以疾卒弟因覆尸以歸爲從事火葬於西莊受度堂化壇骨歸延慶觀堂淨沼後仍刻木同夫人倪氏合葬鄞縣桃源鄉四十七都西山潘巽廟石橋後巽分注云卽楊山人巽此與胡曾二記符矣然其詳不載記中豈諱言之耶或曰潘巽小山巽嶺昔爲吾家山今屬陸姓中多古冢土人皆謂袁家墳余詢之陸秀才炎良然不知何墳爲提

刑公耳鈞將移蔣山之祀於西山合長興公而享之庶
幾先人之志與庵記亦見家譜中其書晚出先大夫未
之見也鈞謹約其文記之俾後之人審正焉

西袁氏世系考

吾家舊與豐城袁氏通譜其譜始祖德德生明明生珣
珣生宗宗生大升大升生彥高彥高生子華子華生天
祐於天祐下注云字叔晦一字子誠遷浙江鄞縣以宗
正子誠公爲天祐繫於第八代而遞及其子孫相沿既
久莫辨其譌鈞嘗取其生年考之竊有感焉按譜彥高

生宋靖康丙午三子長子榮生紹興乙亥次子成生紹
興壬午次子華不載生年然要在壬午後而宗正公從
高宗南渡在靖康丁未其時已第進士積官至刑部侍
郎推其生年至少亦當在哲宗之末是宗正公之生不
特子華未生卽彥高之生尙後三十餘年也而以爲子
華之子可乎且德以大中祥符初年贅豐城下逮哲宗
之末不及九十年亦必無傳世踰七之理間嘗盡考歷
世誌傳其所載世系皆書自江西南昌扈蹕來臨安因
定居於鄞未有及豐城者近得蔣教授景高撰翰林公

墓志以宗正公爲朱鴻臚少卿逢吉之孫比部員外郎成務之子自逢吉以上世系特詳逢吉之六代祖暉爲咸寧令始居南昌暉至宗公正八傳豈子華之子亦有遷鄞者以八世遷鄞之說合而譌附與且宗正公名子誠失其字未聞有名天祐字叔晦一字子誠之說又豈子華之子天祐故字子誠而非吾宗正子誠公與弘治甲子豐城五修譜禮部孟梯作後序題云弘治乙丑豐城宗長名洪字畏菴者遺其姪理會譜謹書末楮以奉正統初彼中刊譜吾諸父以上具載其間有得之吾宗人者未詳因而致誤敢以奉告序略云吾家世傳趙宋南渡有諱子誠者官至刑部侍郎知臨安府扈蹕至鄞而占籍焉近年盜發八世祖姑墓得志石曰袁氏本江西派僑寓於明而爲鄞人序列三代悉與譜合則臨安府君來自南昌而爲始遷之祖也信矣迨今逾三百年傳序十餘世每每以南昌爲念者不能忘所自出也傳序雖遠支派猶幸可尋故愚齋府君修譜自吾遷鄞始祖以下十世咸無遺焉第山川修阻世序支派得之吾宗人者不無出於臆料甚至上認祖宗而下得文

人之奸者有之如我七世祖德祐忠臣竇八世祖諱文炳之中子書其所自曰係潘知府之子繼此使我桓桓烈祖含冤地下子孫世抱悲憤而未之能雪竊考忠臣昆季三爲父母者奚假異姓以爲後耶殆爲隸戎籍者畜養子以代其伍媚愛姬者借螟蛉以悅其心得指而爲之口實耳若太常府君乃檢閱府君之長子則系之於別派豈其涉歷殊方未嘗奉譜以行支派或亦未之究與此尙竇府君每覽惠來譜圖深嘉勞於用心博於陸族又涕泣不幸而致誤之如此也吾家譜系檢閱府

君嘗修之太常尙竇兩府君續之自我諸父以上倫序復正親疏井然尙幸無恙云云鈞按正統辛酉豐城袁純四修族譜吾鄞縣支始與彼通譜以今考之必奉新令彰之所爲也彰之曾祖天錫取降臣趙孟傳女因孟傳得官匿家譜諱忠臣公死節事與吾宗爲難者凡數世天錫二子本立本文本立二子元仁元俊元俊以罪誅籍連元仁遭配遺本文五子長元名坐私錢三隸戎籍次元良元英坐私鹽謫雲南次元輝方氏梢水充水軍次元齡竄身不知所終元名彰之父也然則禮部隸

戎籍媚愛姬之說皆謂彰之祖父與彼通譜必彰之所爲也

尙寶公符臺外集有送襄陽知縣袁孟振還鄉詩孟振豐城人卽四修譜純之從兄而公詩無一語敘及宗親故豐城通譜彰之所爲公之所惡也

檢閱府君所作譜太常府君所修者曰四明袁氏譜圖有戴良毛彝仲二敘首葉有靜思齋印記乾隆乙未得之袁明經萬傑家僅有藝文世系闕焉然記載頗詳其後又有四明袁氏家乘通判祖義屬草彙其孫序班茂

瞻表萃文集卷九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蘭成之凡二冊往得第二冊於族兄光霖處後叔父往齋君借與族人袁德祜德祜因匿而不歸乙未丙申之間德祜以墳山事構訟將此冊送縣縣吏胥索錢久未給領己亥夏五光霖之子行信言於余余捐貲領歸行信并將第一冊統歸於余余修鄞西袁氏家乘此二書引据頗多

觀通判家乘其於豐城鄞縣聯合處中多微辭蓋亦心知其謬而相沿八世不敢頓易以駭族人耳目己亥夏五彼中十修遣其族人來會譜吾宗人仍集世系授之

余亦不敢沮也吾鄞之宗甚微弱自通判至余二百餘年僅乃一爲修輯族人之知言者百不得一若舍豐城而自爲譜旣不能爲之戶說又恐數十年後未必卽能舉修付之剗刷也要之通譜自宗正公以下故爲可信其前之譌傳者余別爲專譜論辨以著其失兩全之方亦敬慎之道也

鄞縣始祖爲宗正公子誠二世學士公國賢三世尙書公章其間可疑亦有數端長興公墓志云曾大父國賢大父子誠父章以國賢爲子誠父一可疑也胡儼曾槃

瞻泰堂文集卷九

四西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所作種德庵記皆云子誠生章不及國賢二可疑也檢閱公墓志曰成務生子誠父名成務子名子誠雖屬嫌名亦恐未安二可疑也尙寶公立兄忠救嗣告祖文曰粵惟先世扈蹕南遷傳世逾七異居各食合祭始祖以下告以分奉文曰吾袁之世始自武翼宗正公曾階武翼大夫迄九舍人應世逾七亦似少卻一代者四可疑也慶元路改正昭穆執照曰袁士元狀告故高祖千四官生下四子芳文蔚岡墳舊稱宗正公爲遷四而屬之尙書又以遷爲千五可疑也歷代墳墓俱在西山而學士公墓或

云祔始祖或云在東湖譜無明文六可疑也譜稱三世
叔祖采字君載爲永嘉令遷於衢考西安志采登隆興
元年進士樂清志采三衢人文獻通考袁氏世範三卷
樂清志十卷陳氏皆以爲信安袁采君載撰是采爲三
衢人章字君軾采字君載尙寶公與兄詩亦有願將世
範細研精之句是采爲尙書公之弟爲鄞人采及身而
遷不當遂著籍彼土志乘或有傳會通考本其自署七
可疑也竊意學士公乃宗正公之父先嘗爲泉州泉與
衢近遂遷焉宗正公以扈蹕僑居於鄞長子尙書公留

鄞次子采歸奉祖祀仍家於衢其後子孫知奉宗正公
爲始祖而不知奉學士公爲自出之祖歷世既久遂謬
以爲二世耳茫茫五六百年之前文獻無徵爲之慨然
書此以俟後世博學君子審正焉

君載公以隆興元年成進士又十六年爲樂清縣刻世
範以教樂清之民庚子三月余客武林於坊肆間得是
書覽觀竟日蓋老成閱歷之言非少年所能作也推其
生年至少亦當在南渡時矣尙書公生四子二女其可
考者第三子長興公以慶元乙卯生長女七居士以淳

熙戊戌生長子提刑公生年不詳然與魏文節同時在
孝宗之世孝宗在位僅二十七年則提刑公之生亦當
在紹興中而尙書公爲提刑公之父君載公之兄合而
證之其生在南渡初無疑宗正公以建炎從王至鄞而
尙書公以南渡初生是子誠生章之說亦無可疑也
又檢成化郡志載湖心寺始末以七居士八居士爲尙
書袁子誠女按子誠公終太宗正寺丞而尙書名章志
訛其名耳或云宗正公會爲刑部尙書然亦當云尙書
女孫

攷先世文獻有誤合宗正尙書爲一人者李賢作尙寶
公墓表陳敬宗作墓志黃潤玉作行狀及成化志是也
有以尙書公爲宗正公子者胡儼曾槩所作種德菴記
姚廣孝作太常公墓志陳敬宗作徵士忠毅墓志嚴端
作贈主事應驃墓志是也其以宗正公爲自南昌徙居
於鄞蓋無異詞至若敘述豐城則祖字行始間有之乃
在萬曆以後正統中與彼通譜而萬曆以後始敘及可
見前此從之者甚少也至學士公往往不見諸墓志有
之蔣教授景高志檢閱公墓及嘉靖中所得長興公志

弘治中所得七居士志而已而長興公志以學士公系於宗正公之前見翰林公譜圖當爲可信餘皆後人傳寫豈有所改易耶

三喉考

氣喉在東渡門城牆下食喉在市舶務南牆下水喉在鄞江廟側食水止用洩水氣則通潮乾隆四十年前臨江守李君昌昱等請於當事復三喉食水二喉故址已得尋以經費不足而止四十九年九月李君等復申前請縣令爲毘陵錢君維喬力主其議而董役者乃鄉人

王璉故縣吏是時氣喉故道久爲市廛所侵璉受賈人財以米倉前之溝當之李君等不察也盧鎬誤聽璉說而堅持之於是拆城拆護城之廟強穴而通之所費餘千金最後濬河者至生薑橋氣喉故址見焉碑闡之柱顯然錢君既請於上官拆城修城事難更張李君等爲璉所給亦遂掩護之於是毀碑柱以滅其迹五十二年錢君修保豐碑又令王璉董役璉以仍舊修則不能侵漁入己也給錢君增高碑底移迴沙闡向裏去舊址七丈五尺增高一尺旱則水涸如故數日雨田禾且病水

於是邑人將改保豐之禩如舊而填塞偽喉有妄男子創議則欲并塞食水二喉余詳采載籍作三喉考以貽知言者

舒龍圖畫四明雜詩云市港兩潮通自註云閘在城東隅

按龍圖詩註則食氣二喉北宋時已有特未有喉名耳以寶慶志它山水利備覽考之惟東渡門牆下者通潮是龍圖所指城東隅當是城東北隅圖經係傳鈔之本東下脫北字耳

續文獻通考

卷九

天四明雜書

約圖刊本

乾道圖經云城之河渠蓋一水自它山經仲夏而入南門一水自大雷經廣德湖而入西門淫潦泛溢則城之東北隅有禩以洩於江禩閘猶存

此郡志之最古者止言禩閘未有喉名

寶慶志云日月二湖皆源於四明山一自它山堰經仲夏入於南門一自大雷經廣德湖入於西門瀦爲二湖在城西南隅湖之支派繚繞城市往往家映修渠人酌清泚又引之於北隅鑿兩池以停之淫潦泛溢則城之東北隅有食喉氣喉二禩以洩於江

食喉氣喉之名始見於此不及水者兩喉北宋時已
有水喉之設在其後耳

魏泉使峴它山水利備覽云峴考郡志所載淫潦泛溢
則城之東北隅有二碣以洩於江目之曰食喉氣喉注
云水自離入不有二碣以洩之歲旱則有火災紹定元
年守胡榘聞諸朝廷禁民立屋以塞二碣且欲浚導必
時隄防必謹然不明言碣之所在峴詢諸耆老僅知來
歷氣喉碣視食喉稍大經都稅務前在東渡門牆下以
坂爲閘潮漲則與坂平市河之水充溢則啟閘以洩於
江食喉碣視氣喉稍小在市舶務之南牆下止用洩水
卻不通潮又有水喉一碣亦以洩水

水喉之名始見於此然與食氣兩喉分別言之蓋圖
經所言碣閘猶存者至此六十餘年中間雖有胡守
建議逮泉使時漸就湮塞故詢之耆老僅知來歷也
觀胡守禁民立屋以塞二碣則紹定時尚未有水喉
可知泉使所引之郡志卽寶慶志其注卽寶慶志之
注云水自離入不有二碣以洩之歲旱則有火災是
食氣兩喉專爲離入之水而設可知蓋自樓異廢廣

德湖西七鄉之田無歲不旱而保豐故硤亦尋塞矣西北三十里間水無所洩每遇淫潦往往匯於城下反藉城中之喉傳送故其後又增設水喉以洩之建置雖不可考大約紹定以後淳祐未復保豐硤以前十餘年間之事也增設之喉鄞江門側人所共知故不言其地耳林幹元晉迴沙閘記云可齋陳公淳祐二年枹碣一曰保豐修碣號爲喉者三曰食曰水喉曰氣是歲東西浙俱歉於澇明獨有秋保豐雖舊有硤其故址已爲居民所有陳公復之不殊於創紹定

元年胡守但言食氣二喉至淳祐二年才十五年而三喉並稱則以並經陳公修治之故也

至正續志云水喉閘在東北隅東渡門牆下都稅務前以板爲閘潮漲則與板平市河之水充溢則啟閘以洩於江食喉閘視氣喉稍小在東南隅市舶務之南牆下止用洩水卻不通潮氣喉閘在東南隅獅子橋東舊鄞江廟側

按至正志以氣喉爲水喉以鄞江廟側者爲氣喉非與它山水利備覽異也備覽是刻本故不誤志是寫

本志文蓋全錄備覽文傳鈔致譌耳水喉閘之水字氣字之譌觀食喉視氣喉稍小句序次顯然可見東南隅之南字北字之譌氣喉閘之氣字水字之譌至此始詳水喉之地矣

聞志云食喉在市船務之南牆下視氣喉稍小止用洩水不通江湖氣喉在東渡門牆下經都稅務前以板爲閘潮漲則與板平市河之水充溢則啟洩於江水喉在靈橋門左亦以洩水

按隱君載食氣兩喉亦全錄它山水利備覽文而易

其序此無關考據不明行文之法耳其於水喉忽云在靈橋門左爲據入言之乎抑據出言之乎據入言左卽獅子橋東舊鄞江廟側者也據出言左則既以東渡門牆下者爲氣喉市船務南牆下者爲食喉不得於兩喉間又添一喉也此亦行文不善致有此誤然其於食氣兩喉名實獨不誤

全庶常祖望湖語注云水喉食喉氣喉三閘皆穴城洩兩湖之水東入於江氣喉正當鄞江門下爲南湖尾其離龍湫不半里今城下尙有穴洩水入江竭力莫能塞

乃知鄞江門之不可廢也

按庶常所據者亦至正志譌文

錢志云乾隆五十年知縣錢維喬因疏濬城河撈訪故址三喉並行建復維喬重復三喉修濬城河記略曰邑舊有三喉之名下車後訪求水喉氣喉尙有遺跡惟食喉杳不可得郡城形勢西南高東北稍庳東北通湖故無水門賴三喉洩之斯氣不至壅遏且城河久淤居民佔蓋棚屋穢濁日積謀之邦人士數年歲乙巳乃得輸資經始五閱月歲事佔者毀之淤者浚之爲經爲支以

續文獻通考卷九

至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次疏引考食喉在古市船務今常平倉之前址出城根距雉垣十丈許溝而導之完築鞏固下墊以石於是三喉顯然仍循舊制水喉氣喉置版牖以便啟閉食喉僅以洩水不通江湖者無庸又載建復三喉案云乾隆四十九年九月鄞縣紳士李昌昱等呈稱府城東北濱江西南河渠惟藉四明發源之水一自它山一自大雷分流灌注迤邐入城蓄滯日月兩湖城內舊有三喉在東南隅市船務南者爲食喉在東南隅獅子橋東者爲氣喉在東渡門都稅務前者爲水喉西南兩鄉入城之水

由三江宣洩達江禁民居屋以塞喉道濬導必時隄防
必謹啟閉必如式載在志乘班班可考今上流經河通
塞不等以致喉道日久淤廢水自西南兩水門入者仍
由西南兩水門出不特城內停蓄汙垢居民汲飲多生
疫癘東北隅市廛稠密之處因河身壅塞猝有火變汲
救無地而且全城之水無喉宣洩仍出南水門繞注南
濠河以致護濠長春隄岸不時壅決淡無所蓄鹹無所
禦西南兩鄉田畝每多歉薄昌昱等曾於乾隆四十年
間呈前邑主并提道府各憲蒙允舉行濬復其食氣兩
喉業已開復故址赤露惟水喉因前攝縣主周卸任未
遽開通城內外喉道終被市廛居民佔搭河棚水閣茲
再公同勘估數處淤塞經河三喉故轍一爲挑濬即可
疏通其各喉閘下俱舊有石柵遮闌於城牆並無少礙
且需費尙非繁重酌辦捐輸不致稍有勒擾等弊再濬
出土泥卽運填長春隄岸俾鞏固不隕水利民業永遠
沾賴伏叩詳憲迅賜查辦本縣錢批查寧郡城河淤塞
喉道不通久爲水利民生之害前據紳士等呈請疏濬
當經前縣詳明舉行旋因籌議未周中止本縣蒞任以

來時深軫念昨曾履勘情形訪尋故道城河不過通塞
相間喉道亦俱舊迹顯然正圖修復今該紳士等始志
弗怠自願公捐籌辦具見情殷桑梓好義急公但必須
遴選誠實諳練董事善爲勸輸實心經理方克有始有
終共贊厥成現奉各憲飭詳章程該紳士等速即設法
籌費以便及時開工仍候詳明各憲以示獎勵

按此近日復喉之始末水氣二喉謗名貪喉失實譌
名者正其名可也失實者亟當復真去僞故備載之
修復三喉示禁碑文云正堂錢爲永遠飭禁事據各紳

士呈請捐資復喉濬河以期利濟奉提道府憲批飭遵
行在案今三喉業經開復經支各河亦俱一律淘濬誠
恐兵民人等不知條禁日久漸淤除現行出示曉諭遵
行外合行勒石永禁所有條則開列於後一三喉出水
最宜通暢現於喉內近城橋洞添設木椿以闌水面浮
草斷梗一切汙淤等物俾水流澄澈每遇水大之時著
該圖地保於各該處照管隨時撈淨以防淤塞倘該保
日久玩忽不行經管無論紳士兵民許卽報明責處一
三喉內各設有閘板飭令各該保收存遇有秋汛大潮

善卽時闕止以免鹹水入城一經支各河有礮石崩頽者著該保報明卽押業戶隨時修築如實係無力修築及官街地面卽善莊首估計於圖內按戶出資公修如敢玩延推諉許該莊首稟明押辦一河身上不許搭蓋棚屋如有隔河房屋欲通往來只許用板橋寬不得過四尺旁用木欄並不許搭蓋竹席篷屋其橋板離岸升高三尺俾水滿毋礙行舟違者許鄰保呈報責處押折一河身浮浸竹木往往上堆土石取用時隨將土石落水最易填淤深爲水利之害嗣後如有復蹈前轍許鄰保呈報責處並卽押令淘深一東門城內外有開設棕鋪及織席爲業棕屑草皮毋得仍傾河內違者許鄰保報明責處外差押淘濬一有淘沙生業者止許在城外河寬水深之處淘濬不得於城內各河淘沙違者許在城就地居民投保呈明責處一附河居住兵民貪圖近便傾倒灰泥穢物等類最易填塞河身應行飭禁違者許鄰保指名稟究

此飭禁碑文雖氣喉未復而於食水二候固善後事宜也故亦備載之惟文內莊首二字百年積弊已奉

大憲禁革不足據耳

盧廣文鑄食喉辨云市舶司爲今米倉載在至正志及聞志者班班可考則志載食喉在市舶司南牆下者確鑿有據矣其無疑一也志載食喉較氣喉稍小今所得古蹟比鄞江門氣喉略減尺寸人因嫌其太小有不似喉口之疑而不知志已先言之矣其無疑二也氣喉與食喉志俱載在東南隅而水喉載在東北隅今按圖位水喉在東北二圖若以水喉爲食喉而欲再從水喉之北別尋一喉則顯與志背至今所得食喉之在東南隅

更屬顯而易見其無疑三也志載食喉止用洩水卻不通潮今所得食喉之迹穴城而出正在天妃宮前濠河南首其地勢甚高潮流所不能到又顯與志合其無疑四也倉之西有小河從西來者出澄清橋時人呼爲後河而故老傳曰喉河非後河卽舊時契券亦多書作喉河字樣顯然以此河之水東出食喉得名而今所得古蹟正與喉河東西相對其無疑五也村民相傳有三喉對三硨之說謂氣喉對大石硨食喉對起浦硨水喉對烏龍硨而今所得古蹟正直對起浦硨其無疑六也至

正志載鄭奕夫都稅院記云中有古井有方池今城守營公署大堂有井甚寬大制度頗異常井而屋旁亦有池沼是都稅院之爲城守衙門可知而水喉正在其前數十武水喉旣定則不得更從其北再覓水喉都稅院旣有著落則不得更別尋所謂都稅院其無疑七也所掘出古蹟城根有擎梁梁下有擎柱其色皆堅好光潔斑斕古色穴城而入則泥土皆鬆對出至護城廟牆下已顯有喉道雖甚淺狹而兩旁石礪端正完好若非喉也城牆之下設此何用而或以爲溝也非喉也不知喉之名義古人正取其細小似三寸之管耳豈與溝有異乎或疑城外無形迹聞故老言雍正八年重修城垣時築至此處屢修不起當道不察城腳之空虛爲喉道也因加功牢築故此處城外土石倍加堅密而喉之迹隱耳然城內旣形迹顯然城外亦從可知其無疑八也

按廣文此辨盡舍前志及它山水利備覽而堅執至正志譌文失實譌名皆由此致故備載以著其謬其曰市舶司爲今米倉云云按今米倉乃海倉館舊址而市舶提舉司至正續志以爲在姚家巷食喉見在

東北二圖則市舶司故址卽其地矣廣文乃以食喉爲水喉而別尋食喉謬一其曰志載食喉較氣喉稍小今所得比鄞江門氣喉略減尺寸云云鄞江門者是水喉非氣喉廣文據至正志譌文也氣喉在東渡門牆下尙未開復至譌喉之小誠與他喉相去遠甚耆老咸曰溝也非喉也而廣文堅信之謬二其曰氣喉與食喉志俱載在東南隅而水喉載在東北隅云云此亦據至正志譌文圖經止言碣氣食之名始見於寶慶志而詳於它山水利備覽然皆在東北隅惟水喉一碣在東南隅耳廣文以氣喉爲水喉氣喉未得則移已得之食喉當之卽如其言爲在東渡門城牆下都稅務前乎爲在市舶務南牆下乎是兩無據也謬三其曰志載食喉止用洩水卻不通潮云云食喉水喉皆不通潮通潮者只氣喉耳不得以不通潮卽爲食喉之證謬四其曰倉之西有小河時人呼爲後河而故老傳曰喉河云云沿城有河爲喉河所出故名喉河在城外統三喉言之也若如廣文以後河爲喉河則三喉皆有河何以其名止屬偽喉耶謬五

其曰村民相傳有三喉對三碑之說今所得正直對起浦碑云云此鄉里無知之言本不足信卽如所言僞喉南距氣喉北距食喉初無多地何以定爲僞喉直對而非他喉直對耶謬六其曰至正志載鄭奕夫都稅院記云云按至正續志在城都稅務前在東渡門內因宋舊址立卽此也是氣喉也若以爲水喉之證則彼之所謂水喉乃食喉食喉與城守衙門不相蒙矣謬七其曰掘出古蹟城根有檠梁梁下有檠柱云云單面硯石何足爲異湖西馬牙漕城牆下亦有之總之原迹顯然不煩人功如市舶務南牆下鄞江廟側者始可信耳又曰喉之名義古人正取其細小似三寸之管云云市舶務南牆下及鄞江廟側者何以皆不細小如三寸管又曰雍正八年修築城垣至此處屢修不起加功牢築故城外土石倍加堅密云云夫惟其非喉故堅固無隙耳他喉原迹俱存而獨塞此喉無是理也且旣塞之何以檠梁檠柱又存而不去卽其說已與前條自相矛盾矣謬八

或曰子辨僞喉信矣然則未出之一喉究在何所曰在

東渡門牆下自生薑橋而出其處有小江橋所謂氣喉也舒龍圖詩注所謂閘在城東隅而東下脫北字者也乾道圖經所謂城之東北隅有碶以洩於江者也寶慶志所謂城之東北隅氣喉者也它山水利備覽所謂氣喉碶視食喉稍大經都稅務前在東渡門牆下以板爲閘者也至正續志所謂閘在東北隅東渡門牆下都稅務前以板爲閘而譌氣字爲水字者也閘志所謂氣喉在東渡門牆下經都稅務前以板爲閘者也去年已掘得因廣文偏信僞喉錢令君不察遂去閘柱滅迹氣喉未復食水二喉雖在不過洩水仍不通潮開與不開等耳近者咎徵疊見僞喉之害非食水二喉之害欲塞僞喉已後其時而一二寡識之徒乃欲并塞食水二喉此則所謂因噎廢食者也夫它山之石自離入故於城東設食氣二喉以洩之先天之離位也大雷之水自兌入半洩於江故於東南添設水喉以洩之先天之兌位也古人立法具有深意豈後人所可妄議爲今之計惟有開復氣喉爲第一義否則塞僞喉而存兩喉以俟來者若并塞食水二喉則其罪且浮於開僞喉又其言欲盡

去兩旁之石填塞城牆是僞喉雖在尙可考而塞之眞
喉歷八百餘年之久已湮而幸尋得者又復故滅其迹
吾故不知其誠何心也盧廣文錢令君之認僞喉爲眞
喉猶爲賢者之過彼欲盡塞三喉眞小人之無忌憚者
矣

瞻衮堂文集卷十

鄞縣袁 鈞秉國撰

議

改正五世祖文學公歸本宗六世祖晉江公去木

生稱議

經歷公生四子長晉江公諱承源次承流次承洌次承泮晉江公吾祖也承流後爲裏堂一支承洌一傳祖祐承泮一傳祖達皆無嗣祝版中以晉江公次子文學公諱祖瑤者爲承泮後非禮也略言之其不可有六按祖

瞻衮堂文集 卷十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達無嗣當以慶字行繼以序言文學公之次子慶遐當後祖達矣舍祖達不繼而繼承泮一不可也承洌承泮俱有子而絕立繼當先其兄今承洌無繼而承泮有繼二不可也晉江公有子二人長祖瑀次文學公祖瑀三傳無嗣當以文學公系下德字行繼而遠取承流之後德高其後德高遷徙不知所終亦當絕矣長房已絕而次房又出爲人後使晉江公有後而無後三不可也晉江公爲長子繼宗卽本無子嗣尙當取兄弟之子後之今絕長而存季四不可也七修譜中明以祖瑀祖瑤同

系晉江公下時文學公已歿久載及卒葬然則孰之後
承泮耶後人億度之私上誣宗祖五不可也先祖以來
均未聞其審而僅據祝版妄稱晉江公爲本生祖以承
泮爲祖昧倫序之重乖繼嗣之義六不可也考祖瑀之
曾孫宏岱無子議繼時本房德字行非無人而德高等
欲強與爲祖瑀一支後因繼序不當乃以已故之文學
公追繼承泮則文學公爲季房而仲房之德高得入爲
孟房後矣余之修譜取裏堂一支祝版錄其本系如茂
庶之子宏增出繼於茂廉而庶絕宏培之子憲祥出繼

於宏袞而培絕且德祥旣後宏袞而宏臣第四子德智
宏恢第四子德源皆與爲宏袞後此何說也以余所及
見德立無子其卒也光曙光曜爭爲之後服三年喪今
光曜之父尙有他子若光曙則有兄而無子不爲立後
其父一支亦絕矣吾族處極衰之運初無生產之藉而
爭繼爭產去其父祖而不悔亦可歎也今祖前無子不
能爲之追繼祖達系下仍以倫序相當之慶遐誓之而
晉祖文學公奉歸本宗文學公之子孫咸得奉晉江公
之祀而去本生二字豈不善與且先人有行之者矣昔

者十三世祖衍無子其時忠臣公死節門祚衰薄族之不肖者欲陵抑之因以公子教授公降繼衍爲子教授公衍弟也凡爲之子者終身至其子翰林公始正倫序奉教授公歸本宗而已爲衍子今慶遐文學公季子也以後祖達以承承泮之祀而文學公得歸宗爲晉江公子繼序復正親疏秩然豈非先志乎因於序世系時請命尊長特爲改正恐相沿已久子姓昧厥義故詳記之如此謹議

說

易字說

余之生大人命余曰鈞出就外傅塾師字余曰秉國生二十六年易爲秉穀穀與國聲相近秉從其舊也秉持穀善秉穀秉持善道也詩曰自何能穀危之也書曰旣富方穀庶民之志也小之也孔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古者太學官人三年則論定之不至者難之也危而葆之勿自小勉其難焉者其庶幾乎且夫三十斤爲鈞手禾爲秉禾之實爲穀穀三十斤可得米一斗五升余將得此而休焉

論

論宋人妄稱錯簡改經之謬

六經之簡皆有尺寸其容字多少皆有定數蓋三代簡策漢世尚有存者漢書藝文志說酒誥召誥脫簡云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而鄭注易乾鑿度自皆合之於度量至三十二而大周補脫正誤復換七簡適盈其計數亦二十五字爲一簡此其章明可知者也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

聘禮記卷十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版也賈疏策簡方板者皆謂據一片而言策是編連之稱是以左傳云南史執簡以往是簡者未編之稱此經云百名以上書之於策是其眾簡相連之名是也孔沖遠左傳序疏云釋器簡謂之畢郭璞云今簡札也許慎說文曰簡牒也牘書版也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鄭注中庸亦云策簡也由此言之簡札牒畢同物而異名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故於文策或作冊象其編簡之形以其編簡爲策故言策者簡也鄭注論語

序以鈎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冲遠之說甚明而聘禮記疏謂鄭作論語序云易書詩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其尺之長短按賈以二尺四寸爲尺二寸證以孝經謙半論語三分居一又謙之文尺二寸者字之誤也賈疏又云鄭注尙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之策書一簡八字是一簡容字多少按六經之簡尺寸皆

同不應尙書左氏字數多寡不同若是尙書字數已見漢志此或賈稱鄭注字數爾六經字數以尙書例之則多不過二十五字少不過二十二字以二尺四寸之策計每字蓋約以寸也服氏所說一簡八字者是初記未定之簡春秋序疏謂後雖在策其初亦記於簡是也此皆三代簡策尺寸字數之確鑿可據者也古者竹簡漆書久而剝落故其脫文則時有矣至於錯簡必成一簡之字然後是錯必無參錯不齊或三五字八九字爲一簡如宋人之臆說者且漢儒親見簡編校勘譌脫至爲

精審未嘗敢輕動經文而宋人處千餘年之後乃欲妄改經典引以就己吾不知其誠何心也學者有志讀古聖人書其必從事於漢經師之業焉可矣

釋

釋黍稷

說文黍禾屬而黏古今注禾之黏者爲黍亦謂之稷是卽今之蘆稷矣蘆稷有赤白二種赤者秔白者糯爾雅麩赤苗芑白苗郭注麩今之赤梁粟芑今之白梁粟邢疏詩維糜維芑故此釋之也麩與糜音義同是卽赤白

稷也李時珍本草粟卽梁也穗大毛長粒粗爲梁穗小毛短粒細爲粟苗皆似茅穗凡數十又曰粟米比梁乃細而圓明別蘆稷小米二種蓋二物皆有秔糯糯而黏者總謂之秔可釀酒稷之不黏者粱也其黏者卽黍也孔子曰黍可以爲酒謂其黏也稷卽粟也爾雅粱稷邢疏左傳云粱食不鑿粱者稷也曲禮云稷曰明粱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粱然則粱也稷也粟也正是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甚疑焉邢氏之言甚精竊意小米之黏者爲粟其不

黏者卽稷矣北方多以小米作酒亦謂其黏也古者黍稷梁秫皆得稱粟黍稷亦皆得稱梁總名則通散則別矣今人或以蘆稜爲梁小米爲粟或以蘆稜爲稷小米爲黍皆失其實

釋八蜡

鄭注郊特性以昆蟲列八蜡之一王肅去昆蟲分貓虎爲二陳氏禮書又以禽獸統貓虎而數百種余謂主先嗇故祭司嗇報嗇故祭百種此錯綜見義者列司嗇於首所以先嗇也如分先嗇司嗇爲二則報嗇之嗇亦得

嘯表堂文集卷十

七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爲一乎農先農也郵郵舍也啜田峻督約百姓於閭井

之處

鄭氏注禮引詩爲下國綴旒作啜郵正義曰三家詩也鄭玄曰啜郵田峻督約百姓於閭井之處疏

云郵謂郵舍然彼詩又言爲下國駿厖齊詩作駿驪明別二馬則啜郵亦當爲二所鄭連言之者統舉之則郵啜皆是廬舍分舉之義自別也禽獸貓虎也古之君子六句所以釋禽

獸亦得列於祭土歸其宅四句祝詞也昆蟲毋作欲令

司嗇諸神除之耳非祭之也彼文曰祭

司嗇百種坊水唐

曰饗

農郵啜禽獸

其析八蜡甚明後人不達古時行文之理往往

謬傳失實

釋五岳

五岳不數嵩高此據虞書四岳四巡而誤蓋四方諸侯分屬四岳中岳在畿內無巡狩述職於此者故止言四非無中岳也大司樂四鎮五嶽崩令去樂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嶽之有五此其證矣然大司樂之注五岳有嶽山而無嵩高大宗伯之注五岳有嵩高而無嶽山孔疏以大宗伯注爲定解而後人以爾雅釋山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兩條互異爲疑不知前一條第記江河東西南北之名山並

無岳名後一條方是紀五嶽也或又引禹貢至於岳陽文謂唐虞已來以冀州霍太山爲中嶽左傳鄭莊稱許爲太岳之胤其說似不爲無據然周已前則然謂周亦仍之謬矣周初以霍太山爲冀州鎮使霍叔主其祀是已夷於四岳隸之諸侯而營建洛邑測日景以定土中必以嵩高爲準其改嵩高爲中岳當在是時大宗伯疏云爾雅五岳不定者周國在雍州時權立吳嶽爲西嶽非常法爾雅不載以東都爲定故爾雅載之是也泰山一名岱恆山一名霍漢武移岳祀於天柱亦爲霍故衡

霍別

讚

阮客蕉像讚

邑虹橋北有知名之士人稱之爲大小阮君者曰畫堂
寶巖畫堂寶巖之仲氏曰客蕉其趨嚮不殊二君而獨
爲賈人鬱鬱以至於死余嘗識其人聞其行事於寶巖
得觀其志而爲之盡然以傷也寶巖曰某先人早背家
貧伯兄學既成謀養遠出太夫人年高某少無所能門
內之事屬仲兄久之困則去而爲賈然頗深嫉市井狡

瞻畫堂文集卷十

九西明樓書

約開刊本

猶誣罔之習與人交罕當意尤不喜交富人視當世富
人夷然也姻某饒於貲初嘗過從已而心薄其爲遂絕
之里中人之與伯兄遊者仲兄無不與之暱爲人謀必
忠人之爲仲兄謀不必如仲兄也不數年竟耗散其母
本時伯兄已卒某方貢入太學居者行者之資繁重促
數仲兄一身任之常貽書勉某進取以繼先人業成伯
兄未就之志家業盈縮趨舍進退之端匿不令某知也
素羸弱蓋至是而病往往作劇旋平然終以勤瘁損其
生語未竟寶巖淚泫泫下矣他日出遺像示余曰此仲

兄未病時作倪君韭山爲補畫古松其上者人亡圖存
實深感悼子盍有言乎余交寶巖最早因識客蕉書堂
行輩長於余又先後遠客比余歸而畫堂歿未相見也
嘗見亡友羅臺三先生所爲阮生傳言畫堂好道家言
求金丹大藥謂可事親永年而客蕉置身古松之側意
者亦欲吸其墜露餐其實求長生不死之方如畫堂所
云者耶兄弟相繼中道徂隕此志莫遂悲夫客蕉名顯
榮字客蕉讚曰

蒼蒼者松鬱鬱者蕉維蕉有禁風其飄搖維松有心庶

曠叢堂文集

卷十

十四明齋書

約園刊本

幾後凋於平客蕉曾不崇朝遺圖宛然斯人已遙

范純甫室人金氏像讚

金寶劉胄奕世振纓雍雍賢令載休厥聲令君嬌女克
柔以婉曰嬪於范千里而遠是時兩家同官西浙之子
于歸其耦新結令君引疾歲維重光眷言庭闈歧路倉
皇聞南薊北關河在目愴矣長離珠淚盈掬乃怨乃慕
乃悲填胸饜減思劇邪氣攻中嗟嗟夫人其儀不忒宜
彼室家曾幾月日葛生蔽蔓託體巖阿斯恨之積如山
如河令君重來不堪回首哀我純甫永懷嘉耦遺掛在

壁遺容在圖父母孔邇慰爾羈孤

箴

偶閱詰經精舍集復禮論喜其說經徑徑因作復禮四箴黏之屋壁他日將寄舍生也

目上爲明目下爲清尊我瞻視參前倚衡高仰則傲卑俯則憂側邪姦淫睇眇旁流克己復禮其道如矢視遠惟明終三十里

姦聲正聲逆氣順氣有感必應審音知治鞋亦可塞流亦可洗傾耳屬垣君子用鄙克己復禮是與心謀聰聽

瞻泰堂文集卷十

十二四明箴

約圖刊本

彝訓作德日休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樞機榮辱口如瓶守吉人蓋寡躁人斯多多必有失玷豈可磨克己復禮傳心之聲言之有文吐以爲經

見面盜背施於四體動容周旋十手所指跬步必飭表裏乃應進規退矩日毋不敬克己復禮終焉允臧動爲世則視履考祥

哀詞

翁蓮叔女哀詞

同年生錢唐翁君名濂蓮叔有愛女生二十年矣字同里趙孝廉士霖之子某嫁有期以疾卒於父母之家時孝廉罷禮部試猶未歸蓮叔請於孝廉之母欲從世俗禮迎主耐墓母許之俟孝廉歸成禮比歸持不可蓮叔慙甚爲言女之賢孝廉之愬欲余有言也案禮記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又案儀禮喪服章傳曰夫至尊也妻至親也至尊故壻死女弔服斬衰至親故女死壻亦服齊衰而弔也以爲離絕不屬何以各爲之服邪

自宋世以降未昏守節者蓋多有矣學士大夫往往稱述之近則國家亦予旌門之典而謂徒守女死未廟見葬於女氏之黨之文委而去之夫亦未知其類也邪夫至尊則成之矣妻至親乃棄之如遺迹邪且夫君子議道自己置法以民自己者禮之經自民者禮之通也三古盛時其於民也非其誠勿強也故夫死而嫁弗禁彼以民自居亦順而民之已矣然而柏舟婦人之死靡他聖人特錄其詩以垂訓爲妻之道定繫厚別若此而謂夫之於妻怒然無所用其情斯爲得其平焉否耶夫女

了從人者也其人已死無可從猶必之死以從之而男子娶死婦晚近世多行之者亦欲令鬼有所歸耳於禮意初無所害魏晉以來冥昏生時本非夫婦既葬遷之使相從鄭餘慶作書儀尙以爲定制況乎問名請期已告於祖宗者乎生失所託死無所歸用製短章以寄感慨並以抒吾友之哀詞曰

有美淑女幼嫻內則克柔以婉莊惠靜默詩書有訓在宗教成六禮行具百年旣盟天桃及期鼓鐘琴瑟邪氣攻中廿年一瞥命也不辰凋落芳春生女有歸艱難遇

贈蓬壺文集卷十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潘孫淑儷馮劉怨耦信誓旦旦曾不我有鄰里嗟咨戚懿悽惋明珠失所中心憤懣浮漚易散晨露易晞倦焉令質飄零何依嗟嗟淑女遇人不淑孤魂梵燄誰與獨宿修短孰衷予奪孰主二姓永乖百歲虛語生爲舜華死爲飄蓬奄冉零落悲來填胸長夜冥冥白日杲杲父母孔邇黃土是休

雜文

太常公述祖德誄注補正

太常公述祖德誄祿未及霑憂訃倏聞經哀居廬原注

考諱文炳妣余氏繼喪鈞按趙奉議希洽仲山府君墓志君生慶元乙卯四月乙亥卒於淳祐戊申二月丙戌娶余氏繼室張氏檢史表慶元乙卯係寧宗元年淳祐戊申係理宗卽位之二十四年改元淳祐後八年自戊申仲山府君之卒至度宗咸淳七年辛未公成進士凡二十四年則其時公非居父喪仲山府君既再娶於張前夫人余氏已前卒則其時公非居母余氏喪翰林府君作教授府君行實云時大父既登第以憂家居不指所居之喪偶不及耳尙寶府君立忠臣墓碑文云甫擢

秀於進士兮何內艱之倏富大約指余氏繼喪雖未考信然非丁父憂明矣奉議所作墓志載翰林公譜圖太常尙寶兩府君或未深察也今當更注曰遭繼母喪家居

又三子二婦伯祖妣胡胡之子妻併其二雛三孫二嬖及姑之嗣曾祖側室從之一婢爭先赴溺原注俱投河而死鈞按三子公之子公子覓於譜者祐孫澤民二人公之側室可知者凡三人一爲澤民公之母後被出一爲從死者一爲謀置澤民公於甕中者嫡夫人包氏或

亦有所出今皆不得詳矣伯祖妣胡者魏憲王府教授
衡之妻衡公從父子也胡之子名義翁子妻當是義翁
之婦失其氏二雛義翁之二子三孫公之孫賤而得幸
曰嬖二嬖二僕也姑之嗣未詳曾祖側室公之側室後
來作傳者仍太常公之稱亦書伯祖妣胡曾祖側室謬
矣今當補注曰時聞變赴水死者一妾三子二婦三孫
兄子衡之婦胡氏及其子婦并二孫姑之子下及僕婢
凡十七人

又爰有同姓彙稱通譜我祖勿從曰吾曰汝暨彼孫楨

仕元翰林妄混其實史用陸沈原注袁氏有三族楨爲
南袁氏絜齋爲鑿橋袁氏吾家西門袁氏楨元翰林學
士承旨諡文清忠臣之事因晦而不彰按我祖弗從之
祖卽指公我祖貨帑皆祖之澤由祖之忠於乎祖心並
同行文脈絡自有可尋不必與是唯我祖哀哀我祖等
句相疑也攷楨家世始祖穀祥符云穀生謂謂生臯臯
生昇昇生韶韶貴自韶以上三世皆得贈官韶生似道
嚴州守似道爲楨祖在理宗之世與公同時昇爲郡小
吏給事通判應有隱德至韶而大顯因與鑿橋通譜觀

梅文集可知也求通譜於吾家亦似道爲之耳蔣氏傳
誤以太常公所稱之祖爲教授公乃云大德閒袁清容
求家世不與是與暨彼孫梅之語相背且年代亦不合
也教授公時西袁衰矣梅方盛何爲求附依耶林綱齋
環跋公傳後及葉盛水東日記並疑之而謝山全氏力
辨之皆爲蔣氏誤耳總之太常公非鑿空之言必有所
本傳者失其指耳今當於諡文清後更注云其家世自
其曾祖越公韶始貴因與鑿橋通譜越公子巖州守似
道梅之祖也嘗請與公通譜公弗許延祐中梅修郡志
乃抑公事不書

靜寄東軒一家言

先世祭祀其輪流資次皆不盡當或以與祭多寡或以
輸糧人數或以神主入祠多寡皆一時權宜之舉不可
以訓積久又不易更明者詳考而得其故無多事也
先世各支皆有祭田今多不存矣然往往得諸記載所
及或轉售契據尙有存者考其出售之人大半絕矣以
余所及見若散騎房之聖悅漢倬輩及吾本房之盜粥
墳山祭田者其人皆及身而窮困身死不得葬卽留有

子嗣歲時不能邀一黍一羹之奠矣夫墳山祖宗體魄之所寄祭田祖宗祭祀之所出也而忍於粥之其得罪於先靈大矣陰奪其魄不亦宜乎

寧都魏徵君天民有言曰祭田宜近祖墳蓋世代疏遠則情義漸輕甚有遠祖之墳多年不醮爲人侵佔而不知者倘有田相近卽不肖子孫不往掛紙有不往收租者乎以收租之故墳墓藉以照管不大益耶至若葬時原未有田不妨重價售之或以腴田相易亦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又曰輪管祭產只可照房分不可序長幼其

祭祀餘貲宜盡歸當年之人不可零生枝節演戲加胙等事以靡費之蓋子孫中有窘乏者或娶或葬或需財本生理當值之年餘貲可贍今年彼藉成事明年我亦藉以應用爲益良多若靡費分減則諸人之得少者旣不成財而值年者又難了事此兩妨之弊也又曰贍學田產只宜在庠子孫照人均分租稅不可序齒每人一年蓋人多則卑幼不得霑惠旨哉言乎由前之說余有志焉而未逮也其後二說斟酌盡善可以法矣余嘗謂田產不必分授子弟當於歷世本支祖宗俱分立祀產

輪值其田則載明畝分四止原業人立碑祖祠不得盜
粥卽粥當論以不孝又設一簿詳載契券呈守土者僉
印訖值年以次輪交但又須載明此係某房私祭某人
創立他支不得以共祖攙入耳學田之設所以勸士也
他如孝子節婦俱宜分立名目贍之嗚呼三代之時一
夫授田百畝民皆待養於上得吾說而行之乃子孫待
養於祖宗也爲先世血食爲後人衣食計夫孰有踰於
此者哉

大宗法久廢宋儒嘗言小宗尙屬可行然宗子未必皆

讀書明義則不能承祭祀當於祭田中割十之二爲宗
子田養而後教不率則告於祖眾易之以次適代

子孫爲祖父營葬地不得考妣異域恐異日式微墓祭
不能兩舉久且失妣墓也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
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生辰設祭非古禮然亦是事亡如存之義當爲之限及
子之身可矣

子孫之事不必預謀但使四民各執一業已是遺之甚
厚皇皇求富以遺子孫此大愚也我生但了得祖父之

事我事自有後人能辦卽不能聽之可也

子弟識力未定愼勿言交游卽終身無一友未爲不可
力能延師課子弟大佳然不可收附學生徒不能延師
則已不可輕附他人之塾

無益之人非特不可與游并不必識其人貧則爲彼所
賤富則爲彼所悅求卽或不然君子觀其所與爲此
輩所稱述亦足以損名

友直友諒友多聞士之友也農工商賈亦然舍此三者
而言友則足以敗行而已

曠齋文集

卷十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弟能節儉自是美德不可好爲奢靡以徇時好一爲
奢靡居貧則失守居官則殃民無一而可也子曰以約
失之者鮮矣

居貧時慎無受小人之惠蓋小人亦有好行其德者然
畢竟是小人因貧而受異日爲累不小古人畫粥斷齋
豈無一人推挽哉立定脚跟然後可以待時而行其志
耳

人常窮困往往喜與人事或就中希得所酬或以貧故
見人之任以事以爲喜此下愚也明者不爲

娶婦當求清門厚德之家慎勿娶富家女人之娶富家女以厚奩也然奩厚何與我事彼習於驕奢蘋蘩中饋茫然不知給使令好燕逸兼之酬應繁劇適足以損家而已嫁女得佳婿故佳不則須殷厚而儉者

族有公事須量力扶助捐貲而不與其事強作解事必招怨尤且貽身後之累不淺

宗姻中有貧不自存者亦須量力扶助不可收留家中衣食給養仗助則知感且無後患否則飽食終日志不但已終於不歡而散盛德之事自古難行當慎之於始也

鹽菜堂文集

卷十

十一

一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鄞俗喜賽神里中往往集眾爲會歲時演劇此大不可上干國家例禁且朋飲歡呼有損無益尤非敬鬼神而遠之道慎無從眾也

士農商賈俱須誠實爲本中藏險巖而貌爲謹厚假辭公道愈可憎惡余見今之刻薄寡恩者初不自以爲諱亦其誠也若心口相背卽同類之人譏之矣詐善之說通人之言非務本之論也傳曰不誠無物諒哉

人之語言誠僞最爲易辨於容貌辭氣閒明者已可洞

鑿肺腑然更有易者其言而僞敘述一事後或數口或半月複述之則左矣或竟無中生有以資譚柄則他日有人舉前說叩之彼且茫然不省矣若夫言之誠者雖數十年後重爲敘述必不錯一語也以此聽言可以別愛憎毀譽之私令浮薄者無所施其技而吾之觀人擇交亦有術矣

擇交固在義利上審定然不必謂好利者必無可交也當觀其術耳略短取長古人皆然況又使貪使詐未必無效也此非閱歷既深莫輕言之

自利之說起而兄弟有致爭訟者雖然慎之哉首訟之人多不昌是先靈之所棄也同父而訟父棄之同祖同曾祖同高祖而訟高曾祖棄之矣今有父在而兄弟交爭至於經官者其首訟之人父喜之乎怒之乎怒之必且不暇論其曲直而但覺發難者之可惡因以不孝之罪加之而不惜父歿在天之靈豈有異也故兄弟有不可以理喻者訴於宗族宗族斷不聽則執而撻之祠堂又不率不齒於族可也至若官吏貪汙兩造破產之說猶屬外篇或曰宗族未必皆賢能彼或強詞奪理宗族

不能治奈何余曰若然彼詞足伸於宗族安知不伸於官耶豈官之疏遠反能愈於宗族之親切耶則奈何以身與彼爲嘗試耶或又曰宗族知其非而勢不足以臨之惟官爲宜余曰若宗族皆以彼爲非則彼誠非矣吾又何必深校而不樂處於是或曰宗族或偏向彼余曰不能人人偏向其君子直我亦足矣不能喻吾此指者則仍請以兩造破產之說進

祭文

祭邵母程太恭人文 爲鄭誠齋先生作

贍桑堂文集

卷十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嗚呼春秋荏苒崦嵫之景易收河漢蒼茫婺女之星俄掩嗟金石之匪固悼桑榆之不居生也有涯絳幃安仰死而不朽彤史庶幾恭惟太恭人歛浦毓祥虞山誕慶河洲待字周卿士之華宗桃葉宜家唐侍郎之舊閥旣二門之藉甚爰一德以淇休時則家稱素封世席富厚而太恭人之來歸也居勤執儉牧已恆卑保泰持盈操心益厲如臨如履非我路之爲難必敬必戒洵其儀之不忒固已玳璜式度蘋藻流馨爾乃海上之桃不實周南之木能樛左右流之鐘鼓樂之水似江而爲汜別出

同流子如荔以駢珠側生旁挺桂數燕山之寶龍推荀
氏之慈惟鳩鳩之均平養文豹以炳蔚蛟騰鳳吐伯仲
班揚璧合珠聯粃糠燕許花磚視日唐時供奉之官鳳
閣書雲周禮舍人之職騏驥則九達騁迹鸚鵡則六月
齊飛於是蠟鳳傳家生花授管籥龍奮地干霄燕慈竹
之孫鳴鹿銜苹肄雅式嘉賓之燕一門獨貴五世其昌
崇號恭人宜躬象服斯可謂備閨門之極軌作禮法之
正宗者矣曩者歲惟元默叔子守郡於溫陵年在昭陽
太君就養於官署笙歌鼎沸八旬介春酒之觴童叟波

奔六邑感慈雲之覆移熊鷹嶺未奉安輿潔膳蘭咳尙
遲愛日增百齡無過旬歲祝九秩行待來年何圖萱草
添憂芝蘭頰折感趨庭之往事愴碩果之僅存涉樂斯
歎言哀積涕遂嬰宿疾頓促馳駒雖生榮死哀足慰九
原之靈爽而雲車風馬難留六族之儀刑於乎哀哉某
舊參子弟忝附昏姻書彤管以揚休託薤歌而寫痛執
服展升堂之拜歛獻贈遺象之垂懿範長違徽音如旦
於乎哀哉

室人董氏舉殯告文

嗚呼爾竟舍我而逝耶使逆知有今日則吾豈肯去爾而爲石門之遊乎吾旣不及見爾之卒又何忍遽除爾之靈然而停棺在室爾母見而悲焉悲則恐爾母之或因之而病也爾非爾母爾之子女誰依者今幸得吉地於先府君塋之麓以明日奉爾棺殯於西山世德堂十有八日營爾墳及余生藏五月六日舉爾棺入穴於乎爾休矣爾之不永者年也有子有女亦可無憾爾尙歎牖爾子若女子若女賢吾必善視之其或不率亦爾之憂也嗟乎董氏幽明異路從此乖分執紼陳詞與爾永訣爾其知耶其不知也耶

祭封昭武大夫齊君文 爲山陰令金君作

大樸漸彫淳風日漓緊誰古處振頹式靡於惟先生含章有耀在闈不遺神體朗照清非矯激和不詭隨形無慚影學豈干時味道旣腴游心自淡孤幹豐尋逸枝修罕肫肫其仁誼不後鄰施不望報其心塞淵有聞於鄉克修於家先民有言是究是圖居喪致哀弔者大悅終身而慕靡怠靡忒書云降祥易言餘慶庭階芝蘭有萃其香雖離三鳳羽毛豐滿伯也早壽天路游衍長松縣

古細柳風清輕裘緩帶爲時干城疇昔之歲就養子舍
菹鱸故鄉卷馬整駕乃命長君助哉而身尙效於國以
寧而親我將東歸尋釣遊處休我餘年葆我幽素扶鳩
里門含飴弄孫旣壽且康垂裕後昆荷天之寵德隆望
重孟軻存心皐陶邁種起居尙健神明未衰何期山岳
忽焉崩頽薤露俄晞濛陰易盡人亡道尊死當不泯傷
哉孝子無言涕零辱共游處悲來填膺有酒在尊有飴
在几靈其不遠庶或歆此

祭外舅陳翁文

禮堂文集卷十

三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維年月日外舅顯哉翁之歿二十有一日矣於俗爲宜
祭之辰其季女婿袁鈞率二子澍治各服其服謹以瓣
香束帛清酌庶羞祭於其靈而告之辭曰嗟嗟維翁一
鄉善士言由物則行無玷毀服買牽牛以孝以養繫親
之安惟翁之仗不常厥居至於五遷迄可小休而促其
年匪年則促不從所欲有堂未構有似未續七十二歲
殫指流光倏來倏去泉路蒼茫嗟嗟維翁齋志長往我
知翁者爲翁惘惘翁家我家三世之媿今翁旣歿古誼
孰敦我先恭人於翁爲姊諸舅氏行惟翁而已甲辰之

春我鯀而食翁不我棄媒來議昏昏之既成翁心則寧
言笑晏晏懽然平生平生之懽是翁愛女宜我室家綽
有譽處能秉翁教敬戒無違人孰無婦無違者希室中
呱呱有失母雛翁每過視手摩口哺翁尙如此況爲雛
母翼而長之今拜於後我之襍穢翁不我嫌我之嫻慢
翁不我愆維翁知我餘復誰可拜翁哭翁有淚雙墮翁
嘗語我吾垂暮人亦有兩兒何時抱孫抱孫何時吾尙
有子斯言孔悲翁今逝矣疇昔之歲外姑云亡因循未
葬停棺在堂曾幾何時兩棺相傍其毒太苦鄰里惆悵
纏也然然泰也異鄉須泰歸來爲翁主喪息寧有言我
門翁六惟翁之志擇吉斯舉勞翁以生逸翁以死百年
只盡萬事如此魂兮無悲亦有倡隨右此兩孤尙其企
尙有鴻斯馨有餉斯潔揮淚陳詞我心苑結嗚呼哀哉
尙雙

瞻衮堂文集十卷曾王父陶軒先生所著也先生所著書凡四十種曰詩經朱傳翼二十卷讀詩偶記十二卷詩朱傳補義一卷論語古解二十卷孝經古解九卷鄭氏佚書二十三種總七十九卷續忠義錄若干卷四明獻徵若干卷四明鄉譚若干卷袁氏傳徵錄若干卷西袁氏家乘三十卷四明書畫記十六卷瞻衮堂全集三十卷稽山樵唱一卷觀稼樓唱和詩一卷四明詩萃一百卷四明文徵若干卷四明近體樂府十四卷其梓行者曰四明近體樂府曰鄭氏佚書餘皆稿本藏諸篋笥

瞻衮堂文集

跋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非得萬金不能竣事煩恐年久散佚也爰與從弟可羣

原名

可貞節縮衣食先將全集內文集十卷付諸剞劂以存

梗概或作或輟逾十餘載乃成嗚呼距先生之歿已百餘年矣近體樂府賴慈谿鄭氏刻之鄭氏佚書二十三種家刻僅四種其餘十九種賴浙江書局續刻之竭二十餘年之縣力所刻止此使夫後之人不能盡讀先生之遺書是可傷已一息尙存志不少懈尙擬與可羣勉力續刊精衛之心可以填海愚公之志可以移山後世子孫毋畏其難也光緒三十四年孟秋曾孫可頌謹跋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